

104

有閒階級經濟學批判

Nikola Bukharin 著

劉 曼 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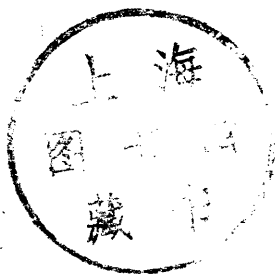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6 2429B

有閒階級經濟學批判

Nikola Bukharin 著

劉 曼 譯



1 9 3 0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出 版

1929, 11, 15, 付 印。

1930, 1, 10, 出 版。

1—2000本



不 准 翻 印

有閑階級經濟學批判

每册實價大洋 **壹角八分**



著者序 一

這本書是在一九一四年秋季完成的。前面的總論是在那年八九兩月寫好的。

我老早就打算對於新資產階級的理論經濟學作一個系統的批判。爲達這個目的，我逃出西伯利亞之後，就到了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聽過布謨·巴威克教授（Professor Bohm-Bawerk 一八五一——一九一四）的課，並曾在維也納大學圖書館裏研究過奧地利學派諸理論家的文獻。然而事實並不允許我在維也納完成這個工作。因爲剛在大戰爆發之前，奧國政府即將我囚

禁於某要塞，其間看守的人細心檢查我的稿本。我從奧地利亞放逐到瑞士的時候，又在羅撒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ausanne) 圖書館裏，得有機會研究羅撒學派(瓦耳拉斯——Walras)和諸舊經濟學派，從而澈底探求限界效用說。又在同地，對於英美經濟學派亦作有澈底的研究。後來我為政治活動去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該地的國立圖書館和高等商業學校底特別經濟圖書館，又給我一個機會，以繼續新資產階級經濟學底研究。至於我在瑞典被捕，放逐到挪威，又得使我在克立斯坦尼亞(Christiania)的諾貝爾(Nobel)協會底圖書館研究。自到美國之後，我又在紐約公立圖書館裏，更精密地研究了美國學派的經濟學文獻。

這本書的原稿曾在克立斯坦尼亞遺失了很久。後來把牠找到，並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在蘇俄出版，這完全是我的友人挪威共產主義者罕森(Arvid C. Hausen)非常勞力底大賜。現在我再加上少數說明和註解，大概都是關於英美學派和最新所發表的學說。

以上是本書底外面的經過。至於牠的本質，我可以作以下的探究：從來馬克斯主義者陣營中，對於新近資

產階級經濟學有兩種批判，或者專是社會學的批判，或者專是方法論的批判。譬如只要確定這經濟學理論的體系是一個特殊階級的心理的產物，那末，事情就可以解決了。或者只要指出一定的方法論的基礎，即指出一定的接近這問題的方法不正確，便可以不需要對於這個體系內在的方面，進行其精細的批判。

的確，我們若從祇有無產階級理論在客觀上是正確的這事實出發，那麼嚴格地說，只要暴露任何特殊理論底資產階級性，就足以否定這理論。根本上這是正確的，因為馬克斯主義之所以能要求普遍的妥當性，正因為牠是這最進步的階級底理論的表現，這個階級對於認識的欲求，比較資本主義社會底統治階級之保守的而且狹隘的思惟形態更加胆大。然而這個假定底正確性，不必恰好在意識底相互間的鬥爭中，而且要由我們對於敵人的理論之論理的批判來證明，這是明白的事。因此，就在純論理的批判的戰野內，單對於某理論附以社會學的特質，仍然不能免除我們肅清這理論底鬥爭的責任。

對於方法論的批判，也同樣為然。的確，若能證明方

法論的基礎底出發點是一種錯誤的出發點，那就等於推翻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的全部理論的結構。可是意識形態本身間的鬥爭是要求由這體系之部分的推論底謬誤來證明方法上底不正確，這樣，我們既可以指示出舊體系底內在的矛盾，又可以指示出這體系底不完全，即對於該部門把握並說明許多重要現象底有機的無能。

所以馬克斯主義者不得不給予最新的理論以精細的批判，這個批判不僅包括方法論的批判，並且包括社會學的批判，即同時是包括最微末的全體系底批判。馬克斯也就這樣系統地解答資產經濟學所提出的問題。（參看馬克斯剩餘價值學說史。）

雖然馬克斯主義者通常以對於奧地利亞學派之社會學的方法論的批判自滿，然而對於這個學派的資產階級反對論者，大概都由特殊的推論是錯誤的觀點來批判牠。站在這個工作上的，差不多只有斯托爾茲曼（R. Stolzmann）一人，想對布謨·巴威克提出一個完全的批判。這位著者的少數根本思想，表示在與馬克斯主義有理論上的類似底範圍以內。我們對於奧地利亞學派的批判是和斯托爾茲曼所作的批判相似。在我不知

道斯托爾茲曼的著作以前，即在我達到同一的結論的時候，我總以為指出這兩種批判間的類似，是我的義務。然而斯托爾茲曼雖有他的長處，他的著作却建築在把社會看做‘目的形象’這完全不正確的概念之上。宜乎李佛曼（Liefmann）——加深了這學派，並且更強調地指出這學派的特點，同學派非常重要的信仰者——以攻擊斯托爾茲曼的目的論來防衛自己。雜以最顯著的辯護色調這種目的論的觀點，遂使斯托爾茲曼不能對於奧地利亞學派的批判，創立一個適當的理論外形。只有馬克斯主義者才能完成這個任務。我之所以寫這本書，就在乎完成這個任務。

我們對於批判的對象底選擇，似乎用不着去討論，因為馬克斯主義最有力量的敵人，誰也知道是奧地利亞學派。

這本書出版於內戰蔓延歐洲的時候，好似有些不可思議。其實，即在階級鬥爭最為劇烈的時代，只要對於這理論工作有物理的可能，斷沒有不可不中止這工作的任何義務。當資本家的理論之客體和主體沒落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火焰裏面的時候，排擊這理論，很少是

無意義的。這種非難毋寧是更重大的。然而這種反駁却也難於支持，要理解現在情勢，所以對於資本家的體系底批判便極其重要。而且對於資本家的理論底批判，可以開闢這個瞭解世界大勢的道路。這樣的批判就有一種抽象的認識價值。

現在對於這本書的形式，還有幾句話補說。我會想儘量地簡單，恐怕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我的敘述就比較的難了。可是在他一方面，我曾引用了奧地利亞學派，數學派，英美學派等等許多的引用文。對於這樣敘述的方法，在馬克斯主義者間，都以為是銜學而非常厭惡牠。然而我認為要使讀者導入問題，而且容易得着歸趨，從歷史的文獻裏引用着證據是必要的。要知道自己的敵人，斷不是枉費的，況且在俄國可說得全不知道，所以更是必要。

此外，在第七章附錄裏，又復供給了關於資產階級理論的哲學底其他別派以一個系統的批判。

在這一點，我應向我的朋友匹大科夫(Yuryi Leonidovich Pyatakov) 致謝！他曾和我常常討論理論經濟學諸問題，並給予我許多有價值的指示。—1919, 2月著者—

著 者 序 二

這本書是在好幾年以前寫成的。假如著者有多餘的時間，自然，著者會根據以後所出版的文獻改訂本書。不幸他竟沒有這些時間！然而這本書於今又在美國出版，他覺得這很榮幸。因為在經濟學領域中，這本書對於資產階級理論之基本傾向提出了一個系統的批判，是馬克斯主義的唯一著作。從這個觀點看來，這本書絕對沒有失掉時効。且就我的見解看來，牠在理論的立場上，仍然是完全正確的。思想豐富的馬克斯主義讀者，可以在這本書裏面，找出一個達到瞭解現代資產階

級底意識形態底響導。要以這本書上所條舉的方法，攻擊最近的資產階級學者，這自然是一件極端容易的事。

一九二七。春。

目 次

著者序一.....	1
著者序二.....	7
總 論.....	1

馬克斯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一. 德國的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的社會學特質

歷史學派的論理學特質

二. 奧地利亞學派

奧地利亞學派的社會學特質

奧地利亞學派的簡單的論理學特質

三. 英美學派

四. 奧地利學派的先驅

第一章	限界效用說和馬克斯主義之 方法論的基礎.....	41
一.	經濟學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	
二.	歷史觀和非歷史觀	
三.	生產觀和消費觀	
四.	結論	
第二章	價值論.....	97
一.	價值問題底意義	
二.	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	
三.	效用和價值(主觀的)	
四.	價值底標準和單位價值	
第三章	價值論(續).....	137
一.	代用效用說	
二.	限界效用底限度和商品底數量	
三.	各式消費中之商品價值底確定 主觀的交換價值 貨幣	

四。補足底價值(歸算理論)

五。生產商品底價值

生產費用

六。結論

第四章 利潤論 201

一。分配問題底重要和其形成

二。資本底概念; 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本
和利潤

三。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現象
利潤底形成

第五章 利潤論 (續) 235

一。現在財貨之過高評價的兩個原因

A. 各時期中需要及其滿足方法的種
種關係

B. 將來財貨之系統的過低評價

二。現在財貨之過高評價的第三原因
——現在財貨底技術的進步

三。生存基金; 現在商品的需要和供給;

利潤底起源

第六章	結 論	285
第七章	附錄——理論協調政策	295
	一.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公式	
	二.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論理’	
	三.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根本錯誤	
參考書	313

有閑階級經濟學批判



總 論

馬克斯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一. 德國的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的社會學特質

歷史學派的論理學特質

二. 奧地利亞學派

奧地利亞學派的社會學特質

奧地利亞學派的簡單的論理學特質

三. 英美學派

四. 奧地利亞學派的先驅

自從這位十九世紀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已經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槓桿——的警語不復出口以來，已經三十餘年了。在最近數十年間，全部經濟底發展——資本之瘋狂的蓄積和集中，偏遠地域裏小企業的消滅，一方面戴着黃金冠之強有力的產業王底登場，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營陣底形成，正如馬克斯所說，這個營陣已爲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機構所訓練了，統一了，並且組織了；——這些完全證實了馬克斯經濟學的確當。馬克斯的目的在於闡明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經濟變動底法則。而首先在共產黨宣言裏，隨後又在資本論上，他以更完備更發展了的形式所提出的預言，已經有十分之九證實了。

這預言的最重要底一部份，即資本積蓄論，這個現在已成爲一種公有的信條，一種公認的科學真理。確實，這個預言已一般地爲其他理論的根源所調節，由此

而剝奪馬克斯理論底重要特質的統一性。然而當馬克斯所闡明的諸傾向新近已很迅速地，很大規模地發展以來，除非是一些盲人，都能看出這大企業勝利的進步，經濟的浪漫主義者——認定這個學說僅是空想主義者的一種想像——竟失去了他們的立場。雖然生性溫存的小資產階級，認定股份合作事業不過是‘資本的民衆化’的一個實例，而且堅信這資本的民衆化又是社會安寧和公共幸福的一種保障（不幸即在勞働運動中也發現有這樣的人），可是近代‘經濟的現實性’却把這小資產階級的理想搗成了粉碎。投資的資本已成爲少數壟斷者手裏用來殘忍地壓迫第四階級發展之一種可怕的工具。單是這個，就可表示馬克斯所提出的理論結構是何等重要的知識工具。

再則，即是目前在資本主義發展上那種現象，益加證明僅能借助馬克斯的分析，才可以把握一切（關於這點，可參看喜爾斐丁金融資本論—Das Finan Capital）。無數生產組織，新地嘉及托辣斯底發生，未曾有之大規模的銀行組織底成立，銀行資本之產業裏的侵入，以及金融資本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全部經濟生活及政治

生活上底支配；——凡這一切只是馬克斯所指出的諸傾向之發展的結合而已。金融資本底支配，亦不過是十倍加速了朝向資本集中的趨勢，並將生產轉換為合於社會統制的社會生產而已。確實，資產階級學者新近主張，工業托辣斯底組織必然可以終止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並除去了工業危機。然而不幸，資本主義的機構仍然聽命於牠的週期的痙攣，只有頭腦極其簡單的人，纔能相信資本主義可以借助改良主義底補綴而得着醫治。

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已在全世界完成了，現時正接近他的末路。無產階級之偉大行動的時代已隨之到來。在這時代，階級鬥爭已經超出國家的民族的界限以外，益加採取了對於統治階級大威壓的形態，並已看出了最後的決勝點。馬克斯所預言——即資本家的繁榮快要臨終——的時代已經到來，再也不能持久了。然而雖則馬克斯見解的正確是從事實所產生，可是在一般御用學者之間，這個概念的接受，不僅沒有興盛，反而日趨衰落。從前在後進國家例如俄羅斯和意大利裏，甚至大學教授，有時都愛玩馬克斯主義，固然常常夾雜一

些他們自己的‘含有特別意味的修正’，可是現在社會的進化，階級衝突的尖銳化，以及資產階級意識的一切色彩底合成的結果，便除去了這些過渡的（經濟學者的）形式。而‘純歐洲的’和‘近代的’經濟學家——着上普魯士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甚至英美學派的理論底服裝——遂代替他們登場。因此一切人們都想對着無產階級的意識作戰了。（註一）

資產階級在企圖對抗鐵一般的馬克斯主義體系的經濟學說上，提出兩種根本的傾向，即所謂‘歷史學派’（洛瑟 Wilhelm Roscher，喜爾德布蘭 Eduard Hildbradt，克尼斯 Karl Knies，西摩勒耳 Gustav Schmoller，步社 Karl Bücher 等）和奧地利亞學派（孟革 Karl Menger，布謨·巴威克，威塞 Friedrich Von Wieser），後者新近已有許多信徒。然而這兩種傾向都只是表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不過他們表示這個破產是用兩個極端相反的方式而已。資產階級理論之前一種傾向已經歸於瓦解，因為牠完全否認抽象理論的效力。後一種傾向，則是構成一個完全的抽象理論，所以達到了許多極其巧妙粉飾的例外。然而牠正是遇着馬克斯理論特別強

有力的地方，即是關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底動態的問題的時候，竟暴露了這個傾向底無能。

誰都知道，古典經濟學派曾想創立一個關於經濟生活的普遍法則，即抽象法則，而且這派最有名的代表里嘉圖曾提出許多關於抽象的或演繹的方式的研究之驚人的例證。反之，歷史學派已成為古典學派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永遠主義(Perpetualism)底一種反動。(註二)

關於這個差別，確有許多深切的社會經濟的原因。自由貿易原則的古典學派底理論，雖有牠的“世界主義”，而極端地是“國民的”(National)；這是英國產業底必然的理論產物。根據許多的原因，掌握了世界市場上獨占的霸權底英國，毫不畏怕什麼競爭的敵手，而且無需於甚麼人爲的，即立法的手段，以保證在對手方面的勝利。因此，英國產業不必提出本國的特殊情形來做任何關稅障壁(Customs barrier)底根據。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無須注意於英國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特異性。雖然他們是表白英國資本的利益，結局則是講述經濟的發展底一般法則。歐洲大陸以及美洲的經濟底發

展所表現的情形，則全然不同。(註三)

歷史學派底發祥地的德國，比起英國來，牠是一個後進的並大部份是農業的國家。新興的德國產業自然感受與英國競爭的損失，特別是冶金工業上的損失。所以英國資本家雖然絕對不必重視國民的特質，反之，德國資本家却不得不特別嚴密地注意德意志本國發展的特質和獨立性，所以遂利用這些特質和獨立性，以為保證‘保育關稅’ (Nursery tariffs) 之必要底理論基礎。理論的興趣，正集中於精密闡明具體的歷史情況，和國家的限制上面；經濟生活的這些方面底指摘和重視，理論本身已經完成了。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歷史學派便是德國資產階級在這生長過程中之意識的表現 (Idiological Expression)。這個表現，便是德國的資產家害怕英國的競爭，所以要求國民產業的保護，因此是德國的，到後來在重視德國底國民的和歷史的特殊性，往後更重視——用比較普遍的形態——他國底國民的歷史的特殊性。我們若再從社會發生的觀點來看，古典學派和歷史學派都是歷史的和地理的限制中所發展之產物，所以同是“國民的”。然而若就論理學的觀點而論，則古典

派經濟學者是“世界主義的”，反之，歷史派經濟學者是“國民的”。所以德國的保護關稅運動便是歷史學派的搖籃。在其後的發展中，這個運動生產了許多的色調：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西摩勒耳為首腦的一派——即所謂新歷史學派（Younger Historical School），或歷史的論理學派（Historical Ethical School）——具有農業的保守的色彩。可是生產上過渡形態底理想化——特別是地主和農業勞動者之間的‘家長制’關係底理想化，對於無產階級病毒和“赤禍”底恐怖，往往不斷的一齊揭破了那些客觀的教授們的假面具，並暴露了他們的‘純粹科學’底社會的根據。（註四）歷史學派中這個社會學的特質，也給予我們以相當的論理學的特質。

從理論學的立場而論，歷史學派特別因其對於抽象的理論底否定態度而得着特徵。凡是抽象的研究都遭了這個學派深切的嫌厭，牠懷疑而且時常全然否定這種研究底一切可能性，據這個學派所用，抽象這名詞，是有‘毫無意義’的意味。這派的許多學者，甚至對於全部科學中最重要的概念即是對於‘法則’（Law）的概念，取一種懷疑態度。最好也不過承認牠是借助歷史

的經濟的乃至統計的研究而成立底所謂‘經驗的法則’
(Empirical Laws)。(註五)

結果成功一種完全否認普遍化(Generalization)之狹義的經驗主義。這個學派底極端的代表，都以蒐集具體的歷史材料為口號，即無限地延長普遍化的理論底工作。所以歷史學派所公認的領袖西摩勒耳指示新歷史學派的特徵於下：“新歷史學派與洛瑟間底差異在於他們反對過快的普遍化，而感覺有從事實底廣泛蒐集，進而為種種時代，民族，以及經濟狀態的特殊研究的必要。首先，他們要求經濟學的特殊問題的論文，他們寧願與其從解釋全國民經濟或世界經濟的生長過程入手，不如從解釋各個經濟制度入手。他們從法制史的研究底嚴格的方法開始，而且利用旅行或本着他們自己的理解以補充他們的書本的知識，此外便利用哲學研究和心理研究的結果。”(西摩勒耳國民經濟學概論——Grundriss der Hllgemeineu Volkswertschaftslehre——九頁)在原理上反對一切抽象方法的這種態度，至今在德國占着優勢。在一九〇八年，西摩勒耳又宣稱：“我們還要埋頭於預備各工作和材料底蒐集。”(前書一二

五頁)

歷史學派這種傾向還有一個特殊性，也與要求具體的事實相關連。這學派不會將社會的經濟的生活完全與生活過程的其他方面區分，尤其不會與法律及風俗分離，雖然認識的目標絕對要求那樣的分離。(註六)這種見解正是他們嫌惡一切抽象的結果。因為事實上，社會的生活過程，僅是一個‘統一’的川流，現實只有一種歷史存在，並沒有法制史，經濟史，風俗史等等底許多歷史存在。

祇有借助科學的抽象性，我們才能將這單一的生活分作許多部份，才能用人為的力量加強某些生活現象，而且按照一定的特徵而類集這些現象。因此，凡是一般反對‘抽象’的人，在論理上，也就反對經濟與法律以及道德間的分離。然而這個立場，自然不能支持。因為社會生活確是一個單體(Unit)。但是我們不可忘記，沒有普遍化，任何的認識完全是不可能的，而這般概念是由‘具體的事物’抽象而來。同樣，一切敘述，都是以按照什麼理由覺得是重要的標準而來的現象底一定的選擇為前提，所以‘抽象’簡直是認識行為上一個必要的屬

性。從具體的表徵變來的普遍化過程，結局成爲空洞的抽象。因此在無補於科學的目的底時候，也只能在這時候，抽象才是應該拒絕的。

科學要求統一的生活過程底分解。生活過程是十分複雜的，爲了便於研究起見，必須將牠劃分爲許多的現象系列。例如，假使在經濟學的研究當中，同時包含了形成言語學底對象底因子，即以爲經濟正是由言語而結合底人類底一種機構，我們這種研究會達到什麼地方去呢？任何科學都可利用其他科學所得的結果，祇要這些結果對於該科學底主體可以有所貢獻，這是明瞭的。然而這些外來的因子祇可從該科學本身的觀點來考察，而且祇可作爲研究當中的一個補助手段而已。

所以多種材料底蒐集，與其說是不僅不能使知識的積聚容易，毋寧說是阻礙。我們必須補說一句：在新歷史學派底‘心理的論理的考察上’，已經帶有道德的評價的教訓（Inculcations）底形態。科學的任務是在發現因果關係，因此，我們更看出在這學派的科學中，夾雜有論理標準底絕對不相干的成份。因此，這學派遂有‘歷

史的論理的學派'底名稱。(註七)

歷史學派活動的結果，出版了許多敘述的歷史著作，如價格史，工銀史，信用史，貨幣史等等。然而這些著作對於促進價格及價值的理論，工資貨幣的理論，簡直毫無補益。不過我們應該明白，那兩個視野全然不同。“最近三十年間，在漢堡及倫敦兩市場決定物價的統計是一回事，而在加利阿尼 (Goliani)，康的拉克 (Condillac)，以及里嘉圖的著作中所包容的價值及價格底一般理論，便另是一件十分不同的事。”(科舍經濟學概論——Luige Cossa: *Introduzion: Allo Studio dell' Economica Politica* 一五頁)

這種對於“一般理論”底否定，就是否認經濟學有被稱爲一種獨立的理論的學問底權利。

科學通常可以追求兩個目的的任何一個：即是或則記述在某一時期和某一地方現實存在的事物，或則企圖可以由‘假如 A, B, C 都存在，那末 D 也一定存在，來表現現象的法則。即是在第一場合，科學是表現個體記述的 (idiographic) 性質，在第二場合，科學是表現法則定立的 (Nomographic) 性質。(註八)

經濟學理論顯然就是第二形式的科學，牠的目的首先是在解決法則定立的任務。但是因為歷史學派輕視確立一般的法則，結果實際上破壞了科學的經濟學，而把牠變換為具有個體記述性質的“純粹記述”，換句話說，經濟學就變成了經濟史或經濟統計。特別是成了個體記述的科學，這學派不能容納唯一正確的觀念——進化——於理論的討究之內。因此，這種科學好比聖書上的無花菓樹一樣，沒有果實結出來。牠的積極的重要性，僅僅在於材料的蒐集以供理論的探討。僅在這意義上，歷史學派的工作才有很大的價值。關於這一點，祇要指摘“社會政策學會”關於手工業，小商人和農民，無產階級等問題的著作就夠了。

奧地利亞學派的鼻祖孟革，曾指出這派正當的特殊優點說：“歷史學派的出發點同時形成其成功底頂點的，是在我們的科學範圍內，堅實的歷史的知識與小心而不得其領袖的折衷主義表面的結合。”（孟革德國經濟學上歷史主義的謬誤——Die Trretä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序文四頁）

二

奧地利亞學派所表現的姿態則全然不同。牠是歷史學派的勁敵，出現於科學領域裏。在孟革和西摩勒耳間激烈的爭論當中，資產階級的新理論家頗暴露了他們的先輩的根本錯誤。他們轉而要求‘典型的現象’之‘普遍法則’的認識（按照孟革的用語，即是‘嚴密法則’（Exact laws）。自從布謨·巴威克所代表的奧地利亞學派屢次戰勝歷史學派以來，他們便進而傾覆馬克斯主義，宣佈馬克斯主義理論底不完全。“馬克斯主義不僅不正確，而且若就其理論的價值而論，是一切利息說中，必居於最劣等的地位之一。”（布謨·巴威克資本和利息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五一七頁）這即是布謨·巴威克的判斷。

因此，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底這個新企圖，勢必與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尖銳地對立起來，這是不用奇怪的。這個激烈的衝突是由：抽象理論底這個新企圖，和利用抽象方法範圍以內的馬克斯主義底形式雖然相似，然在本質上，完全與馬克斯主義對立的事實所必然發

生的結果。這事更可以由新的理論是最後形態上的資產階級——即是牠的生活經驗和牠的觀念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經驗隔開得很遠的資產階級——的孩兒來說明。

末了，我們不欲在這章裏，論及奧地利亞學派的論理學特質，我們打算把這個留待以後再說。這裏，我們只想指示奧地利亞學派的社會學特徵底基本特性。

莊巴特在其關於‘資本家精神’ (Capitalist Spirit) 底起源之近著資產階級 (Die Bougeosi) 一書上，研究過企業家精神的特質。然而他只在於指摘資階產級發展底向上的曲線。既不觀察，也不討究沒落過程上的資產階級的心理。雖不是從近代所引證的，然在他的著作中可找着市民心理底許多有趣味的例證。因此，莊巴特如次地給了十七，十八世紀的英法兩國的‘大富豪’以特徵：“他們大部分是資產階級出身的極富的人們，他們作為租稅包收人和公債權者而致富，現在變成了脂肪，浮在油湯的上面，完全隔絕了經濟生活。”(資本和利息四六頁)

當十八世紀間荷蘭‘資本家的精神’沒落了之後，‘資

產階級’並不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封建化，他們單是徵收脂肪組織而長肥了。‘他們依賴不勞而獲的收入而生活，對於各種資本主義的企業，興味益益減少。’（前書一八八頁）

此外更有另一個例證：一位著名的英國小說家笛福（Daniel Defoe 一六六一——一七三一），描寫從商人到金利生活者（Coupon-cutters）的發展過程如次：“從前的商人必須極其勤勉和勞動，才可以獲取他們的贏利，於今除了決意怠惰並不勞動以外，却甚麼都可不需做。關於他們的儲蓄，公債和土地所有，是對於蓄財底唯一正當的投資。”（前書二〇一頁）

但不能說現在就沒有了那樣的心理，事實上剛好相反。最近幾十年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了‘資本價值’底迅速的蓄積。種種信用形態發展底結果，遂使積聚的剩餘價值，流入與生產全無關係底個人的錢包裏去了。這些人的數目經常地增加，而且成了社會上一個整個的階級——金利生活者階級。在言語的確實意義上，我們相信資產階級裏的這種集團並不是一個社會階級，而是資產階級陣列中底一定集團。但是牠僅表

現了牠們所特有的‘社會心理’底某些特徵。因有股份公司 (Stock Cooperations) 與銀行底發展，因有價證券 (Securities) 底大量交易底成立，於是同時這個社會集團生長得益發明顯而且鞏固。經濟的活動底領域，即是有價證券流通的領域。在這依靠有價證券收入而生活的集團裏面，還有許多不同的色調，這是應該充分地注意的。那極端的型範不僅立於與生產無關的地位，而且立於與流通過程無關的地位。他們是頭等有價證券 (Giltedged Securities) 如國債證券 (National bonds) 和各種有担保的債券 (Secure obligations) 之所有者。更有許多以財產投資於不動產的人，永久地，確實地從不動產抽取收入。與投機事業的消長密切相關的股東，可以在一天裏破產或變成富翁，可是屬於這類生利的人，並不感到投機的恐慌。這些人們一早就到交易所去，一直到晚查閱市價表和商業新聞，渡這樣的市場生活，可是那享有頭等有價證券的集團，切斷了他們與社會的經濟的生活底紐帶，而且逸出了流通的範圍。此外，信用制度 (Credit System) 越是發達，越是富於伸縮性，而‘生長脂肪’成爲‘怠惰和不勞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關照

這種事件的是資本主義的機構自身；牠因使大多數企業組織的機能成爲社會上的贅疣，同時遂從直接的經濟生活裏面馳逐這些贅疣的要素。借用莊巴特的巧妙的表現來講罷，這些要素好似‘浮在油湯上面的脂肪’，游離於經濟生活的表面。

而且還應記着的，就是頭等有價證券底所有者，不是表示金利生活者底遞減的潮流，反而表示這個潮流正在不斷地增大。“資產階級正轉變爲金利生活者，他們對於大金融機關和對於他們所取得國債證券的國家，都有同樣的關係，在這兩種場合中，他們都只要受利息的支付，毫沒有其他的煩勞。結果，資產階級移轉他們的財產於國家底欲求，正是因爲國家能表示較大的確實性之公認的利益，現在不得不確實地增加。無疑地，公司的股票雖供給了國債證券所不能產生的獲益機會，但是也有莫大的損失底可能性。必須記着，資產階級每年生產許多的資本剩餘；但是在這裏，資本剩餘，即在產業興盛的時代，也只不過一小部份爲股票底發行所吸收，大部份剩餘則被投資於國債，市債，不動產抵當證券(Mortgages)和其他有定額利息的有價證券

去了。”(巴發斯國家產業和社會主義——Parvus: Die Staat, die Industrie und die Sozialismus —〇三及一〇四頁)

資產階級中的這一個階層 (Stratum) 顯然是寄生的。這個階層展開了與法國革命以前的王政底末期沒落的貴族及同時代底金融貴族的巨頭相類的心理的特徵。(註一一)如上所述,這個階層最顯著的特徵——與無產階級和別的資產階級截然不同的特徵——即是牠與社會經濟生活底疏隔。這階層既不能直接參加生產活動,又不能加入商業,牠的代表者往往自己不去裁切自己的利息票 (Coupons)。這些金利生活者的活動範圍可以籠統名之為消費底範圍。消費是金利生活者全生活的基礎,而'純粹消費'底心理給了這種生活以特殊的樣式。消費的金利生活者專只想到乘馬,高貴的絨緞,精緻的雪茄煙,托揆的葡萄酒。金利生活者通常所談的工作,是指摘花或者照顧劇場底入場券。(註一二)生產——對於商品製造所必要的勞動——在他們的眼界以外,不過是他們的生活中底一個偶然而已。當然對於他們,並沒有甚麼天材活動的勞動可言,他們的全心理僅祇

表現受動的色彩。這些金利生活者的哲學美學，在性質上不過是純粹的描寫。他們完全缺乏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底典型的活動的因子，因為無產階級生活於生產範圍之裏，與物質——由這物質變成‘生活’資料，變成勞動的目的——發生直接關係。無產階級直接目睹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力底巨大發展，新而且越加完備的機械技術底巨大發展，有使益益大量的商品出賣於市場底價格，隨着技術的完成過程愈進而愈廉底可能。所以生產者的心理是無產階級底特徵，而消費者底心理是金利生活者底特徵。

我們已經看出這裏所討論的社會階級是資產階級之沒落的產物。這個沒落與資產階級已經失去其社會効用的機能之事實密相關連。在生產過程中——或者更正確地說，在生產過程外，這階級的特殊地位，產生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特別由其非社會性而得着特徵的社會形態。而那樣的資產階級從其襁褓時期起就是個人主義的——因為他們生存的基礎是經濟細胞 (Economic Cell)，而這經濟細胞為爭獨立的生存而與其他經濟細胞起激烈地鬥爭，於是這種個人主義便在

金利生活者方面越發顯著了。金利生活者完全不懂得社會生活，他與社會生活脫離，脫離了社會的紐帶，甚至階級底一般的任務，也不能結成“社會的原子”(Social Atoms)。不僅對於資本主義企業沒有興味，並且對於一切“社會的事業”都沒有興味。這個階層的意識形態必然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在這階層的美學上，這個人主義表現得特別尖銳。處理一切社會的主題(Themes)，在他們都好像是非藝術的，“粗陋的”和“時尚的”。

③ 無產階級心理的發展則全然不同。無產階級迅速地脫去了他們所由來的諸階級——都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之個人主義的外殼。關在大都市盜石城裏，集中于共同勞動和共同鬥爭的中心的無產階級，遂展開了集團主義的心理，明敏地感受着社會的紐帶的心理。他們在發展的最早階段中，即當他們還未發展成爲一個特殊階級的時候，雖然表現過個人主義的傾向，但是這種傾向立即消滅得痕跡也沒有了。所以無產階級發展的傾向，正和資產階級的金利生活者所發展的傾向相反。無產階級底心理成爲集團主義的，反之，往個人主義方面的發展是資產階級的基本特徵。因此，露骨

的個人主義便是金利生活者的第二特徵。

正和一切資產階級同樣，金利生活者底第三個特徵，是對於無產階級的恐慌和對於迫近社會危機(Catastrophy)的恐慌。金利生活者不能看見將來，牠的人生哲學可以還原爲“得樂且樂”“行目前之樂”的口號；牠的眼界不能超越現在之上；即想到將來的時候，也不過是因沿現在的形態而想像將來。事實上，他竟不能想像他那類的人，終有不能從有價證券收取利息的時候。牠的眼睛遇着這種徵兆，便嚇得閉起來。牠對於將來的兆預躲避，企圖看見別的將來底萌芽。牠的思惟是徹底的非歷史的。無產階級的心理則全然不同，牠沒有保持這種保守的思想底任何成份。正在展開的階級鬥爭，竟把無產階級推到克服現社會的經濟秩序底任務底前線。他們不僅對於社會的現狀底維持沒有利益，反之，他們的利益正是破壞社會的現狀。無產階級大概生存於將來；就是現在的問題，也是從將來的觀點來估量。因此，牠的思惟底型式——特別是牠的科學的思惟——在性質上明顯地是動態。這個即是金利生活者的心理與無產階級的心理間的第三個對立。

直接由金利生活者的‘社會人類’ (Social Being) 而發生的那“社會意識”這三個特質，也影響于他的最高階段的意識——即科學的思惟。心理往往是論理的基礎，感情和情緒決定一般的思惟過程，即是決定那考察並論理地處理現實所依據的立場。有時無論如何徹底地分析某理論中特殊而且孤立的命題，而仍舊完全不能指出那社會的下部構造；然而只要一經指出那偉大的理論體系底顯著的特徵及其一般的觀點，這下部構造常時明瞭地現露出來。現在一切個別的命題都獲得了一種新的意義，成爲包括特殊階級——特殊的社會集團——底生活經驗的全連鎖裏面重要的一環。

再說到奧地利亞學派及其著名代表布謨·巴威克，我們可以找出上面所述的金利生活者底心理的特徵在這裏表示出牠的論理的等價物。

第一，我們看出這個學派徹底地堅持消費的觀點。發生於商業資本(重商主義)的支配中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底最初發展階段，具有從交換的觀點來考察經濟現象底特徵。馬克斯說：“不去在生產樣式的特質裏考察相關的流通樣式底根據，轉而走上相反的方面，這便是

資產階級眼界底顯著特徵；他們的眼界完全限於賺錢底熱狂裏。”（註一三）

第二個階段是符合于資本已經變成了生產的組織者底時代。這狀態底意識形態的表現就是古典學派（亞丹斯密士及里嘉圖底“勞動說”）從生產的觀點來考察經濟的諸問題，并在這裏安放那理論的研究底重點。無產階級經濟學已將這種見解從古典學派中承襲來了。反之，資產階級的金利生活者，是在消費問題底解決裏面，找出他的任務。於是這種見解遂成立了奧地利亞學派以及與奧地利亞學派接近的其他學派之最特殊的和最新穎的基本理論。不過奧地利亞學派的理論雖可以說純是從前的理論傾向之一種繼續，可是從前以商品消費和消費價值為理論分析的基礎底那些學說，在學術界中，却未曾得到像奧地利亞學派所得的成功。最近的發展，在近代資產階級的金利生活者的心理上，纔替那些學說建立起一個堅固的基礎。（註一四）

同樣，露骨的個人主義，在新學派之“主觀心理的”方法裏面恰好相似。就是在以前，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確實也堅持着一種個人主義的態度。他們往往喜歡魯滯

孫克魯梭。即如勞動價值說的代表者，也是以他們的立場，建立在個人主義的上面。我們可以想像他們的勞動價值不是社會的客觀的價格法則，而是“經濟主體”(Economic man)的主觀評價(Subjective evaluation)。這“經濟的主體”按照與勞動支出的相結合的不蘊含的大小(例如亞丹斯密士)，而規定商品價格為各種各樣。到了馬克斯，勞動價值帶才有自然法則底性質，使商品底交換與現代社會秩序中成員的意志無涉。雖然，到了現在，即是到了奧地利亞學派，經濟學中的心理主義——即經濟的個人主義——便獲得了牠的基礎以及完全獨立的體系。(沙茲——Abert Schatz 經濟的及社會的個人主義——L'individualisme Economique et Sociale 三頁)

最後，對於革命的恐怖，在限界效用說的代表者之間，表現為對於一切歷史的事實底最深刻的嫌忌。他們的經濟範疇(根據那些著者的意見)認為隨各時代而不同。他們全沒有想到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法則的研究，有成為一種特殊歷史的範疇——如馬克斯底觀點——底可能。反之，利潤，資本利息等等諸現象却被

認作人類社會永遠的屬性。我們在這裏已看出有辯護現狀的企圖。但是理論的認識底成分越薄弱，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辯護者的聲浪也越高強。“在利息即利潤底本質中，沒有那自體似乎是不合理的或不正當的東西底存在。”這是布謨·巴威克底淵博的研究底最後結論（在我們的意思，又是其目標）。（資本之實證的理論）——Positive Theories des Kapitals 第一卷五七四頁）

三

我們認定奧地利亞學派的理論是從生產過程中被驅除出來的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又是在科學上全無結果的理論（像我們在後面可以看見的一般）所永遠化了的沒落心理底特殊性之資產階級心理。因此，限界效用說那自身，如為奧地利亞學派所創立的一般，現在又為逐漸流行的英美學派——這派最著名的代表是葛拉克（John Bates Clark）——所經逐底事實，與這敘述毫不矛盾。資本主義發展底現階段，是資本主義世界用全力作最後掙扎的時代。資本轉換為金融資本之經濟過程（註一五）——銀行資本為產業所吸收，即成為生產業

的組織者。復將已經脫離產業的一部份資產階級，亦吸收於生產領域裏。例如托辣斯的組織者和經理者是這非常積極的典型；他們的政治意識是軍事的帝國主義，他們的哲學是積極的實用主義。這種人物極少個人主義的色彩，因為他們是從企業底組織裏訓育出來的，他們無論如何是一個單位體，在這單位體裏，個人的野望在某程度上退到後方去了。所以這種典型底意識形態，多少與金利生活者的不同；他們從事於生產，並且以“社會的有機的”研究方法應用於社會經濟的全部。（註一六）美國學派是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產物，決不是沒落的資產階級的產物。在現在可以目擊的兩種傾向——不絕的向上的傾向和開始崩潰的傾向——中亞美利加學派只是表示前一種。宜乎這個學派會為美國的精神所融會。資本主義護法使者莊巴特關於美國的精神說道：“資本家的精神，其結果上所能表現的一切，現時都在美國發展到了絕頂。在這裏，資本主義精神底強力，現在還沒有破綻，一切仍在疾風一般的生長中。”（註一七）

由此，金利生活者的典型是代表資產階級極限的典型，而限界效用說正是這個極限的典型底意識形態。

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來，限界效用說所以是值得注意的。同樣從論理學的觀點看來，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美國學派對於這個學說顯然是折衷主義者一樣。正是因為奧地利亞學派是資產階級極限的典型底意識形態，所以這個學派對於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一個全面的反對物。由此，馬克斯和布謨·巴威克中間之方法的殊異可以概括之如下：即是，客觀主義對主觀主義，歷史觀對非歷史觀，生產觀對消費觀。在布謨·巴威克理論底根據中及其全理論著作裏面，供給這方法論的差異底論理的分析，正是本書底目的。

四

關於奧地利亞學派的先驅，尚有幾句話須得補說。

我們曾在康的拉克的著作裏面，找出後來成功為限界效用說底基本觀念的表現。康的拉克致力於價值底‘主觀’性質，在他看來，這種性質不是價格的社會法則，而是一方根據效用，一方又根據‘稀少性’底個人的評斷。這位著者如次地接近於近代的問題底處置

方法：他區別現在的需要和未來的需要，(註一九)如讀者所知的，這正是從價值論轉移到利息論的時候底主要點，如奧地利學派的主要代表布謨·巴威克所處置的一般。

同樣的觀念可以從大概同時代的意大利經濟學家委利伯爵 (Count Verri) 發見，他也認定價值是效用和稀少性底結合。

在一八三一年著名的雷翁·瓦耳拉斯 (Leon Walras) 的父親奧古斯丁·瓦耳拉斯 (August Walras) 的著作財富的性質及價值的起原 (De la Nature de la richesse et de l'origine de la valeur) 出版了，著者在這本書上認定價值導源於有用財貨的稀少性，并企圖反對一般專注意於形成“富”的財貨底效用的經濟學家。因為基本原理的明確，所以這本書確實享受了新學派代表者們比現在更大的注意。

在一八五四年中，哥盛 (Hermaun Gosen) 提出關於限界效用說之精細而且明確的辯護。他在他的人間的交易法和由交易而來的人間的動底規制底發展 (Entwicklung de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ss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一書裏面，用數學說明這個學說。哥盛不但找求“新的路徑”，而且給了他的學說以精密的和獨立的形式。已經在哥盛裏面，發見那有許多是屬於奧地利亞學派底命題。因此，我們不得不認哥盛所完成了的地位是限界效用說的鼻祖。哥盛的著作全沒受人的注意，假如他沒有在七十歲時被人們所發現，他便完全湮沒無聞了。具有與哥盛同樣觀念底後代的代表者，即刻認他為這派的鼻祖。哥盛自評他的著作非常之高，並且自命為經濟學底柯培爾抑克斯(Copernicus)。

差不多同時代，在英，瑞士，奧三國，由節豐茲，瓦耳拉斯，孟革底著作，建築了新學派底鞏固的基礎。他們又再想起已經忘記了的他們的先驅哥盛。哥盛底重要性，恐怕從節豐茲和瓦耳拉斯對於他的評價，可以得到最好的判斷。節豐茲在講述哥盛的理論之後，說：“在經濟理論底原理及方法上，哥盛是我的先輩，這是已經很明瞭的事情。在我所能判斷的範圍內，他的處置理論根抵底方法，實際上比我的更普遍，而且更深刻。”

雷翁·瓦耳拉斯的意見也十分相似。他說：“我們現在所處理的問題是關於一位全然不爲人所知，而且是在未來的經濟學者中最偉大的一位大經濟學家。”（參照社會經濟研究——*Etudes d'economie Sociale*，特別是“一個未爲世人所知的經濟學者”那章三六〇頁）可是哥盛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學派，直到有了後來的經濟學家底努力，這個學派才開始成立。直到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這十年的初葉，限界效用說纔在優越的科學界之“社會輿論”內得着充分的擁護，並迅速地成爲“學術界的輿論”（*Communis doctorum Opinio*）。致力於經濟學上的數學性質和數學方法底節豐茲派——特別是瓦耳拉斯，完成了少數與奧地利亞學派底理論不同的思想底循環。葛拉克所領導的美國學派也是這樣的。在他一方面，奧地利亞學派則立腳於消費的分析，而窮究主觀主義（心理主義）底理論。在這個過程中，布謨·巴威克的確是奧地利亞學派理論最有力的辯護者，他曾根據這個學派的立場，出版了一本最機警的價值論，末了又從限界效用說出發，創立了一個全然嶄新的分配論。他是這學派所公認的首領，這個學派不但

在根柢上是奧地利的派，如過去是那樣的——（這點是我們對於牠的先驅者們的考察所看取的），牠實際成爲國際金利生活者底資產階級——不問他們的國籍如何——底科學的武器。給予“新學派”以嚴重的支點的，正是這個資產階級的發展。在那時以前，只知道有“個人的學者”。資本的迅速發展，社會的編制底變動，和金利生活者底增加——凡這一切，在十九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間，產生了對於使那些纖細的植物開花，是一切必要的社會心理底前提。

尋着了布謨·巴威克爲其博學的辯護人的是國際的金利生活者；在布謨·巴威克的理論裏面所發現的，與其說是反對資本主義發展底自然的暴力底科學的武器，毋寧是反對愈趨愈烈的工人運動底科學的武器。因此，我們要對於布謨·巴威克的那個人裏面所具有的這個新武器，提出一個批判。

附 註

一、各種新理論底成功，是基於社會心理的

條件底變化，斷不是基於這理論之論理的完成。資產階級方面嫌惡勞動價值說的理由之一，的確是應該在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反對裏尋找。布謨·巴威克在如次地說的時候，曾部分地承認了這件事：“確實，我覺得數年來，勞動價值說——作為社會主義觀念底傳播的結果——頗得一般的接受，但在最近時期裏，這學說已在一切國家的學界中，必然失去了牠的地盤，而且這是特別由於益益增大其勢力底限界效用說的功績”（資本和利息第二版四四四頁註腳）

二。克尼斯以關於各國家，各民族，認為同一的經濟法則底古典學派的見解，名為“世界主義”；以關於種種歷史的時代底古典學派的同樣見解，名為“永遠主義”。（歷史觀的經濟學——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e, New edition of 1883, P. 24.）

三。李斯特可說是歷史學派的主要理論家，他的綱領便是保護政策。（經濟學底國營系統——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四。密克拉捷夫斯基(Miklashevsky)列舉西摩勒耳教授的“行爲”說：“他的目的是在延長國營勞動者的保險法，反對擴大勞動者保護法於農業勞動者和手工業者。……他以適用關於破棄勞動契約底罰則於農業勞動者爲至當。他反對職工組合和工會底法律的認可，他贊成反社會主義的法律，……”(十九世紀之哲學的歷史的和理論的基礎——(The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578)

五。譬如歷史學派最穩健的代表訥伊曼(Neumann)以爲，“在經濟學領域裏，沒有嚴密的法則存在底可能性。”(訥伊曼——自然法則與經濟法則，全社會科學雜誌一八九二年第四十八卷四三五頁)。關於“典型的’概念底討論，這位著者說道：“我們在自然科學裏可以找出典型的情形，又可以從典型的情形發生典型的情形，並可以當爲典型的情形來研究。在這裏(社會科學——著者)，“典型的”這名詞必然被“想定”或“虛擬”。(同誌四四二頁)。

六. 西摩勒耳強調歷史學派的三個根本思想，即是，(1)進化原理底承認，(2)心理的道德的觀察，(3)對於個人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自然觀底批判態度。(前書一二三頁)

七. 關於這點，第齊耳(Hemirich Dietzel)底批判極爲切當：‘既可以說‘倫理的’經濟原論或‘倫理的’經濟史，同樣也可以說‘倫理的’人類學和‘倫理的’生理學等等’。(Theoretische Soziökonomie,或參照 Emile Sax:“Das Wesen und die Aufgaben der Nationalonomie Social.” Theorie de la répartition de la richesse sociale P. 40)

八. 這術語是從周普羅夫統計學原理(Chuproff: Foundation of a Theory of Statistics)引用來的。至於匹克特(Pikert)和溫得耳朋(Windelband)所用的同一用語，則略有不同。

九. 特別注意手工業。這種研究的理由，可在西摩勒耳的說明裏發見：“只有中產階級的維持，才能保障我們極端趨向政治的發達，這個發達包括在貨幣的利益和第四階級之交替的主權裏面。

……只有社會改良，才可以保持有教養和精神底貴族於國家底首腦部”(über einige Grandfragen der Soziopolitik und der Volkswirshatslehre, Leipzig 18898, PP. 5—6.)

十. 第齊耳雖然於社會主義毫無關係，關於這一點，他却如次地注意過：“和河夫(Holhoff)所謂對於勞働價值說的駁論所持的理由，不是由於理智而是由於意識，這是完全正確的。”(“Theoretische Soziolokonomik” P. 211.) 他在同一頁上，更注意於喀莫辛斯基(Kamorsekinsky)和奧地利亞學派底主角布謨·巴威克自身底代辯行爲。”

——。這些階級的特徵可以在莊巴特的奢侈和資本主義(Luxus und Kapitalismus 1903)上，特別在一〇三頁至一〇五頁以下可以發見。這一切並不妨礙吉德(Charles Gide)主張‘怠惰只是一種統制得很好的分業’，因為“就是在古代，市民因為管國家的事務，應有完全空閑的時間底必要。(國民經濟學底基礎——Found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八九八年的 Scheinis 底俄文本二八八頁)。但是古人却又認定奴隸制度是絕對‘必要的制度’，而且是一種“統制得很好的分業”。所以在奴隸制度的讚美上，現代經濟學者底紳士們可說與古人相去不遠。

一二。這些例證，實際是從布謨·巴威克討論價值論的說明裏取來的。

一三。馬克斯資本論第二卷一三三頁。重商主義者底例證特別闡明了理論和實踐間的關係；最優秀的思想家同時又是最優秀的實踐家。例如格勒善 (Sin Thomas Gresham) 是伊利沙伯女王的顧問，并又是直接地指揮了對漢撒同盟的戰爭，曼翁 (Thomas Mun) 是東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挪兒斯 (Dudley North) 是同時代經營大規模國際貿易的豪商之一 (參照昂肯 Oncken 底經濟學史)。——關於經濟學研究出發點的轉變，參看普里布蘭 (Karl Pribram) 以前國民經濟學上均衡的觀念。Sozial Politik und Verwaltung, 第十七卷第一頁還可以找到參考書。

一四。上述的方式只可當牠是一個方式，即是當作一個極其大意地表示各種典型而忽略一切副次的圖解來看。科拉 (T. 凱. Kaulla) 想在其近代價值論之史的發展一書裏，企圖與奧地利亞學派的分析，然而完全不能把握上述現象的意義。

一五。這係用喜爾斐丁底術語。(參照喜爾斐丁底“金融資本論”，特別是二八二——二八四頁)。

一六。讀者應從奧地利亞學派的立場，研究美國學派的分析。詳見西摩勒耳的美國新經濟學說，及他主編的立法行政及經濟年鑑第三十四卷第三號十，十三，十五各頁。

一七。莊巴特底資產階級論一九三頁——我們不應忽略，就是多數的美國大富豪，還在那裏自訓自練，他們尚未達到變為精神衰老的時代。

一八。L'abbé de Condillac: “Le commerce et gouvernement Considerés relativement l'un à l'autre,” PP. 6-8)

一九。Comte de Verri: Economie Politique

ou considération Sur la valeur de l'argent et les moyens, d'en faire baisser les intérêts, sur les Banques, la balance de commerce, l'agriculture, la Population, les Impôts, etc., P. 14—15)

二〇。節豐茲的經濟學原理，一八七一年在倫敦及紐約出版。孟草的國民經濟學原理同年在維也納出版。瓦耳拉斯在一八七四年出版的經濟學雜誌上發表數學交換論的原理。關於優先問題，參照瓦耳拉斯和節豐茲間往來的信件：瓦耳拉斯和節豐茲書翰集，瓦耳拉斯引用在他的社會財富之數學的理論裏。(Lausanne, 1883, PP. 26-30)。

此
页
空
白

第一章

限界效用說和馬克斯主義 之方法論的基礎

- 一。經濟學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
- 二。歷史觀和非歷史觀
- 三。生產觀和消費觀
- 四。結論

任何結構完美的理論，必須表明一個一定的全體，

而這個全體的各個部份，結合於一個健全的理論紐帶。所以對於某一理論之澈底的批評，必須不可避地檢討這理論的基礎，即這理論的方法，因為只有方法才能統一理論的全體系底各部份。所以現在我們對於限界效用說的批判，就從這學說的方法論之前提着手。我們並不是指這學說演繹的性質，而是指在抽象的演繹方法底框內這學說獨有的特殊性。在我們的意見，凡是國民經濟學的理论——只要牠成爲一個理論——都是抽象的東西；關於這一點，馬克斯主義與奧地利亞學派完全一致。(註一)不過這個一致僅是形式的，假如沒有這個一致，我們便沒有方法來比較奧地利亞學派的理論和馬克斯的理論，因為我們在這裏的興味，是在於奧地利亞學派特有的抽象方法之具體的內容，並在於使牠與馬克斯主義判然不同。

經濟學是一種社會科學，而牠的前提——不管經濟學的理论家是否識得這個意義——是關於社會本質與社會進化法則底某些概念。換句話說，任何經濟學的理论，都站立在具有社會學性質，並成爲社會生活底經濟方面底研究基礎之某些前提上面。這些前提或者明

瞭地被解釋了，或者可以留下來未被解釋，或者牠被指為秩序井然的體系，或者殘留為“漠然不定的見解” (indefinite generalization)。然而無論怎樣，前提決不能缺少。在唯物史觀的社會學理論上，馬克斯的經濟學也具有這樣一個基礎，然而奧地利亞學派不僅沒有完全的社會學基礎，且也沒有稍為正確的社會學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從奧地利亞學派底經濟理論，重新構成那樣的基礎底輪廓。在這過程上，我們往往遇着關於經濟學的性質底一般的根本思想，和奧地利亞學派經濟理論底事實上的基礎間底矛盾。(註二) 因此，奧地利亞學派底確實基礎值得我主要的注意。以下所述的經濟科學的社會學基礎，則是馬克斯主義的特質：即是承認社會對於個人的優越，承認一切社會構造底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最後承認生產的支配的任務。反之，奧地利亞學派因方法論上的極端個人主義和非歷史的觀點，以及以消費為出發點而得着特徵。我在本書的總論中，想以“社會發展” (Social genetic) 底說明來解釋馬克斯學派和奧地利亞學派間的這種根本差異。我們認定這種差異——或者毋寧說，這種對立，是一種社會心理的

矛盾。現在我們必須從論理的方面來分析這個矛盾。

一、經濟學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

莊巴特在評論資本論第三卷底有名的論文裏面，使國民經濟學中的兩種方法——主觀方法和客觀方法——對立起來，斷定馬克斯主義的體系是一種“極端的客觀主義”底產物。反之，在他的意思，奧地利亞學派則是‘正相反的方向底最澈底的發展。’（註三）我們認定這個表徵是完全正確的。確實，社會現象底一般的研究，是可以由下面的兩個方法的任何一個，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假定科學是從整個的社會底分析出發的，這整個的社會是在某一瞬間決定個人經濟生活的現象，在這個場合，科學的任務就在於闡明那社會形態的各種現象，和決定個人間的經濟現象間的諸關係與因果關係。或者假定科學是從個人生活上的因果關係底分析出發的，因為社會現象是個人的現象底一定結果。在這個場合，科學的任務，是從個人的經濟生活裏面之因果關係底現象着手，從這個人的經濟生活內的因果關係底諸現象，導出社會經濟的諸現象和因果關係。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斯確實是“極端的客觀主義者”；不僅在社會學上如此，並且在經濟學上也是這樣的。爲了這個原故，他的基本經濟學原理——價值論——必須與古典學派，特別是與亞丹斯密士的經濟學原理嚴格區分。亞丹斯密士的勞動價值論，是根基於依照所使用的勞動的數量及質量而來的個人的商品底評價。這個與馬克斯底客觀的價值論相比較，是一種主觀的勞動價值論；即是馬克斯底勞動價值論是價格底社會法則。所以馬克斯的理論是客觀的勞動價值論，不是立脚於甚麼個人的價值底評價，只是解釋某一社會的生產力，和在市場上所決定的商品價格間的關係。（註四）實則莊巴特由價值論及價格論底例證，表示這兩種方法間的差異最爲透澈。他說，“馬克斯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從事於交易的人的動機；或者，也沒有把生產費作爲他的出發點。反之，他的理由如下：價格是由競爭決定的，至於怎樣構成價格，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競爭再又競爭，由利潤來規定，利潤率却又受剩餘價值率底支配，剩餘價值率受價值的支配，而價值本身是社會條件所規定之事實的社會生產力底表現。牠現時在馬克斯

的體系中，竟把這些東西列成爲一個相反的秩序：價值——剩餘價值——利潤——競爭——價格等等。如果我們要把牠約爲一句簡單的話語，我們可以說：馬克斯從未注意促進經濟主體底個人的貪心反而常時節制（減少）他們的貪心。”（前書五九二頁）“主觀主義學派是全然反對的。學派關於各個的（個人）經濟行爲，我們不外隨處發現“動機”。（前書五九二葉）

這個差別會在這裏，被美滿地說明了。事實上，雖然馬克斯認定“社會的運動是由諸法則所支配的自然史底過程，那些法則不但與人類的意志意識和智識獨立，而且毋寧是反對地規定其意志意識和智識。”至於布謨·巴威克的出發點，是關於經濟的主體（economic Person）底個人意識底分析。（註五）

布謨·巴威克說：“社會法則——牠的研究是經濟學的任務——站在個人間的行爲一致的上頭。而這個行爲的一致，又是決定這行爲的動機之一致的結果。在這些情形底下，無容疑地，說明社會的諸法則底妥當性，必須歸源在規定個人行爲底起點底動機，所以必須由這些動機出發。（註六）由此，主觀的方法和客觀的方法

底差異不過是社會的方法和個人的方法間之對立罷了（斯特爾茲曼國民經濟學底目的五九頁）。然而上面舉出的這兩種方法底定義，尚有補述底必要，首先，我們必須說馬克斯所述說的人類的意志意識和意圖底獨立性；其次，形成奧地利亞學派底出發點的“經濟主體”，（economic man）必須更加明白地決定。“這些一定的社會關係，正好像棉紗麻布等等一樣，都是人類所生產的。”（哲學的貧困——一九頁）。然而絕對不能成其為社會的結果——即是馬克斯所說的社會生產，當作一個目標或動機，包括在這些主體的意志裏面。現代社會本着牠的無政府的結構（經濟學的結構正是以這種社會為其研究的對象），和其諸市場力及牠們的單獨活動（競爭，價格的變動，交易所等），對於——“社會的生產物”，支配生產者，個人的經濟主體底動機底結果，不僅不與這些動機符合，而且往往極端地與這些動機對立的假定提出了許多的例證。（註七）這個，最好可用價格形成的例子來說明。市場上的購買者和販賣者，對於自己的貨物或他人的貨物，都懷有一定的（相近的）評價到市場去；他們的鬥爭底結果便是某種市場價格，這種價

格，不必與大多數訂立契約者的個人評價符合。並且對於許多的經濟主體，這種形成了的價格，正產生致命的效果；因為價格的低落，強制他們廢業，他們就破產了。這個現象尤其在以賭博為原則的有價證券市場更為明顯。在這一切為現代社會經濟組織底典型的場合中，我們可以提及對於人類的意志，意識及意圖的社會現象底獨立性；但是這個獨立性却決不可認為牠是含有完全互相獨立的，兩種不同的現象。我們以為人類歷史不是由人類意志所造成的，並且與這意志沒有關係，這就是笑話（這種‘唯物史觀’是對於馬克斯主義底資產階級的諷刺。）；事實却正相反對。兩系列的現象——個人的交換行為和社會的現象——彼此有密切的發展的關係。這個獨立性只能在個人的行動底客觀化的結果，支配該行動一切部份的因素的意義上，才可以了解。無論在某一瞬間，都是“生產物”支配“生產者”；個人的意志是由各個“經濟主體”底意志的衝突之既成的合成力所規定。失敗於競爭場中的企業家和破產的金融家，都不得不退出戰場，雖在不久以前，他們曾充當過活動的人物，充當過社會過程——末了對於他們反眼相向的社

會過程——底“創造者”(註八)這個現象正是商品經濟構成中，經濟過程之不合理的表現。這種表現曾在馬克斯所首先說明並詳加分析過的商品拜物性的心理中，明白地解釋過。正在商品經濟中，才發生客觀主義的——人類關係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這些“物的表現”(thing-expression)因其進化的自然力底緣故，而成爲特殊的“獨立的”存在，即受牠自己的一定法則所支配底存在。

那末，我們且就討論個人的現象底各種系列，和社會的現象底許多系列。無疑地，這兩種範疇（個人的及社會的）之間，及同一範疇底各系列間——特別是互爲依存的各種社會的現象之間，有一定的因果關係。馬克斯的方法正是在於決定各種社會的現象間底關係底因果律。換言之，馬克斯不檢驗種種的個人意志於其自身，而檢驗其結果底因果性。他撇開社會的現象對於個人意識現象的關係，而研究其基礎的社會現象底因果律。(註九)

現在我們且就布謨·巴威克所稱的“經濟主體”來檢討一下。

布謨·巴威克在其關於孟革著作(“研究”)的論文上，同意於一般奧地利亞學派的反對論者以及孟革本人，承認新學派的代表者所唱導的“經濟主體”無非是社會的原子。新學派的任務即是“排斥作為社會科學中之理論研究的支配方法底歷史的和有機的方法……和……恢復嚴密的原子論的傾向”。(布謨·巴威克現代私法及公法雜誌維也納出版，一八八四年十一卷二二〇頁)。

布謨·巴威克的分析底出發點，顯然不是與其同人
有社會關係之某一社會的個體的成員，而是孤立的“原子”，即經濟的魯濱孫克魯梭。布謨·巴威克為說明他的見解而選出的例子，也是這種型式底例子。“一人坐在川流不息的泉水旁邊”。這個就是布謨·巴威克對於價值論的分析底起源。(參考喜爾德布蘭國民經濟年鑑第十三卷九頁)。其次紹介沙漠中的旅行者，(前書九頁)，隔離全世界的農民(前書九頁)，和原始林裏面伶仃孤立的棚舍中的移住民(前書三〇頁)等等。在孟革的著作上，我們也遇見有同樣的例子。例如：“原始林的居民”(國民經濟學概論八二頁)；“沙漠中的居民”(前書

八五頁)；“孤島上無遠見的農民”(前書九五頁)；“孤立的農民”(前書九六頁)；和“難船的人們”(前書一〇四頁)。

我們在這裏發現了在一一切經濟學者中最圓滑的經濟學者巴斯塔 (Bastiat)，曾經巧妙地程式化了同一的立場。他在他的經濟的調和 (Economic Harmonies) 一書上說：“無論我們所論及的是關於孤獨的人們的全體，或只是關於兩個人，抑或是為環境所迫，不得不渡孤立生活的孤單的個人，可是經濟法則總有同樣的作用。如果個人在某期間可以過孤獨的生活，這個人必同時為資本家，企業家，勞動者，生產者以及消費者。全部經濟的發展都可以由他實現。因為他有這種機會，考察這個發展中的每一階段 —— 需要，努力，需要的滿足，和享受自由，利用勞動的利潤；所以他對於全機構 (entire mechanism) 能構成一個概念 —— 雖然這個概念僅具有最簡單的形式。” (巴斯塔調和的經濟學 Harmonies économiques 二一三頁) (註十)

巴斯塔在同書底更前面說道：“我認為經濟學可以達到牠的目標並完成牠的任務，只要牠能證明以下的

事實，即是：一切宜於個人方面的事務，也就宜於社會。”(同書七四頁)

節丰茲也提出同樣的主張：“經濟法則底一般形態對於各個人與對於全民族是一樣的。”(註十一)

因為時代的關係，這個立場雖說值得尊重，但是絕對的謬誤。社會(像有意識或無意識所假定的)不是孤立的個人底算術的合計，反之，每個特殊的個人經濟活動，應以一定的社會環境——在這環境中表現個人經濟的社會關係——為前提。過孤立生活的個人底動機，絕對與“社會動物”(Zoon politikon)的動機不同：前者生活於由自然和原始的簡單事務所組成的環境中，後者則不僅與環繞於“物質”，而且與環繞於種種特殊的社會中介相接觸。從孤立的人類進到社會的轉變，祇有利用社會環境才可以做到。其實，假如我們單是以個人經濟底合計為問題，而其間便沒有甚麼接觸點，即是假如缺乏洛柏圖斯(Rodbertus)所稱為“經濟的共同團體”(Economic Community)底特殊環境，那便沒有甚麼社會了。固然，包括許多孤立的以至隔離了的經濟在一個統一的概念裏面，把牠押進一個俗稱的全

體，這在理論上是十分可能的。但是這個全體或合計並不是一個社會——彼此互相密切地結合，在不斷的交互作用內的諸經濟體系的社會。前一種的合計我們可以人為地創造一個，第二個却是現實地已知的。(註十二)因此，各個經濟主體祇可當牠是社會的經濟的體系中之一份子，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經濟主體，在牠的活動上，自身與社會現象的一定狀態適合；後者置其境界於主體的個人的動機——或者用莊巴特的話講罷，‘**制限牠們**’。(註十三)這個理由不僅對於“社會底經濟構造”，即生產諸條件是妥當的，即對於從某一構造底基礎上發生的社會經濟諸現象，也是妥當的。所以比如個人對於價格的估計，往往以已經決定了的價格為出發點；投資於銀行的打算，依存於當時的利率；對於工業或其他方面的投資，都由這工業所獲得的利潤而決定；土地的評價，是根據地租和利率等等。無疑地，個人的動機有牠的“反對作用”；但是必須重視這些動機，從始即有社會的內容。所以從孤立的經濟主體的動機，不能演繹出任何“社會的法則”。(註十四)然而我們在經濟的研究上，我們若不從孤立的個人入手，而在牠的動機內

把社會的要素當做已知的去想，我們便陷入了循環論。即是，不去設想從“個人的”或“主觀的”而演繹出“社會的”或“客觀的”；事實上，則把牠從“社會的”演繹出來，或者做些比取諸甲而還諸乙，更要錯誤的事。

如上所述，孤立的個人底動機，構成了奧地利亞學派(布謨·巴威克)的出發點。確實，這派代表底著作，有時候有關於整個的社會底本質之很正確的概念。可是事實上，這個學派却又立即從經濟的主體底動機的分析——忽視主體間的任何社會關係——開始，這個論點正是新近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最鮮明的特徵。而且奧地利亞學派始終如一地應用於牠的全部發展上的，也正是這個論點。所以這個學派只要稍為企圖導出什麼社會的現象，不可避地，在“社會原子”底個人之動機裏，不得不夾入“社會的”原子。但是這種情形，竟使他們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和畸形的循環論法。

其實，在奧地利亞學派的價值論——即是該學派代表所得意的全理論的構造底基石——分析的時候，已經現出這種不可避免的理論的錯誤。可是僅有這個錯誤，就够打破現代資產階級以非常巧妙的手段所構

成的這種科學的經濟意識形態底意義；正如布謨·巴威克所說，“因為在科學的研究中忽視應說明的東西，這即是方法的死罪。”參看布謨·巴威克：馬克斯主義體系的終局一七二頁。

我們如此達到了奧地利學派底主觀主義。“經濟主體”底故意的孤立化，即“社會關係的忽視”，（註十五）不可避免地釀成全體系底理論之破產的結論。這個體系實與舊時的生產費學說——牠絕望地旋轉於魔術團裏——同樣的不充分。

現在發生了這個問題，不包含個人的動機底因果法則，能够建立經濟生活底理論結構，並決定其因果法則嗎？換句話說，構成馬克斯理論的基礎底“客觀主義”是可能的嗎？

就是布謨·巴威克自己，也承認這個可能性。他說：“……確實，沒有合法則的動機（Causal motivation），就沒有合法則的行動，可是沒有合法則的動機的認識，却有合法則的行動的認識。”（註十六）但是布謨·巴威克以爲：認識底客觀主義的源泉，……至多也不過是能夠貢獻極小的部份，特別是對於自身的目的不充分的部

份，或全部可以達到的知識；因為在經濟的領域內，特別是干與於意識的有教養的人們的行動的緣故。’（馬克斯主義體系底終局二〇三頁）

反之，我們已經看出奧地利亞學派所唱導的個人心理學的抽象（abstraction）只有十分歉缺的收獲。（註十七）因此，我們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像那樣抽象的。事實上，我們曾經力說“抽象”是一切認識行為所必需的要素。奧地利亞學派的錯誤在於他們過分忽視他們所應研究的社會現象。這種事情，斯托茲曼指謫得十分精當：“經濟的形態固然可以如你的意思，利用孤立化和抽象將牠簡單化起來，但是這些形態必須是社會形態，必須與社會的經濟互相關連。”（參看（一）斯托茲曼前書六三頁，（二）社會範疇（Sozial Kotegorie）二九一及二九二頁；（三）李伏西茲（D. Lifschitz）：布謨·巴威克價值論底批判（Zur Kritik der Böhm-Bauerkschen Wertheorie）第四章，特別注意九〇及九一頁）。爲甚麼呢？因爲單純地由個人的進於社會的是不可能的。假使在現實裏已有這種過程底歷史的而且具體的敘述，那即是這問題之純個體記述的（活動演映的——Cime-

molographic) 解決。所以就是在這個場合，構成法則定立的理論 (Nomographic theory) 仍然是不可能。例如，假定某些孤立的個人生產者互相發生關係，因物品的交換而相互結合，漸次形成近代式的交換社會。現在我們且來檢驗近代人所做的主體的評價。這些評價(如以後所詳述) 是根基於從前所形成的價格，而這些價格，又是依次由從前的經濟主體的動機所形成；但是這些價格又依存於更早時代所規定的價格，而這些更早時代所規定的價格，再又是更古的價格之主觀評價的結果等等，所以我們遂逢着各個生產者的主觀評價。因為缺乏一切社會的紐帶，即一切的社會自身，事實上早已不包含如何價格的要素底價值評價。從現代人起至假說的魯濱孫克魯梭止，這種主觀的價值評價底分析，只不過是從孤立的個人的動機，轉換為現代人類的動機這過渡中之簡單的歷史敘述而已，這個過程不過是從反對的方面進行罷了。這種分析僅是一個敘述。同樣以一般的價格論或交換理論建築在那些基礎上面，是不可能的。一切理論建設的企圖，一定不可避免地在這體系中不得不起謬誤的迴轉，因為我們若是只想站在一

般的理論範圍裏，我們必須——代替說明社會的因素——將牠作為已知量來開始。如我們所已知的，進而超過這個量應等於變理論為歷史底轉交，即是進入於完全與學者的研究不同的領域。因此，我們只有唯一的研究方法，即是抽象的演繹法和客觀的方法底結合，這種結合絕對是馬克斯經濟學的特質。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建立一個理論，牠可以不包含反復的自體的矛盾，而確實地供給對於資本家的現實一個實際研究的方法。

二. 歷史觀和非歷史觀

馬克斯在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三四頁)上論及重農主義者說：“表明這些形態(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底諸形態)為社會的生理學形態，為發生於生產自身的必然性並獨立於意志政治等的諸形態，這是他們偉大的功績。這些形態都是物質的法則；重農主義者的錯誤即在於把社會的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底物質法則，當做均一地統治一切社會形態的抽象法則。”

這是純粹的社會觀點和歷史的社會觀點間之差異

底卓越的說明。雖能觀察“社會經濟爲一個全體”，却不解歷史方面發展過來的特殊社會形態底全意義。自然，在近代，非歷史觀往往帶有不明瞭社會關係的缺點；然而我們必須分別這兩種方法的問題；因爲單是“客觀主義”，不能保證這兩個問題是從歷史上所提出的。關於這個，重農主義者曾提出有一個例證。在現代經濟文獻中，同樣的事再現於涂監·巴拉諾夫斯基（Tugan Baranovsky），他的社會的分配論適用於一切建立成階級的社會。（因此什麼也沒有說明）（註十九）

馬克斯嚴重地力說他的經濟學理論底歷史性和其諸法則底相對性。“據他的意見，各個歷史時代……都有這歷史特有的法則。……生活只要一超過了進化底某一特殊時代，由其特殊時代進入另一時代。立刻又開始受另一法則底指導。（註二〇）自然，這不成其爲馬克斯否定在其種種發展階段上支配社會生活的過程底一切普通法則底存在。例如唯物史觀確立了用作各時代的社會進化底說明之某些法則。但是牠們不會排斥經濟學底特殊的諸歷史法則，這些法則與社會學的法則相反，說明特殊的社會構造底本質，即是資本主義社會的

本質。(註二一)

牠們在這裏，預先答覆將會引起的反對論。即是歷史的原理底承認，或者會導於個體記述的，即純記述式的理論，即正是所謂的“歷史學派”所擁護的觀點。但是這種反駁等於許多不同的東西底混同。我們且任舉一個個體記述的科學底一般的方法，譬如統計學：我們有每一〇〇名女性生育對一〇五至一八〇名男性生育底人口統計底經驗法則”。這個法則的性質是純粹記述的，並未表示因果關係。在他一方面，一切經濟學法則必須能夠表為如下的公式：即是，假如 A B C 存在，D 也存在。換句話說，一定的條件即“原因”底存在，便包含了一定的結果底出現。這些“結果”顯然也可以有歷史的性質，即是這些結果，在事實上，祇可以起於某一定的時代。若從純理論的觀點而言，究竟這些條件是在甚麼地方和在甚麼時候發生的，顯然不關什麼緊要，至於這些條件是否能夠發生，那更不關緊要；問題在於“永遠的法則”。但是那些法則，一經發生於現實以內，便是歷史的法則；因為牠們只與歷史的發展中一定的階段上所發生的條件相關連。(註二二)但是這些條件一經存

在，這些法則的結果也就被指摘了。正是理論的經濟法則底這個性質，能夠適用於社會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底國家和時代。因此，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能夠正當地預言“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雖然馬克斯的分析是根據從英國所搜集的具體經驗的材料。（註二三）

換句話說，經濟學底諸法則之“歷史的”性質，決不能變經濟學為個體記述式的科學。在他一方面，只有歷史的觀點，在這個領域上，才有科學的價值。

作為一種科學的經濟學，只能以商品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為其對象。我們無論研究何種社會組織的經濟學——譬如洛柏圖斯的奴隸經濟或原始共產社會，封建的莊園，或社會主義的“國家”之組織化社會化了的經濟；我們決遇不到能夠在理論經濟學領域中，可以解決的任何問題。經濟學所要解決的這些問題都與商品經濟，特別與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形態——如價值，價格，利潤，危機等問題有關。自然，這並不是偶然。即是正在“自由競爭”制度多少明瞭地支配着的現在，經濟過程的自然力的性質(Elemental nature)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個人的意志和目的，對於從客觀展開的社

會現象底連鎖，完全被擠到後方去了。我們只可將馬克斯所名爲“商品的拜物性”(fetishism of commodities)，且在資本論上所分析的現象，應用於那樣的商品生產和其最高形式——資本主義生產。因此，在生產過程上的人們自身間底人格的關係，變成了事物間非人格的關係。而這非人格的關係於此又取得了價值底“社會的象形文字”(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四〇頁)底形態。所以纏繞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底“曖昧的”特質，和對於理論的研究至此才浮起的諸問題的特質，便根基於此。不是因爲“經濟自由之典型的形態”的緣故，而是因爲無數的理論的謎，和非常難於解決的競爭組織之認識論的特性底緣故(第齊耳：理論社會經濟學九〇頁)，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供給了特殊的興味，並對於經濟科學給與了獨特的論理形態。這經濟科學研究現代社會底基本生活上之因果關係，並建立獨立於人類意識底基本法則，恰爲房屋倒在眼前底重力法則一般的“規約的自然法則”。所以是這樣，不是由於經濟自由底典型的形態，而是由於包含極多的理論謎和其解決底絕大困難那競爭制度底認識論的特殊性。(社會經濟理論九

○頁)

這個基本的性質——極端複雜的情形底結果——那自身，只是商品生產所特有的一種歷史底現象。(註二四)只有無組織的社會經濟表現這種特殊現象，在這種現象中，生產機構底各部份之相互的順應，與有意識地向着那目的底人類意志毫無關係地進行。但在社會經濟之有計劃的指導的時候，社會生產力底分配和複分配，構成了立脚於統計數字底意識的過程。在現代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裏面，由於價格變動的機構，由於價格底漲跌底方法，由於其在利潤上的壓力，由於相續而起的恐慌等等，總之，不是由於全體有意識的計算，而是由於親自表現在社會經濟現象底全紐帶中，特別在市場價格中之社會的自然力底盲目的力，這個過程才會起來。這些都是現代社會底特徵，而且形成了經濟學底對象。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經濟學就會失去其存在底理由，那時僅有“經濟地理”——個體記述的科學，及“經濟政策”——規範的科學。因為人與人的關係到了那時候，可以說是簡單而且明顯的了。這些關係的拜物性形

式將會消滅，而社會有意識的活動的因果性將會替代無統制的原初生活底因果性。單是這個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在研究資本主義的時候，必須注意其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與其他生產組織相差的特質；因為資本主義的研究就是把資本主義與其他社會組織區別研究。我們若是忽略了資本主義典型的特質，便容易陷於一般的範疇——可以應用於一切社會的生產關係，而不能說明現代資本主義由歷史所規定的特殊發展過程底一般的範疇。正是在忘却這根本原則的這點上，馬克斯說：“躺着了證明現存的社會關係底永遠性和調和之近代經濟學者底全智能。”（註二五）更應該注意的是：資本主義是商品生產的發展形式，牠不是因為交換本身，而是因為資本家的交換而得着特徵。在這種制度底下，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於市場上，而生產諸關係（社會的經濟結構）不僅包括商品生產者相互間的關係，還包括資產階級和工銀勞動間的關係。因此，資本主義的分析，不僅包有關於商品經濟之普通的條例底研究（只有這種要素底存在，適應於單純商品生產底理論），並且包有資本主義本身之特殊的構造底研究。只有如上地將問

題提出，才能有真正的科學的經濟理論。只有以讚美並延長資本主義的關係爲目的，而不想根據理論去研究這些關係，才可以省却對於資本主義底典型的特質底分析和重視。因此，馬克斯曾用以下的說話導入他的資本論：“在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盛行的那些社會中，財富是一種非常龐大的商品底積聚”，而個個單位又是單純的商品，因此，我們的研究必須從商品底分析着手。”（資本論第一卷四頁）

所以馬克斯的研究從頭就沿着歷史的路徑進行，他的第二步分析，表明一切基本的經濟概念都有歷史的性質。（註二六）馬克斯關於價值底主體寫道：“社會裏一切勞動生產，在一切社會狀態裏，都有使用價值。但是僅在社會進發中的某一特殊的歷史時代，即是只在將爲使用物的生產而支出的勞動，當做那種物品底對象性質——即該物品的價值來表現的時候，這種生產物纔變成商品。”（資本論第一卷七一頁）

馬克斯關於資本論的話也是同樣：“資本不是品物，而是屬於社會之一定的歷史的社會形體底一定的社會生產內之相互關係。這個相互關係通過某種物質

而表現牠自身，並給予這種品物以一個特殊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原料和生產工具的總和。資本是轉化為資本底生產工具，但是生產工具的本身並不是資本，正如金銀的本身並不是貨幣一樣。”（資本論第三卷第七章九四七頁及九四八頁）

將這個與布謨·巴威克所下的定義比較一下，是有興味的：

“像這樣的，資本是我們命名那用來做財貨獲得的手段底生產物底認和之術語。從一般的資本概念分出比較狹義的社會資本底概念。我們將那用來做獲得社會經濟的財貨底工具底生產物底總和，約言之，即中間生產物總和，命名為社會資本。”（註二七）

這兩個定義，顯然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出發點來的。馬克斯力說一定範疇底歷史的特質為資本底主要特性，而布謨·巴威克則完全忽視歷史的要素；馬克斯注意於人與人間由歷史所決定的關係，而布謨·巴威克則指出人與物間的關係底一般的形態。實則，假如一旦忽略了應受歷史的變化所支配底人與人的關係，就祇剩有人與自然的關係。換句話說，我們就只剩有“自然

的”範疇替代社會歷史的範疇。然而無論如何，“自然的”範疇顯然不能說明社會歷史的範疇，好像斯托耳茲曼非常正確地指示說：“自然的範疇不過對於經濟現象的發展，供給些技術的可能性罷了。”（斯托耳茲曼：經濟學目的一三一頁）

事實上，勞動過程，財貨生產及其分配過程，往往採取特定的，在歷史上不同的形態；只有這些形態，才能惹起特殊的社會經濟的現象。像它能斯大佐（Colonel Torrens）以及布謨·巴威克——他認定‘野蠻人的石器就是資本的起源’（註二八）而認定野蠻人本身就是資本家——的見地，完全是不打自倒的。在商品生產（註二九）底基礎上，生產工具作為財產，被單一的階級所獨占，與工人底財產，即殘存在他們手裏的唯一商品——勞動力——相對立的時候，才能發生我們所命名為“資本”之本來的現象，所以“資本家的利潤”自然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成立。地租也是這樣。不同的土地收益，出產於不同的土地的事實，或是有名的公式所謂“土地收穫遞減法則”（The law of diminishing from the Soil）都決不能發生地租的現象（牠即使以最急進的馬爾薩斯主

義者所主張的形態而存在)。建築於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的土地，被土地所有者階級作為財產而獨佔的時候，才開始發生地租。至於不同的土地收益底差異和土地收穫遞減法則，那單是使地租的社會現象成為可能的技術的條件。(註三〇) 布謨·巴克威非難大多數批評者沒有從其“現象形態”區別物質本體底苦衷，實在毫無理由。資本主義底本質不是構成‘中間生產物底總體’(生產工具的本質)底事實，而在於構成一種對於另一時代完全不知道的許多經濟現象底特殊的社會關係。這自然可以說，資本在現代社會是生產工具的現象形態；然而不可以說，近代的資本只是資本之普遍的現象形態，而且資本就等於生產工具。

就是價值現象，也有歷史的性質。假令我們以奧地利亞學派之個人主義的方法為正常的，而想從“主觀的價值”，即從各各人底個人的評價導出價值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近代經濟裏面的“生產者”的心理，完全與自然經濟裏面生產者的心理不同，(尤其與“坐在小河岸的人”或“在沙漠中餓着”的人底心理不同)。現代資本家，不管他是工業資本的代表或還是商業資本的代表，總

之，都不關心於生產物底使用價值。他只專心爲着利潤而利用被雇的工人工作，他只關心於交換價值。

根據與各時代和各國家共有的條件——商品滿足人類的需要，顯然不能說明經濟底基本現象，即價值底基本現象，然而這個却是奧地利亞學派的方法。(註三一)

由此我們得到如次的結論：奧地利亞學派因忽略了資本主義的特質，而正在趨向一條絕對錯誤的方法論底路徑。凡想說明社會的經濟的關係，說明人與人間的關係底經濟學，必須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昂格斯適切地嘲笑道：“荒島土人（“Tierra de Fuego”）底經濟學與英國現代底經濟學類歸於同一法則之下的人，⁵顯然除了無意味的平凡事務而外，不能闡明甚麼。”(註三二) 這些“平凡事物”是建築在多少巧妙的基礎之上，然而就是這個，也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底前揭的特質。因此，布謨·巴威克所建設的——且研究過牠的法則的——“假設的經濟”(hypothetical)，實在隔離我們這邪惡的“現實”太遠，所以不能以此探測這個現實。

這個新學說底創立者也不是完全沒有覺悟到這種情形。例如布謨·巴威克在他最新版的書上說：“我特別

想填補這個仍舊留在關於所謂的社會範疇底影响，及發生於社會制度之權力關係和強力關係，底性質和意義底研究上的空隙……社會經濟學這一章，甚至仍然……沒有由限界效用學說滿足地寫下。”（資本和資本利息第二卷第三版敍文一六至一七頁）

自然，我們敢於豫言，限界效用學說底代表決不能滿足地寫就這一章，因為他們不曾認定“社會範疇”為純經濟的範疇底有機的構成部份，寧願把牠看做經濟學以外底外物。

布謨·巴威克在這裏，又遭了我們曾經屢次用過的‘社會的有機的方法’（Social organic method）底代表者之一斯托耳茲曼的反對：“所謂“客觀主義”，由此進入了新的階段，不僅成為“社會的”，並且成為“歷史的”了。所以體系的論理的科學和“歷史的現實主義的科學”之間再沒有鴻溝了，這兩種科學現在都有共通的活動領域，都注意歷史的現實性底研究。”（註三三）但是以“客觀主義”及“歷史主義”來和抽象的古典方法結合的這任務，在斯托耳茲曼許久以前，並且毫不加論理的粉飾，已由馬克斯解決了。根據這一點，也可懂得“往時

的”無產階級的理論高出其他一切之上。(註三四)

三. 生產觀和消費觀

馬克斯說：“關於近代生產形態的初步原理底研究，必然地……從流通過程的表面的諸現象入手。……必須理論的分析從流通過程進入於生產過程，近代的經濟底真正的科學才能開始。”（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三二一頁）。而在他一方面，布謨·巴威克和全奧地利亞學派，則以消費為他們的分析底出發點。

馬克斯首先認定社會是一個“生產有機體”，經濟是一個“生產過程”。布謨·巴威克却完全將生產押到後方。在他看來，經濟主體底消費，需要與慾望底分析佔着第一位。(註三五) 所以，我們不必詫異布謨·巴威克不以作為生產物底經濟財貨為出發點，而以先驗的某一分量底經濟財貨——誰也不能確定牠的來源——為出發點。因此又確定全價值論為全理論體系的中心點。因為生產要素初起就遭了排斥，所以最後的價值論不得不完全與生產獨立，這是明瞭的。至於“獨立的抽象”底方法之獨特的採用也極為相近。例如布謨·巴威克在價值

的分析裏，並不使他的魯濱孫生產財貨，反而使他失却財貨，或斷念牠，這個遂使生產或再生產底可能性不是作為首先必須分析的現象，而是作為一個混雜的要素來考察。（註三六）所以效用成為奧地利亞學派的根本概念，由這概念次第導出主觀價值底概念，以及客觀價值底概念，這是很自然的。其實效用概念裏既不會包括着‘勞動底支出’，也不會包括着“生產”；牠沒有表明對於事物底能動的關係，但表明其勞動的關係；沒有表明“對象的活動”，而但表明對於常時不變的現狀底一定的關係。因為如此，所以這個‘效用’底概念只能有效地適用如次的活動人物：災船的乘者，‘無人島上無先見的人’，‘瀕於飢餓的流民’，以及教授們的幻想中其他畸形的經營。

但是這個觀點，從初就排斥了把握社會現象或其發展底一切可能性，這是很明顯的。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產力，即社會的勞動是生產性底增大或社會底生產的機能底擴大。沒有消費，便沒有生產，這是無疑的。需要往往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原動力。但是在他一方面，生產也對於消費有決定的作用。馬克斯說明這個影响

是由三個方法表現出來的：第一，因生產製造出消費的材料，第二，因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即是決定消費底史的特徵，第三，由生產創造新的需要。(註三七)

假如我們考察生產和消費間一般的相互關係，不牽及到一定的歷史上已有的構造，那些(上舉三種方法——譯者)都是事實。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研究裏面，還有一個必須想到的要素。即是馬克斯的說話：“社會的需要。”換句話說，決定需要原則底東西，顯然為不同的經濟階級底相互關係及其相對的經濟地位所限制，即是第一，由對工銀的全剩餘價值底比例，第二，由剩餘價值所劃分而成的各部份，(利潤，利息，地租，租稅等等)底比例所制限。”(資本論第三卷一二四頁)然而這各階級間的關係，又被形成被轉化於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之下。

由此，我們首先看出了需要底動態(dynamics)是由生產的動態所規定。第一，需要的動態之分析的出發點不得不成為生產的動態；第二，關於保持靜態生產所必需的一定量的生產也包括靜態的消費，換句話說，經濟生活底總體以至全生活底總體中的靜態情形。(註三八)

馬克斯以“生產力的發展”居第一位，用他自己的話講，因為他的全理論著作底目的是在暴露近代社會的經濟底“運動法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頁)自然，假如沒有運動，一定量底生產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去發明運動法則，這宜乎是很困難的。(註三九)所以我們首先可以想像：成爲全奧地利亞學派底體系基礎底消費觀，對於社會的動態——即經濟學上最重要的部份——的諸問題，暴露其全然無能。卡拉蘇夫 (George Charasoff) 說：“他們(奧地利亞學派的代表——著者)不能正當地提出——且不必說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是如何發展，和資本家底利潤起源於何處等等那些根本問題。”(註四〇)關於這點，奧地利亞學派的主要代表者之一熊彼得 (Josef Schumpeter) 的自白是有趣味的。熊彼得十分大胆地而且明白地說明奧地利亞學派絕對沒有發展成爲這問題的一切場合。熊彼得說：“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靜態的體系，絕對不會說明一切經濟現象，譬如利息和企業的利潤。”(熊彼得：理論經濟學的本質和重要內容 (Das Wesen und der Han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 ökonomie 五六四頁)

“……無論我們的理論基礎怎麼堅固，但這理論已在近代的經濟生活底最重要的現象前面破壞了。”（前書五八七頁）

“這理論又在只能從發展的觀點上……去瞭解的一切現象底面前破壞了。在這些現象中，有資本底形成及其他的問題，特別是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底問題。”（前書五八七頁）

資產階級學者新近的理論絕對不能解決目前最重要的根本問題，這是很明白的。資本底巨大的和迅速的積聚，牠的蓄積和集中，技術底異常急速的進步，最後，產業恐慌底照常的返覆——從根本上動搖社會經濟底體系這特別的資本主義現象——所有這一切，據熊彼得的告白，都是不可解的現象。正在資產階級學者學說行不通的那個領域裏面，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特別給予了很多的貢獻。事實上，這個理論所貢獻的有如次的程度：就是與馬克斯主義不共戴天的敵人，也把馬克斯學說的一小斷片當做至理名言般地去領受。（註四一）

四. 結 論

我們已經研究了奧地利亞學派底三個根本的錯誤，牠的主觀主義，牠的非歷史觀，和牠的消費觀。與資產階級的金利生活者底三個根本的心理特徵相關聯的這三個理論底出發點，不可避地隨伴了奧地利亞學派底理論中三個根本的錯誤。這些錯誤再四表現在一般的理論“體系”底各部份裏。牠們的發生於主觀主義的方法的“謬誤的輪迴”(Vicious Circles)由於他們的非歷史觀，他們在不能說明資本主義底特殊的歷史形態底無能，和他們在論究經濟發展底全問題上的無能——即是與消費觀點必然相關連的失敗。然而以爲一切這些動機能够單獨發生作用，這却是錯誤的。他們的心理體系是複雜的量，在這裏面，種種的因素是各自結合的或融和的；牠們的影響依靠其他相關連的因素而或強或弱。

因此，我們在布謨·巴威克的理論底更精細嚴密的分析上所看出的一切具體的錯誤，不單是在金利生活者新理論家之單一的“思惟動機”上面，且又同時立足

於許多“思惟動機”上面。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從一切相關的諸因素中摘出三個根本因素——在其種種的組合裏，構成布謨·巴威克無數的“失敗”底源泉之三個根本的因素。這些失敗同時是證明十九世紀末葉的資產階級對於理論思想底完全無能。

附 註

一。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上稱他的方法是古典學派的演繹方法。但是如歷史學派底代表者們所云的，以為一切抽象法則都與具體的現實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不合理的。奧地利亞學派代表者之一薩克斯（Emil Sax）說：“嚴密的科學的法則是最高而且最普遍的典型的歸納底結論，並不是作為先驗的公理，而是作為這麼的東西，牠是關於演繹底出發點。”（康拉德，國民經濟及統計年鑑一八九四年第三輯第八卷一一六頁）。這問題的詳細分析有亞芒：理論的國民經濟學底對象和基本概念”。

二。譬如參看孟革：社會科學特別是關於經濟學底方法的研究二五九頁，在那裏，有關於理論之真實的出發點底正確的規定。在李佛曼的經濟科學之客體本質及任務(康拉德年鑑等十三號一〇六頁)一書上，限界效用說達到了自己認識的頂點。

三。參看莊巴特的馬克斯經濟學體系底批判及布郎的社會立法及統計論集第七卷五九一一—五九二頁，和李佛曼底前書第五頁。“我以爲將來的的方法論上的主要問題，是個人主義的考察方法和社會的考察方法底對立，換言之，即利潤的觀點和國民的經濟觀點底對立。”我們且把李佛曼的著作最澈底最明瞭地追求個人主義的方法的論文介紹於讀者。

四。參看亞丹斯密士：關於國民財富的性質及起源的考察第一卷一二九頁。“同量的勞動，無論在何時何地，對於勞動者有同等的價值。在健康氣力和精神的通常狀態，及熟練和伎倆的通常程度上，工人常不得放棄同一部分的安逸，自由和愉快。”此外還可以舉出許多同樣的引證來。因此之

故，所以卡羅蘇夫在對於考茨基的駁論中的主張，是完全錯誤的。即是他講，“古典學派在其價值法則底學說上，決沒有唱導個人主義的立場，毋寧與馬克斯自身同樣，唱導徹底的社會立場。關於這點，是無容疑的。”（卡拉蘇夫：馬克斯主義體系二五三頁。）在他一方面，著者所謂就是在馬克斯主義的著作內，也包含着主觀主義的馬克斯理論底主張，是全然對的。然而現在不是論究這事的地方。

五。參看資本論第一卷二三頁。這段引用是從考富曼（Kaufmann）的評論中借來的，是馬克斯親自引用而又親自完全同意的。

六。參看布謨·巴威克：經濟的財貨價值概論及喜爾德布蘭：國民經濟及統計年鑑第十二卷新輯七八頁；孟革：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及李佛曼：經濟科學之客體本質及任務四〇頁。

七。單是這種現象，足夠打破以社會為‘目的形象’之目的論的見解，這目的形象是見於在斯托耳茲曼方面特別確定的公式裏。他說：“我們看出

在自然物底生命中，完全缺乏一切目的底傾向，一切系統的企圖和財富底經濟或節制，人類互相間底關係也是同樣爲然。”（維迫——wipper 教授：歷史的認識概論，莫斯科一九一一年一六二頁。）關於個人行動的結果底獨立性，昂格斯在費兒巴裏面，也有很好的說明。在李佛曼的“社會的”即客觀的方法底批評裏，論及了目的論的見解底批判，他在那裏面主張，凡是澈底贊成這種方法的人，都應接受目的論的見解。他因目的論的緣故，甚至攻擊馬克斯主義者（如喜耳斐丁），因此他對於馬克斯主義者底勝利是極其容易的。實際上，馬克斯主義者的理論是將社會看做一個完全無主體的體系。

八。斯特魯味說：“在經濟的關係上，經濟主體是在與其他經濟主體底關係上被考察了。而媒介的經濟底範疇——即商品經濟底範疇——就表示出這般的關係之客觀的（或自身客觀化的）結果。牠們雖起源於“主觀的東西”，却未包有什麼主觀的東西”。但是在他一方面，牠們對於經濟人

和自然間的關係，並未包含什麼直接的表現。在這種意思上，牠們並未包有什麼“客觀的”或“自然的”東西。(斯特魯味：經濟與價格二五——二六頁)。然而斯特魯味却指摘了價值論上自然主義的要素(凝結的勞動)，這般地構想牠和社會學要素間的矛盾。我們應該以這矛盾和馬克斯的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二七七頁來比較一下。“勞動的物質化，但不像是亞丹斯密士意指為蘇格蘭式的(Scotish)去把握。當我們述說關於作為勞動的物質表現的商品——就商品交換價值而言——的時候，這個自然不過是商品底想像的即社會的存在樣式，與其具形的現實渺不相涉。“這個關係裏底錯誤是導源於社會關係已經親自表現在一事物底形態這事實。”

九. 斯特魯味結合了這種普遍主義的方法和論理的現實主義(如與論理上唯名論相連的“單元主義”的方法相對立一般)。斯特魯味說：“在社會科學中，現實主義的思想傾向，特別表現在以下的事情裏：即人與人間心理關係底體系，即社會不僅

作為實現的統一性，一個總和或(1)一個體系去考察，而且作為一個生動的統一，一個有生物去考察。社會，階級，權力等概念，或則表現為社會學的思想底“普遍性”，或則很容易地(1)當牠是社會學的思想底普遍性。牠們易於實體化。”(前書序文一一頁)。人們可以想見，斯托魯味是舉示這個意見，來證明他視為與赫智爾和……煩瑣學派底論理的本體論之現實主義同一的馬克斯底研究方法底無能。然而馬克斯雖然沒有一點認定社會和社會集團是一個生物(“有生的統一”底表現，但略有不同的和不正確的意義)底徵候。關於這點，我們只要把馬克斯底方法和最近的斯托耳茲曼著作所代表的“社會有機的”學派底方法來比較就夠了。馬克斯自身完全確認赫智爾論理的現實主義的錯誤。他說：“赫智爾陷於以實在為自我結成，自我深化，自我運動的思想底結果底幻想。然而由抽象物上向於具體物的方法，不過是思想抓住具體物，把牠作為具體，從精神上再生產出來的方法。然而這決不是具體物那東西的成立過程。”(見馬克斯經

濟學批判序文三六頁)

十。這個可以指出巴斯塔說及孤立的人們是一個抽象；從方法論底觀點看，他認定這是有用的，但在歷史上，他又認定這個抽象不過是“盧騷迷惑人們底妄想”。（參考經濟的調和九三，九四。）

十一。節豐茲經濟學原理二一頁。“數學派”和“美國學派”差不多脫離了這點。瓦耳拉斯底社會經濟研究（社會的財富分配論）：“我們如果說，個人是全社會底基本或目標，那末，馬上不可不說社會也是一切個人底中心。”（九〇頁）。至於葛拉克，客觀主義極為濃厚。不過他的全思想是模糊而且不澈底到了如何程度，例由美國底經濟學者如卡味如次的定義可以明瞭。他說：“所用的方法是在實業及產業生活上，支配人類動機底分析的研究方法。”（見財富分配論序文一五頁）然而在他一方面，卡味自己却想將價值論“客觀化”。

十二。對於全然不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以外，由我們親自創作的那些全體，我們可以把由現實

的生活本身所創作的全體與牠對立起來。在歐洲俄羅斯全境所生存的嬰兒當中，除了有我們的統計表上所提出的關係以外，並沒有其他關係。森林中的樹木正在進行密接的交換作用，並構成了一定的集體，可是牠們並不懂得是否聯繫於普遍化概念底下。（見裘普羅夫統計學概論七六頁）

十三。“若是歸納地從事實入手，經濟實體的考察便使我們逢着以下的事實。……我們逢着證明參加經濟活動的個人，當他在一切活動的時候，是依靠着現存經濟秩序之客觀體制底已知狀態。”（見斯托耳茲曼前書三五頁）

十四。一切社會現象底出發點往往是個人；然而不是馬克斯底批評家和十八世紀的學者所探求的孤立的個人……而是與其他個人有關係的個人，即個人的總體（Totality）。在這個總體中，各個個人自身，可以發展與在孤立情形底下完全不同的精神生活。”（見波定 Boudin 馬克斯主義體系考茨基底序文一三頁）。馬克斯自己屢屢非常明瞭地敘述社會的觀點底必然性。他說：“由社會決

定的個人底物質生產，必然構成我們的出發點。至於構成亞丹斯密士和里嘉圖底出發點之單獨的孤立的獵人或漁夫，那是屬於十八世紀無謂的空想。”（見經濟學批評序文一三頁）他又說：“孤立在社會以外的個人底生產，正比不與別人同居，並未與他說話的人，而謂能有語言底進步一樣荒謬和不可能。”（同書序文一三頁）。關於這點，喜爾斐丁極其正確地指示道：“我們從經濟的關係底特質所決定的且正在行動的經濟主體底動機裏，決不能導出造成經濟條件底平等的傾向：對於同樣的商品有同樣的價格，對於同樣的資本有同樣的利潤，對於同樣的勞動有同樣的工銀和同等的剝削率以上的東西來。然而我若用這種態度，從主觀的動機出發，便連量的關係也不能達到。”（見金融資本論三二五頁註脚）

十五. 布謨·巴威克的馬克斯主義體系底結局一書於一八九六年在柏林出版，原名 *Zum Abschluss del Marxschen Systems (Staat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Festgaben fur Karl Knies)*。

一八九八年由亞立斯麥克唐納 (Miss Alice Macdonald) 譯成英文，波郎 (James Boran) 作序，在倫敦出版。

十六。自然，就是奧地利亞學派自身，也承認他們所研究的又是一種抽象。薩克斯在他的國民經濟學的本質和任務一二頁裏面說：“人們不能作為孤立的動物，實行他的經濟的經營。在嚴格的字義上，所謂‘孤立的經濟’，直是一個抽象物。”然而一切的抽象不是可容許的抽象，關於這點，布謨巴威克自己曾說：“在科學上，思想和‘論理’不許全無限制地與事實離開過遠。只有對於所研究的現象是不適當的特殊性，而且在現實上實際上不適當的特殊性，才可以抽出。”（見馬克斯主義體系底終局一九四頁）

十七。參看前書二〇一頁。稱這個認識方法為‘煩瑣學派’方法底斯特魯味（前揭書序文二五頁三二頁參照），在其他地方，講述了關於普遍主義方法在經驗上底正確的應用。但是這事並不妨礙他主張經濟學上底必然的社會學的觀點，結局只

能從人間，從他的心理（即從個人）來開始分析（二六頁）同時，斯特魯味並不認為“心理的主觀主義的技巧”有特別的意義，恍惚這些“技巧”的“基礎”，不是必然地和合論理地相關聯。讀者可以明白斯特魯味已選定了一個極相得的主張。但是李佛曼（前揭書）對於布謨·巴威克的問題，却提出一個否定的答案。

十八。限界效用說的追隨者克恩斯（John Reynes）說，“產業的生活底諸現象，全盤都可單用演繹法從少數基本的自然法則入手來解決。”（見經濟學對象及方法七〇頁）

十九。參看巴拉洛夫斯基經濟學概論。關於這點，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重農主義者雖無意識，事實上却正當地瞭解了資本主義。可是巴拉洛夫斯基雖然努力想理解資本主義，然而終究只是設立了毫無意義的公式。

二〇。這段引用文是從馬克斯所引用於資本論第二版序文（第一卷序文一六頁）裏面的考富曼底評論中取出。

二一。即是“善意”的批評家，也不能瞭解這點。(見卡羅蘇夫前書二六〇——二六一頁)

二二。昂欽教授 (August Oncken) 在經濟學史上區分了三個方法，即是：(一)嚴密的或哲學的方法，(二)歷史的或歷史統計的方法，(三)有綜合性質的歷史的哲學的方法。他還講，“歷史的哲學的方法，在社會主義的戰線上，一方面被聖西門所代表，後來在極端的唯物論上，又為馬克斯和昂格斯所代表。只有站在同一的，即歷史的哲學的立場上，才能有效地征服唯物史觀。”(九頁)。這個總計正是馬克斯主義方法底有效果。固然依昂欽看來，要比較良好地征服馬克斯底唯物論底惡果，必須把牠與康德的觀念論結合起來。

二三。巴爾加科夫 (Bulgakov) 自然完全不能瞭解這點。參看他的經濟哲學 (Philosophy of Economy) 中對於馬克斯主義的預言底批判。

二四。“現今樣式底合法則的現象，…是一切孤立的形態，而除非包有地域的隔絕底形態之一切孤立的形態變成了過去的陳迹，是不會發生的。”

(訥伊曼的自然律和經濟律一文，載在全國家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第四八卷第五四號四六頁)。斯托羅夫極端頌揚馬克斯對於商品拜物性底分析，但他相信馬克斯和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全學派，犯了以歷史性質附在這個現象上面的錯誤。但是在他看來，這種事情並未妨礙馬克斯將這拜物性與表明一個歷史的範疇底商品經濟相結合。(參看斯托羅夫經濟體系。)

二五，參看馬克斯經濟學批判序說一六頁。雖然這是一八五九年寫的，“二十世紀”還能完全合用。

二六。馬克斯的方法論的見解底要略，可以在我們屢次引用的經濟學批判一書中見到。關於歷史的和非歷史的生產條件，馬克斯總括他的意見於下：“總之，一切生產階段都有一定的共通的規定，牠由思惟當作一般的東西而固定了。但是所謂一切的生產品底一般的條件，不過是抽象的概念，是不能以此理解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同書序文二五〇頁)

二七。參看布謨·巴威克的資本和利息第二卷五四——五五頁信奉馬克斯主義學派的斯特魯味，同樣代表這種十分淺薄的觀點。他說：“純經濟的活動也承認生產費，資本，利潤，地租諸範疇。”（前書一七頁。）他所謂的純經濟活動，就是“經濟主體對於外界的經濟關係”。差不多同樣的許多思想可說是導源於洛柏圖滋，他區分論理的資本概念和歷史的資本概念。其實這種用語是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辯護口吻底外衣，因為這種用語，在本質上是廢話，因為我們有生產手段的名詞來代替論理的範疇。關於這問題底詳悉，可見於以後的利潤底分析中。

二八。“在野蠻人用來打殺追捕的野獸之最初的石子裏面，在野蠻人用來擊落手摘不到的菓實之最初的棍子裏面，我們就發見了他為獲得其他財貨，而占有某一財貨的事實，並從此發現了資本底起源。”（見它倫斯——Sir Robert Pichard Torrens 關於富的生產底論稿——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七〇——七一頁。參

看資本論第一卷一四七頁附註。)因此,布謨·巴威克的‘中間生產物的總體’底資本主義,完全與它倫斯的見解相合,這定義曾被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集中嘲笑過。

二九, 譬如奧平海麥 (Franz Oppenhiemer) 的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 特別是魯濱孫——資本家一節。馬克斯的批評家往往忽視了這點。

三〇. 參看斯托耳茲曼前書二六頁及克恩斯前書六六頁。“嚴格地說, 即使土地收穫遞減法則可以認為是自然現象, 然不能認為是經濟法則。”

三一. “這個‘體系的’出發點與基礎都是抽象的, 即忽視其社會關係的特殊性——人類經濟活動底全部的原初的現象底分析。” (參看薩克斯經濟的本質和任務六八頁)

三二. 參看昂格斯狄幼林氏底科學底變革第三版一五〇頁。“數學派”和“英美學派”之客觀主義的非歷史性質, 遂使他們陷於純粹機械的見解。據這見解, 社會沒有現實的物, 只有自動的物底存在。

三三。參照斯托耳茲曼前書序文二頁；又李佛曼前書五頁。“所謂社會的觀察方法，半世紀以前，已由馬克斯充分地應用過。”在這一段中，李佛曼十分正確底指出馬克斯主義方法底特質。

三四。斯托耳茲曼以為必須認定社會現象是社會論理的現象。但他將作為諸規範——由那立場考察經濟的現實——之全體的倫理，和作為與經濟現象的事實相關聯底事實底倫理混淆了。就第一個情形言，若就經濟學就是倫理科學，那麼不過是把經濟學改變為教戒罷了；就第二個情形言，據斯托耳茲曼的例子，我們可說經濟學有與言語學同等的權利。而對於這個假說底充分的理由，必是語言的現象同樣與經濟生活發生關係。至於這些批評家對於‘倫理’的愚鈍，究竟有若干大，則可以用下面一段來說明：“工資是指述道德的大小”（一九八頁），工資不僅由風俗和法律來決定，並且由“良心的要求和內部的強制，即由自己內心的命令來決定。”（一九八頁）。同樣，甜蜜的傷感還可以在一九九及二〇一等頁上見到。斯托耳茲曼底實

踐的悟性使他從社會主義的懷抱裏而來保護人們（一七頁）。爲了這個目的，他決不辭煽惑。“固然——斯托耳茲曼對於馬克斯主義者親道，剝奪現存秩序底信用，給餓莩以石子來代麵包，以未來的革命來安慰他們，這是極單純，極無責任的事。……但是人們不致等這樣久罷。”云云。這些廢話，想也是由“內心的命令”來命令這樞密顧問官閣下所致。斯托耳茲曼有趣味的點，是在於他把馬克斯底理論和方法結合，但是他的十分自負的論理學，祇能蠱惑巴爾加科夫，佛郎克和巴拉羅夫斯基諸人而已。

三五。節豐茲也說：“經濟學必須建立在對於效用條件底充分的和明確的研究之上。爲欲明瞭這個要素，我們必須探討人們的需要和慾望底性質。首先我們需要一個財富消費的理論。”（見經濟學理論四六頁）。瓦耳拉斯在社會經濟研究五一頁上只把“財富”底考察編入於純粹經濟學，生產的分析，照他看來，是屬之於“應用經濟學”。卡味比較接近生產的立場，關於這點，他和馬耳沙爾

(Marshall) 同樣。“換句話說，與其是經濟財貨，毋甯是經濟的活動，形成科學的主題。”(前揭書序文二頁)在同書(富之分配)底其他地方，卡味按照下面的秩序排列這些活動，——生產=—消費——評價。(我們在這些著者裏面，看出各種各樣的折衷主義，一方面同意於馬克斯，他方面同意於布謨·巴威克。

三六。考茨基對於奧地利亞學派不使魯濱孫以他自身的勞動去創作那消費物，而但當牠們是從天上賜下來的禮物，因此改良十八世紀的魯濱孫底觀察是正確的。(參看布丁：馬克斯理論體系考茨基序文一〇頁)雷翁瓦耳拉斯之有名的交換方程式，完全同意於奧地利亞學派的立場。(數學的交換理論之原理第九頁)“用商品的數量形成以商品價格為根數的方程式底體系。”他這般地說明他的任務。讀者可以察覺，在這裏也沒有說到生產問題。

三七。“生產產生消費：第一，因生產為消費而創造材料，第二，因規定消費的樣式，第三，把因

生產才成爲對象底生產物在消費者的心中成爲慾望。”(經濟學批判序文二五頁)

三八。按照馬克斯的意思，生產是“實在的起點，所以又是優越的要素”。(見前書二八二頁)馬克斯的經濟理論和社會學理論底關係，在這裏表現得很明白了。且爲對於馬克斯學說底一面表示‘同意’，他一面又否認底人們所注意了。

三九。佛郎克不懂得爲甚麼勞動應該從其他生產條件中提選出來。誠然，土地所有權是和生產物分配底一定形態等相同。而且是“人類的永久的必要物”。然而爲甚麼勞動必須用來作經濟現象底構成的表徵，却完全沒有證明。(佛郎克馬克斯的價值論和其意義 *Die werttheorie Uon Marx und ihre Bedeutung* 四七——一四八頁。)分配形態是由‘生產樣式’導出來的量。但是關於土地，單以“土地所有”底純粹靜態的契機，不能說明任何變化，或任何動態。

四〇。卡拉蘇夫馬克斯主義的體系一九頁上所說之瓦耳拉斯的交換方程式是靜態的。經濟學

講義第一卷一〇頁也同樣。

四一。這事，譬如在恐慌的領域內，對於仰爲
“泰斗”的涂監·巴拉諾夫斯基也是真的。

第二章

價值論

- 一. 價值問題底意義
- 二. 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
- 三. 效用和價值(主觀的)
- 四. 價值底標準和單位價值

一. 價值問題底意義

自從經濟學成立以來直到現在，價值問題就形成

了這門科學底根本問題。其他一切問題，如工資勞動，資本，地租，資本積聚，大小企業間的爭鬥，以及危機等等；直接間接都包括在這個根本問題之內。

“價值論歷來就站在全部國民經濟學底中心裏，”（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八頁）——這個不難理解；在一般的商品生產以及特別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經濟學是牠的兒子——中，價格以及規定價格的標準——價值是根本的而且包括一切的範疇。商品的價格制定資本主義社會之生產力底分配。以價格範疇為前程的交換形態，是各階級間的社會生產物底分配形態。

因為利潤率底高漲和低落的影響，資本由這一生產部門流入別一生產部門，所以價格的流動使商品的供給能適應於商品的需要。低廉的價格便是資本家打通資本主義的道路並征服全世界底武器。低廉的價格能使資本驅逐手工業生產，大企業驅逐小企業。

資本家和工人間的契約——資本家致富的第一條件——，確定了勞動力購買底方式，即是價格關係底方式。利潤——剩餘生產底貨幣價值——底表現，而不是

剩餘生產物底‘自然的’表現——是現代社會底推進的原動力。破壞舊的諸經濟形態，而且在其發展中，與牠們截然區分為經濟發展底全獨特的歷史階段等等的資本蓄積過程，正建立在這個動力上面。所以價值問題，常會比較經濟學一切其他問題，更易引起經濟理論家的注意。亞丹斯密士，里加圖以及馬克斯都是以價值底分析為他們的理論研究底基礎。(註一)奧地利亞學派也以價值論為其理論底基礎。不過他們為要反對古典學派和馬克斯，為要創造他們自身的理論，他們也不得不主要地處理價值問題。

因此，價值論事實上仍然佔着現今理論的鬥爭底中心地位，雖然美爾已經把這個問題作為大概完成了的看。(美爾：經濟學原理二〇九頁)。然而布謨·巴威克則與美爾相反，他相信價值論在經濟學中，仍然是一個“極不明白，極其混亂而且極多爭執的問題”(布謨·巴威克濟經財貨價值概論八一頁)。而且他期望奧地利亞學派的研究可以使經濟學在如此混亂的狀態結束。他說：“我覺得由近來及最近的少數研究，似乎導進了有創造力的思想於混亂的爭論裏面。我門可以由這個思

想希望一個完全的闡明。”(同書八頁)

以下，我們想對於這種有創造力的思想加以適當的批判。但是，首先讓我們陳述：批判奧地利學派底人們，常常指示這派混同使用價值和價值；然而這派的理論與其說屬於經濟學的領域，不如說是屬於心理學的領域等等。無疑地，這種反對論根本上是正確的。然而我們不要以為我們的判斷就應在這裏完結。我們毋寧從奧地利學派的代表底立場進行，我們必須把握其內部關係裏底全體系，而且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發現這個學派的根本誤謬所生的矛盾和其不完全。譬如，價值是有不同的界說。布謨·巴威克的界說顯然和馬克斯的界說不同。可是，僅僅指出布謨·巴威克不曾抓住這問題的本質，換句話說，僅僅指出不曾論究他所應論究的東西，這還不够。我們必須指出為甚麼不可這麼做。更進一層，我們必須證明這理論的前提或者導領於矛盾的構成，或者不能把握重要的諸現象。

然而在這種情形底下，究竟批評的出發點是在那裏呢？假如價值底概念在極其殊異的兩學派中全然不同，即是，假如馬克斯的價值概念和布謨·巴威克的全

沒有一個接觸點，那麼怎能完全成立一個批評呢？然而在這裏，我們却得借助以下各條件的幫助。雖然價值界說的差異是非常的大，甚至有時全然對立，然而在認定價值為交換的標準上面，即是在以價值底概念說明價格(註二)的上面，他們却有些相同的所在。自然，單是價格底說明是不夠的，或者更切當地說，我們沒有權利限制自己以價格底說明為止，而且價值論是價格論的直接基礎。假如該價值論能夠不含內在的矛盾，解決價格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正確的價值論。假如不然，那就必須否定。

這些就是我們的注意點，我們應該根據這些注意點進行對於布謨·巴威克的理論底批判。

我們曾在前章看出布謨·巴威克認定價格應該作為個人評價的結果去把握。因此，他的理論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研究個人評價之形成的法則(The laws of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evaluation)——主觀價值論，第二部份是研究個人評價之合成體成立的法則(The laws of the origion of Their resalt)——客觀價值論。

二. 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

我們已經知道，據主觀主義的見解，我們應在人類的個人心理中尋找社會的經濟現象底基礎。因此，這價格方面，我們就得根據這個條件以‘個人的評價’來着手價格的分析。以布謨·巴威克對於價值問題的研究形式與馬克斯對於這問題的研究形式來互相比較，牠們中間在原則上的差異便立即明白。^{註二}在馬克斯的研究形式上，價值概念是兩種社會現象間——即是勞動生產性和價格間——之社會關係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與單純的商品經濟社會相對立的社會），這個關係是十分復雜的。^{註三}

在布謨·巴威克的形式上，價值概念是價格的社會現象，與各種評價的個人心理現象間之關係的表現。

各個的價值評價是以評價的主體及被評價的客體為前提，這兩者間的關係所發生的結果即是主觀價值。在奧地利亞學派看來，主觀評價不是那種添附於商品底特殊性質，而是評價的主體自身的特殊心理狀態。我們所謂客體，是指其對於某一主體底意義。“所以主觀的

意義上底價值，是商品或商品的聚合體對於主體底福利目的所含有的意義。”(註四) 這即是主觀價值的定義。

至於布謨·巴威克的客觀價值底概念則完全不同。“反之，客觀意義上的價值，是產生其客體的效果底財貨底屬性或能力。在這意義上，有多少外的效果將要產生，便有多少種價值。我們可以說：食物底營養價值，木材和煤底燃料價值，各種肥料底肥沃價值，爆發物底爆發價值。在這一切說明上，我們已從價值觀念除去了對主體的苦樂底任何關係。(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五頁又布謨·巴威克資本和利息二一四頁)

在對於‘主體的苦樂’表示中立的這些客觀的各種價值，如“交換價值”，“收益價值”，“生產價值”，“借貨價值”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屬於客觀的交換價值。布謨·巴威克確定客觀的交換價值意義如下：“……是商品在交換上的客觀的效能，換句話說，即是某種商品交換某項其他經濟商品的可能性，把這種可能性看做前類商品的機能或性質。”(註五)這是客觀的交換價值底定義。即使布謨·巴威克曾經徹底追求他的立場，最後的界說既在本質上是不正確的，而且也不會是正確的。這

裏所舉的商品之交換價值是指商品的客觀性質，與商品的物理性質或化學性質相同。換句話說，在語言的技術的意義上底‘效用效果’，(The utility effect) 是與交換價值的經濟概念視為相同的。這正是給庸俗經濟學以特徵底商品底蠢笨的拜物性底立場。事實上，“商品形態以及表現商品形態之勞動生產物的價值關係，與勞動生產品底物理的性質及從那裏面所發生的物質關係，絕對沒有關係。”(資本論第一卷八三頁)

即從布謨·巴威克的觀點而論，他的主張，在根本上也是站立不住的。假如客觀價值不外是主觀的評價的結果，那麼這個價值就不可與商品的物理性或化學性合在一塊。反之，客觀價值正與物理性及化學性根本不同。即是，牠不包含“物質的因子”，牠是由非物質的因子，即各種經濟主體的個人價值評值所發生的所形成的。這種說法或者奇特。可是我們必須指出奧地利亞學派和布謨·巴威克特有的純粹‘心理主義’之俗學的極端唯物論底拜物主義，即在本質上是朴拙的而且無批判的觀點，完全是一致的。布謨·巴威克自然對主觀的價值的見解，是無關於評價主體而附着於商品的見解。可

是布謨·巴威克在自己規定客觀價值概念的時候，却又將客觀的價值概念與對於‘主體苦樂’獨立或中立的事物底技術的性質放在一塊，而忘記了他因此破壞了他自身理論的基礎底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間之本原的關係。(註六)

因此，我們有兩種價值的範疇：一種是代表根本的量 (Basic quantity)，一種是代表衍生的量 (Derived quantity)，所以首先我們必須考察主觀價值論。加之，正在奧地利亞學派許多的獨創企圖上，便為價值論建立一個新基礎。

三. 效用和價值 (主觀的)

“(奧地利亞學派的)中心概念……即是效用說。”(莊巴特的馬克斯經濟學體系的批判——載柏藍文庫 (Braun's Archis) 第七卷五九二頁)。在馬克斯看來，效用不過是價值起源的條件，並不能規定價值的高低。反之，在布謨·巴威克看來，價值是從效用所導出，並以效用為價值底直接表現。(註七)

布謨·巴威克區分一般的利用與價值——實證的

效用 (Certificated usefulness)。(據他想，這是違反常以效用和使用價值為同義語底舊術語例。) 布謨·巴威克說：“對於人類福祉的關係，表現出兩種根本不同的形式：當商品通常有滿足人類享樂底效能時，這是低級形態 (lower form)，反之，高級形態不僅需要商品有合用的原因，而且同時是完成幸福不可缺的條件。……低級形態名為效用。較高的階段則名為價值。”(註八) 布謨·巴威克曾舉出兩個例子說明這兩種形態底差異。第一個例子是一位坐“在豐富地湧出良好飲料的泉水旁邊的人”，第二個例子是一個“在沙漠中旅行的人”。同是一杯水，顯然對於這兩個人的需要有十分不同的意義。就前一種情形說，這一杯水並不是不可缺的條件，但就後一種情形說，這杯水的效用就極其重要。因為一杯水的損失，必然使這位旅行者發生嚴重的影響。

布謨·巴威克便從這裏導出下面關於價值起源底程式：“在某類商品之有效的供給總額十分稀罕，而對於該商品的需要底滿足不充分，或是這些需要的滿足這般的不充分：即為欲達到滿足需要的希望，為使該商品單位的效用成為絕對必要，在這時候，商品才獲得價

值。”註九

換句話說，關於商品價格底分析，是以商品的‘實證效用’為出發點，因為任何價值論，主要的是用來說明價格。即是布謨·巴威克把馬克斯作為無關緊要的量從他的分析裏面所排斥的東西作出發點。

現在我們且就這個問題加以更詳盡的研究。我們不應忘記奧地利亞學派的出發點是經濟主體之單純式的，即最簡單的動機。“目前我們的任務是在生活底詭辯的選擇的實踐面前，捧着一面鏡子，形成常人在行動上確實地而且本能地所應用的諸規制，化成牠們為有同等確實性而且加上意識的性質的原則。”（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二一頁）。我們現在且看在奧地利亞學派首領的理論的‘鏡’裏面，究竟是怎樣照出這個生活的實踐。

不是為生產者自己的需要而生產，而是為市場而生產，這是現代生產形式的特質。市場是各種生產形態——其中生產力的發展，和適應於他的交換關係的發展，破壞舊的自然經濟的體系，喚起新的經濟現象的生產諸形態——底鍊鎖中最後的一環。我們須將從自然

經濟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轉換過程分爲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重心在於爲專供自己的消費底生產，市場僅僅吸收“生產物的剩餘”。這個階段對於交換之原始的形態是特質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競爭的激化，遂漸漸使重心趨向於爲市場而生產了。不過吐出一小部份的生產物是在生產者自己經濟中消費的，（這種情形現在還經常在農業裏面，即是在農民經濟裏面可以看到）。然而這不是發展過程底中止。社會的分業繼續前進，末了竟達到了一種水平線，在這種水平線上，爲市場而生產的大量生產物變成了一種典型的現象，製成的生產物在該經濟的內部遂至於無從消費了。

但是在經濟主體的動機上，以及在生活的實踐上，即是不得不與上述的發展過程平行而起的變動是甚麼呢？

我們可以簡單地答覆這個問題，就是立脚於效用之主觀評價的意義已經減少了。“個人（用現今的術語講）還沒有造出交換價值，單是產生消費的財貨，換句話說，即是質的不同的生產物。”（莊巴特：資產階級一九頁）但是在較高的發展階段，我們可以設定如次的規

準：“一個好家長，與其應注意於暫時的滿足或當前的效用，毋寧注意於利潤與財貨底耐久力。”（前書一五〇頁）

的確，自然經濟是以因牠而生產的財貨對於該經濟有使用價值為前提。

在其次的發展階段中，剩餘生產物失掉了牠的使用價值底意義。更進一層，生產物的較大部份，已經不能按照效用為經濟主體所評價，因為對於經濟主體並沒有效用的存在。末了，在發展的最後階段中，在個別的經濟內所出產的全部生產物對於該經濟完全沒有什麼效用。所以正是根據於效用的財貨底評價之完全廢除，對於生產那財貨的經濟，構成特徵。（註十）然而我們不要以為這種情形僅僅是在販賣者方面為然，購買者方面也沒有甚麼不同。這個表現於商人（Tradesman）方面底評價的分析中。從卸賣商人以至行商人，無論何項商人，對於他的商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絲毫沒有留意。在他的腦袋中，完全沒有布謨·巴威克所白白地探究的內容。但就以購買生產物專供自己使用的購買者而言，這種事情，稍稍要複雜一點，我們且在下面一述

生產工具底購買。在這裏，布謨·巴威克所追求的路途又是走不通的。因爲一切主婦，在她的日常購買行爲上，都是按照現存的價格以及她所能處分的貨幣開始購買。祇有在這個限度中，根據於效用的一定評價才能實踐。假如對於一定額貨幣X，可以購買商品A，對於一定額貨幣Y，可以購買商品B，對於一定額貨幣Z，可以購買商品C，那麼每個購買者都會買對於他有較大的效用底商品。可是那種評價是以市場價格底存在爲前提，而且各個商品的評價也決不爲這商品的效用所制限。日常使用的商品可以給予一個明顯的例證。那到市場去購買商品的主婦，誰也不根據無限高的主觀價值來評價麵包。反之，評價是繞着現存的市場價格底週圍而漲落的。其他商品，也同樣是如此的。

從經濟動機的觀點看來，布謨·巴威克的孤立人（不管他是坐在泉水傍邊的人，或是炎熱的沙漠中的旅行者）既不能與以貨品運送到市場的資本家相比，又不能與爲販賣而購買商品的商人相比，甚至且不能與生活於貨幣商品經濟的情形底下的單純購買者——不問他是資本家抑是商人——相比。由此，使用價值（馬克

斯)底概念，或“主觀的使用價值”(布謨·巴威克)底概念，都不能認為價格分析底基礎。布謨·巴威克的觀點與現實生活全然矛盾，可是他偏以說明這現實來作他的任務。

我們得到的結果，即是使用價值不能認為價格分析的基礎的結論，對於不是一切生產物，而僅僅是“剩餘生產物”出現於市場底這個商品生產階級，也是妥當的。因為問題不在於自己經濟內所消費的生產物底價值，而在於這個剩餘部份底價值。價格的起源不是基於單獨的生產物底評價，而是基於商品底評價。供生產者自身消費底生產物之主觀的評價，對於商品價格底成立，沒有甚麼影響。但是一到了生產物成為商品，使用價值便停止以前的職務。(註十一)“這商品對於他人是有用的，便是這商品的交換性底必要條件。但是我的商品底使用價值，既然有利於我，便不是對於我自己個人評價的標準，且不必說什麼客觀的價值尺度。”(喜爾斐丁的布謨·巴威克的馬克斯批判五頁)

在他一方面，當着交換條件已經充分地發展了的時候，按照其交換價值之生產物底交換，甚至擴大到

滿足生產者本身需要的那些生產部份。正如來克西斯 (A. Lexis) 很適切地指摘的一般：“在貨幣商品的交換制度底下，一切財貨，即使牠們是爲生產者底消費而需要的，都被看作並被計算做商品了。”(來克西斯的國民經濟學概論八頁)

但是，只因對於引入全生產物於流通過程的市場，使用價值如何失却牠以前的意義，特別可以明瞭了。因爲在這裏，在各各經濟中，關於製成的生產物底隨着效用而定的主觀價值評價已明明地消滅了。

這是對於想把近代社會經濟的組織表明爲未發達的商品生產之布謨·巴威克的努力底說明。“……在根據分業和交換的生產制度底下，剩餘生產物大概是販賣的。”(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三五頁)在近代勞動組織的情形下，“各生產者僅生產少數財貨，而且生產得遠超過他個人的需要以上。”(前書四九一頁)

布謨·巴威克這般地說明資本家的“國民經濟”，自然受不住如何的批判。但是一般以價值建築在效用的基礎上的著者們，却再三提出這種說法。由此，我們可把馬克斯講康的拉克的話來施之於布謨·巴威克：“我

們在這一段話裏，看見康的拉克爲甚麼不僅混同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並且確實蒙童地把各生產者生產他自己的生存手段，只將本身需要以上的剩餘生產物投入於流通的這種狀態中，施之於比較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底社會。”（註十二）

所以馬克斯反對以使用價值爲其價格分析底基礎，這是完全正確的。在他一方面，奧地利亞學派的根本錯誤，即是他們的理論底指導原則，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沒有甚麼共通點。（註一三）如由後章所述，這種情形必然影響於社會底構成。

四．價值底標準及單位價值

我們由什麼來規定主觀價值底尺度呢？換句話說，“財貨”底個人評價的尺度是根據着甚麼呢？奧地利亞學派的代表及其在各國的信徒所唱導的‘新說’，就大半包括在他們對於這問題的答案裏面。因爲商品的效用是商品滿足某些需要的效能，所以分析這需要顯然是必要的。根據奧地利亞學派的學說，我們應來觀察：

（一）需要底相異性（The Variety of needs），（二），

對於特殊的型式底特殊的對象之需要底緊急性 (The urgency of The Needs)。各種需要可以按照對於“主體的福祉”之增減的程度而區分。在他一方面，特種需要的緊急性是依靠着滿足的程度。滿足需要的成份越多，需要本身的緊急性也越少。(註十四) 孟革曾根據這些考察作成了一個有名的‘需要表’(Scale of Needs)。這表曾在關於價值論底奧地利亞學派的一切著作內，用各種的形態表示過。這個表是我們用布謨·巴威克所舉示的形態複製的。

X	-	-	-	-	-	-	-	-	-	1	0
IX	-	-	-	-	-	-	-	-	2	1	0
VIII	-	-	-	-	-	-	-	3	2	1	0
VII	-	-	-	-	-	-	4	3	2	1	0
VI	-	-	-	-	-	5	4	3	2	1	0
V	-	-	-	-	6	5	4	3	2	1	0
IV	-	-	-	7	6	5	4	3	2	1	0
III	-	-	8	7	6	5	4	3	2	1	0
II	-	9	8	7	6	5	4	3	2	1	0
I	10	9	8	7	6	5	4	3	2	1	0

以羅馬數字居首的第一列，從最重要的起以次表示各種需要。在每列底下的數字是表示需要隨着滿足程度而遞減的緊要性。

這表，就中表示重要部門的具體需要，隨其滿足的程度，可以在容量上小於比較不重要的部門底具體需要。在橫列底下的“飽滿”，在第一行中可以減低需要的程度至 3, 2 或 1，而在第六行中較小的滿足的場合裏，這理論上不很重要的需要，實際漲至 4 或 5 的程度。”(註一六)

爲要規定一定的需要可以滿足甚麼具體的需要(這正是規定商品之主觀的效用價值底條件)，我們應來檢查：“假如正待被評價的商品是不夠用的，何種需要應該存留着，需要在這個場合，是從屬的可變的。”(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三七頁)

布謨·巴威克根據這個方法得到了以下的結論：因爲人們都寧願餘留着不必滿足的最小的需要，所以財貨可以按照牠可以滿足的最少需要而評價。“財貨的價值，在爲同一種類的財貨可處分的全現存額所滿足的諸需要中，是由最不重要的具體的需要或部分的需要

之重要性而評價。”更簡單地說：“財貨底價值是由限界效用底大小而規定的。”（同書二八，二九頁）這是全奧地利亞學派有名的學理，因此這理論遂有“限男效用說”的名稱。（註十七）這是推演出一切其他“法則”底一般的原理。

上述之價值決定方法，是以價值底一定尺度為前提。事實上，價值的數字（Value figure）是測度的結果，而這測度又是以一定的計量單位（Unit of Measure）為前提。究竟布謨·巴威克的計量單位是甚麼東西呢？

在這裏，奧地利亞學派遭遇着一個嚴重的困難，對於這個困難，他們不曾克服過，而且也是不會克服的。首先我們且從布謨·巴威克的觀點，指出單位價值的選擇所擔負之重大任務。“事實是這樣：我們對於同一種類底財貨底價值判斷，雖在同一時代和同一條件底下，是隨着被評價的財貨或取少數單位或取大量財貨為單位，而有不同的程度。”（前書一五頁）所以價值的數字，不僅依存於計量單位的選擇，而且關於價值自身底存在問題，也可以提出。假如（借布謨·巴威克底例）一個農民每日需要水十加倫，如果他有二十加倫的水，於是

價在他看來，水對於他便沒有價值了。但是，假如我們是以十加倫以上的水來作我們的單位，水對於他就有值了。因此，價值在他自身是依存於單位價值底選擇。更有另一現象與上述的情形相關連：假定我們取得與數底增加而遞減其限界效用之一系列的財貨。又假定這個遞減的價值是表現於第五行的6, 5, 4, 3, 2, 1。如果我們的一定的財貨有六個單位，那麼每一單位底價值是由該單位本身底限界效用來規定的，即是牠等於1。如果我們用前面的兩個單位底混合來作我們的單位，那麼這兩個單位底限界效用就不是 1×2 ，而是 $1 + 2$ ，即不是2，而是3了。同樣，三個單位底價值也不是 1×3 ，而是 $1 + 2 + 3$ ，即不是3，而是6了。其他由此類推。換句話說，多數的財貨底價值，不是直接隨着這些物質的財貨底個個單位底價值而變化的。(註十八) 計量單位佔了重要的部份。但是，計量單位是甚麼東西呢？布謨·巴威克（其他奧地利亞學派們也同樣）沒有給予甚麼決定的回答。(註十九) 布謨·巴威克對於這問題答覆如下：“這種質問是沒有理由的，為甚麼呢？因為人類不能任意擇定他們的評價單位，因為外界的環境，同時對於如何的分

量，他們不得不加以統一的評價，是有全然強制的命令。”（布謨·巴威克概論一六頁）然而這是明白的，這計量單位可以特別存在於商品交換即經濟生活底偶然現象而不是其典型現象底場合中。反之，在發達的商品生產中，參加商品交換底中介人，並不在單位價值（Unit Value）之選擇上感受強制的標準底束縛。出賣麻紗的生產者和販賣麻紗的批發商以及大多數的零賣商——這些人們都可以用米突和生地米突或“匹”（以許多米突為單位）來測量他們的貨物，但是在這一切的場合，評價是沒有甚麼不同的。他們移交他們的貨物（近代販賣的形態是生產者或其他所有者交移貨物之正規的過程），在他們不管用甚麼物質的尺度去計量所販賣的貨物。同樣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在為自己的需要而購買之購買者的動機底分析上觀察到。事情是極其簡單的。即是：現在的“經濟主體”是按照市場價格來評價。但是市場價格絕對不依存於計量單位底選擇。

還有一點。我們已據布謨·巴威克，知道總單位底全價值絕對不等於乘單位數於某一單位底價值。比如 6, 5, 4, 3, 2, 1 的系列，這六個單位底價值（全存貨底價

值(The Value of The entire supply)是等於 $1+2+3+4+5+6$ 。這是由限界效用說底基本前提而生的全理論底結論。然而這是完全錯誤的。錯誤正在於布謨·巴威克理論底出發點，忽略“經濟現象之社會的，歷史的性質。事實上，現今生產及交換底當事人，無論是購買者或販賣者，都依照布謨·巴威克的方法去評價“存貨”底價值，即商品底總體(The Aggregate of Commodities)。新學派的首領所操縱的理論的鏡，不僅歪曲了“生活實踐”，並且這鏡的影像完全沒有表現其相應的事實。在N單位商品底販賣者看，這些單位底合計是一單位的N倍。同樣的事，也可在購買者方面講。“在製造者呢，他的工廠裏的第五十部紡織機械，和第一部紡織機械有同一的意義和同一的價值。那麼這五十個全體底全價值，不是 $50+49+48+\dots+2+1=1275$ ，而是很簡單地以 $50 \times 50 = 25000$ ”。(註二〇)

布謨·巴威克在“理論”和“實踐”間的這種矛盾是非常明顯的，就是他自己，也不能不回避這個問題。關於這點，他曾這樣地說過：“在我們的日常的實際經濟生活上，我們遇見上述的紛然的特色(即是缺乏合計的

價值和單位價值間底比例關係)底機會很少。那是因爲在分業的生產制度底下,職業的販賣者首先(!)是從不是爲着所有者自己的需要底剩餘物(!!)而輸出的這事實。……”(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三五頁)。然而這問題却正是這樣:假如在現代經濟生活中不能確定這“紛然的特色”,限界效用說顯然只可以是其他一切的法則,而不能成爲資本主義現實的法則,正因爲這個“現象”是限界效用說底論理的結果,在論理上是從牠發生而又與牠一同沒落。

我們由此知道,這個合計底價值 (The Value of The sum) 和附加單位底數目 (The number of Added Units) 中間底比例關係底缺乏,對於現今經濟關係,是一個純粹的虛構,而且這與現實矛盾。布謨·巴威克自己不能澈底地追求他的立場,以達到一個論理底結論。他甯指示多數的間接評價說:“假如我能判定一個蘋果恰好有八個梅子的價值,而一個梨子恰好有六個梅子的價值,在從這兩個前提所得的結論之後,我們也就能夠形成一個蘋果恰好比一個梨子的值價多三分之一的第三個判斷。”(布謨·巴威克是討論主觀的價值。見前

書五〇頁)。這個觀察，在本質上是十分正確的，然而牠的布謨·巴威克觀點底應用，是不正確的。我們爲甚麼在第三判斷上會斷定一個蘋果比一個梨子貴三分之一呢？僅是因爲八個梅子顯然比六個梨子多三分之一。這個也是以合計價值和單位數目間比例的關係爲前提。即是八個梅子的價值八倍於一個梅子的價值，而六個梅子的價值是六倍於一個梅子的價值，只能在這個場合，八個梅子的價值才比六個的高三分之一。這個例子又指出布謨·巴威克的理論和現實的經濟現象間之相合點是怎樣的稀少。他的議論，或許看做“沙漠中底旅行者”，“移住者”，以及“泉傍的人”之心理底說明較爲適切。然而還要在這些個人缺乏生產底可能性底範圍裏。而在近代經濟中，像布謨·巴威克所假定的那些動機，在心理學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毫無意味的。

附 註

一。“在生產制度完全依靠購買和販賣的社會狀態底下，……價值的問題是根本問題。關於這

般構成了的社會之經濟利益底一切思想，都包含些價值學說。關於這問題的些小錯誤，在其他一切的結論，也可以引起與此相應的錯誤。”（米爾經濟學原理四三六頁）但是對於若里嘉圖以價值問題為經濟學底根本問題（里嘉圖經濟學原理），最近基於斯特魯味所唱導，價值論與分配論毫無關係的論調唱得很高，却是事實。涂監·巴拉諾夫斯基也抱有同樣的見解，雖然他的分配論確是對於這種“解革”（Innovation）之最嚴重的辯論。斯特魯味給這問題以更明白的論理的更純粹的形式，使分配論底成立成為不可能的。同樣的事也可對於沙波士立科夫（Shoposhnikov）來講。（參看沙波士立科夫的生產論及分配論一一頁）

二。唯一的例外是斯特魯味的價值論。牠是把價值歸於統計上所計算的平均價格。其實，這即等於一切理論的絕滅。布爾加科夫（Bulgakov）在他的經濟哲學一書上批難馬克斯，說他把勞動問題和其機能“由原理的高尚境地轉變到市場底商業的實踐去了”。（經濟哲學一〇六頁）他覺得這

不外是似是而非的原理底立場，即所謂俗學主義的反面。這同一批評家又說：“資本主義經濟底一般的理論是不是有用呢？我們相信是有的。……然而關於各個的理論——價值，利潤，資本底理論，能夠有同樣的效用麼？……我相信是沒有的。……（經濟哲學二八九頁）我們這位淵博的大學教授偏信不要“價值，利潤和資本”底理論，能夠提出一個資本主義底一般的理論！

三。在這裏，我們所指的價格，不與價值一致，也不繞着價值底週圍而漲跌，毋寧是接近於所謂的“生產價格”。

四。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四頁。——孟革也講過同樣的話：“價值不是……附着於財貨底特質，也不是財貨底性質，毋寧是我們的需要底滿足，從而附於我們的生命和福祉底意義，更進一步講，即作為其絕對的原因附於經濟財底意義。”（國民經濟學原理八一頁附註）“價值是判斷。”（同書八六頁）。——又參照威塞價值底起源；——他認為價值是作為對象內底條件而觀底人們

的利益。(價值的起源七九頁)

五. 布謨·巴威克前書五六頁。孟革底用語不同(參照他的經濟學原理二一四——二一五頁)。

六. 關於這點, 訥伊曼注意說: “由購買價值和收益價值類推, 在經濟學中不能斷定沒有熱價值, 象養價值, 肥沃價值等等。”(訥伊曼經濟學底根本概念, 鮮伯爾西經濟學辭典第一卷一六九頁)。雷耳 (I. Lehr) 表現得更正確。他反對這樣將各種概念混同, 並以爲經濟學‘一定不可忽視價值, 是往往爲人, 並且因人而存在的這個事實’。(康拉特主編的國民經濟學及統計年鑑第十九卷二二頁——又第齊耳理論社會經濟學二一三——二一四頁)。資產階級學者及其追隨者間, 慣喜指摘馬克斯在其價值論上粗雜地釀出一個機械的唯物論。然而存在的是唯物論, 畢竟是唯物論。馬克斯的唯物論, 既表現於其經濟學體系以上, 牠不陷於任何的拜物主義, 毋寧反之, 牠偏能使拜物主義底克服成爲可能。上述的條件所不存在的場合, 也不過是滿足得比較的不完全。(孟革概經濟學原理論七七頁。)

但是限界效用說的創造者，絕對沒有權利說，這個學說是導源於他們的。我們老早在危利伯爵 (Comte de Verri) 的經濟學一書中之客觀化的形態上見到這個學說。他說：“然則甚麼是形成價格的要素呢？自然，牠不單是依靠效用。確實，祇須想到水，空氣，和太陽沒有價格，——然而再沒有比這些東西更有用更必要的東西——……就可知道單是效用不能把價格賦與目的物，給與價格的倒是牠的稀少性。”(前書一四頁)。“規定目的物底價格的，有兩個原則的混合，即是需要和稀少性。”(前書一五頁)同時康的拉克在商業及政府第一卷上曾用客觀方法說明了這個問題。(如說：“我們評價”；“我們判斷”；“這個評價我們稱為價值。”)“稀少的時候，物的價值增加，多的時候則減少，有時減至零。”(同書六七頁)

在奧古斯丁瓦耳拉斯看來，稀少性的因素與所有權的因素關係密切，而所有權的因素再又與消費物底交換的可能性及其客觀價值相關連。(參看財富的性質及價值的起源)特別在馬克斯所說，

價值是屬於“對於這由歷史所規定底社會的特殊生產樣式——商品生產——底關係之適合社會的，即客觀的思想形態”。（資本論等一卷八七頁）但是這裏所謂‘客觀的’（Objectively），並不是‘物理的’（Physically）底意義。（如果是‘物理的’意義——譯者），根據同樣的理由，也可以語言為物理的東西。（資本論第一卷八五頁及斯托耳茲曼經濟學目的五八頁）

七。以為古典學派底理論和馬克斯的理論不但不與奧地利亞學派矛盾，反而以奧地利亞學派為完成了的那許多折衷主義者底假說底根據就在這裏。譬如參看第齊耳理論社會經濟學二三頁。這些紳士們毫不懂得馬克斯主義沒有絲毫思想有與奧地利亞學派的主觀價值概念相似底概念。關於這點，參看喜爾斐丁卓越的小冊子布謨·巴威克之馬克斯批判五二頁及三五頁以下。在這裏，特別滑稽的是涂監·巴拉諾夫斯基。他在他的經濟學概論一書中，在勞動價值和限界效用中間，即是在只能對於全社會的關係上有意義，全然不能適用於各

個經濟勞動價值和相反地只‘適’於個人底評價，即由布謨·巴威克自身登場，在對於國民經濟學底關係上，沒有任何意義底限界效用中間，建立比例關係底法則(Law of proportionality)。

八。參看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九頁。這對於奧地利學派是特別重要的。“限界效用說的基礎是一般效用性和——在一定的經濟狀態，依存於對於應評價之一定的財貨底自由處分的——一定的具體價值間的區別。(布謨·巴威克財貨價值底窮極規準——國民經濟學社會政策及行政雜誌第三卷一八七頁)

九。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一三頁。“一切財貨都有效用，然而不是一切財貨都有價值所以要價值成立，必須於效用之上附以稀少性。”(布謨·巴威克資本和利息第二卷及資本底實證的理論二二四頁)孟革也是同樣：“如果財貨底需要大於這財貨可以處分的分量，同時很顯明的，縱使在該需要還有一部份未得滿足地殘留着，該財貨底可處分的分量，如果實際上減少了顯然可見的

份數，那末，從來受了供給底任何需要，因此遂至完全不能滿足，或者至少要比不遇着上述情形時底場合不充足。”（孟革國民經濟學原理七七頁）

但是限界效用說底開創者完全沒有權利堅持這學說是從他們開創的。確實，我們已在威立伯爵客觀化的形式上見到牠：“然則甚麼是形成價格底要素呢？自然後者不是單立脚於效用。相信一個人只須想起水，空氣和太陽沒有價格——然而沒有甚麼東西是比這些東西更有用的和更需要的，於是純利用便不能灌入某物以價格。但是，只有牠的稀少性，給予牠以牠的價格。”（一四頁）“在牠們的組合中，有兩個原則決定物底價格，即是需要和稀少性。”（一五頁）康的拉克（商業和政府彼此的重要關係第一卷）也是同樣的，因為他主觀地提出這問題（“我們評價”，“我們判斷”；“這評價是我們利用價值底評價”；等等。）

據老瓦耳拉斯（財富底性質和價值底起源），稀少性底要素與所有權底要素相關密切，後者再與消費財底（客觀的）價值關於交換底能力相連

(牠們“是其數量中自然的支柱”)。瓦耳拉斯也在他的數學的交換理論底原理(Principe d'une Théorie Méthématique de l'échange)一書上提出一個明晰的說明：“價值底成立不是由於這物底效用，而是由於這物底稀少性。”(參看四四頁及一九九頁以下)帕累托(Wilfreds Pareto)則在經濟學講義(Course d'économie Politique)上引用‘利用’(Op-hélimité)這名詞(從希拉文W中入IMOC-useful)以替代‘效用’，因為‘效用’是‘有害’(injury)的反語，而經濟學更須承認‘有害效用’(如煙草，酒等)。

十。就是布謨·巴威克，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他在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一書中，曾用特殊的態度說明了這個不相容的爭論。他認為在分業制度存在之下，販賣者對於貨物底價值評價往往是‘很低的’(五二頁)。又參照實證的理論：“於今……大多數商品底出賣都是由專業的生產者和商人經理，他們所生產的商品剩餘，大於專為自身消費的數量遠甚。在這種情形中，他們自己使用的貨

物底主觀的使用價值大半近於零數，所以那些貨物底評價級數 (Evaluation figure) 也差不多低落到零數了。” (資本和利息四〇五及四〇六頁) 然而，就是這個說明，也是錯誤的。爲甚麼呢？因爲購買者底主觀評價完全不是基於效用 (Usefulness) (因爲效用不僅將近於零而且確實是零)。

十一。“但是在他一方面，明明給商品底交換以特徵的正是從使用價值而來的全抽象性。” (資本論第一卷四四頁)

十二。參看資本論第一卷七七頁。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e) 也巧妙地嘲笑這個理論。他說：“機械商人波夕基 (Herr Borsig) 首先按他的家庭底需要而生產機械，然而以剩餘的機械出賣。喪服商人早初也是豫想他的家族中底死亡而生產，後來因爲族人底死亡過於不常用，才有大批喪服底剩餘與別人交換。德國最大的電信局底所有者瓦耳夫 (Herr Walff)，最先是利用電信供自己的通信和娛樂，當他已得充分利用這種工具之後，他遂進而與交易的狼們和新聞編輯者交換，由他們

償還他以他們所剩餘的新聞和股票。”（參看拉薩爾講演及論文集 *Reden und Schriften*）——前進雜誌（*varwärts*）第三卷七三頁）。數學派底先驅雷翁瓦耳拉斯也以剩餘物底交換爲出發點。（參看交換之數學的理論底原理（*Principe d'une Theorie Mathématique de l'échange*）——經濟學雜誌（*Journal des Economistes*）

十三. 布謨·巴威克在他的資本和利息一書上說，關於這點，馬克斯的全體都在染上“謬誤”了。他以爲馬克斯混合了某一狀態之一般的捨象和這狀態所起之特殊的樣式的捨象。對於這個，喜爾斐丁曾切適地答覆如下：“如果我捨象了使用價值所表示底特殊形態，即是具體性上底使用價值，那就捨象了一般的使用價值。……就說使用價值在能與其他商品交換底能力中，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爲這種說法底意義，是指交換價值底大小決定使用價值底大小，而不是指使用價值底大小決定交換價值底大小。”（前書五頁）其他詳細，可參看下面代用效用底分析。

十四。這即是俗稱的哥聖律 (Gossen's Law)。哥聖的說明如下：“一，同一享樂底大小如其不斷地繼續享樂下去——不斷地減少，遂至於飽滿。二，如果我們重覆以前經驗過的享樂，享樂底大小也同樣地減少。每次重行享樂底時候，不但有同樣的減少較小，而且每次開始時享樂底分量也比較的小，又享樂底時間也按次減短。最初享樂底大小 (The initial magnitude) 和享樂底時間 (The duration of The enjoyment) 重覆愈快，兩者愈縮短。”參看人類底交換法則及人類行為底準測之發展 (Entwicklua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is Fliessenden Regulu für menseholickes Handeln 五頁。)

關於哥聖律，威塞曾說：“這個法則可適用於一切衝動——自求食衝動以至愛的衝動。”(自然價值——Der Naturlliche wert 九頁)

十五。直行中的空白是指示一部份以至全然不能繼續滿足底需要。(布謨·巴威克) 就這種情形底性質來說，以效用機能底不斷性為前提。是全

然可以允許的。因為只對於不斷的機能方面是對的東西，在中斷的性質的機能方面作為近似的東西，也是對的東西。（參看沙波西立科夫價值及分配論九頁）

在雷翁瓦耳拉斯呢，¹⁰我們可以找出同一思想的數學解釋，但是在客觀化的方式（objectivized form）依存於供給和需要間底關係之‘不均勻價格’（Uneven price）找着。關於完成滿足之某一需要底‘緊急性底減少，美國學派有更完備的客觀化的說明。尼克遜卡味（Thomas Nixon Corver）認定效用是滿足需要底能力，價值是交換能力。“效用是滿足慾望或填滿需要底能力，而價值則常常是而且只是支配其他所慾求的東西於和平而且自由的交換底力。”（前書三頁）

根據卡味的意見，價格是價值底貨幣表現。價格按照‘效用’和‘比較的稀少性’而不同。然而他所說的需要不是評價個人底需要，而是社會底需要（The wants of Community）（同書一三頁）。卡味稱滿足法則（Law of Satiation）為‘效用遞減底原

則’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utility) (同書--五頁) 並把社會的立場推出前方 (前書一七頁)。效用遞減認為社會的範疇 (前書一八頁)。有閑階級底經濟學於是顯然轉化為托辣斯組織者底經濟學。

十六. “需要價值 (Want Value) 底大小依靠需要的種類, 但在特殊型式中, 則又依靠每次達到的滿足程度。” (威塞自然價值六頁)

十七. ‘限界效用’ 這個名詞, 最先是由威塞引用於其價值的起源一書上。這個概念與哥聖的最後原子底價值 (value of last atom), 節豐茲的‘效用底最終度’ (Final degree of utility) 或最終效用 (The teminal utility), 瓦耳拉斯的‘滿足了的最後需要底強度’ (Intensité de besoin Satisfait) 相當。參照威塞底自然的價值。威塞主張採用不是減損的方法 (Method of deterioration), 而是增大的方法 (Method of growth), 這並不曾含有甚麼本質上底差異。(自然的價值)

十八. 同書五二頁。關於這點, 威塞底意見與布謨·巴威克不同。他說: “任何現存貨物那自身

(Stock of goods) 有等於共有各個的限界效用之斷片數(The number of units) 或部份數(The number of partial quantities) 底生產物底價值。”(參看自然的價值二四頁) 威塞底方式如次:假定某宗貨底最高限界效用等於一〇, 那麼如果增加單位底數目爲一一, 我們可得該生產物底價值如次:

商品爲	1	2	3	4	5	6	7	
等於	1×10	2×9	3×8	4×7	5×6	6×5	7×4	
或	10	18	24	28	30	30	28	價值單位
商品爲	8	9	10	11				
等於	8×3	9×2	10×1	11×0				
或	24	18	10	0				價值單位

從這個觀點看來, 現存貨物達到財貨 (Speciman) 之一定量以後, 便完全沒有價值了。但是這與主觀價值底理論及定義矛盾。確實, 假如我們以貨物底全體 (Entire totality) 爲一個單位, 我們已經不能滿足關於這類財貨的需要。參看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一六頁及資本和利息二, 五,

七八各頁註脚。

十九。關於計量單位 (Unity of measure) 底不確定性，參照加塞爾 (Gustav Cassel) 底里嘉圖底生產費說和理論的國民經濟學之第一任務 (全國家學雜誌第五十卷九五及九六頁)。答覆這問題底衛克塞爾底批判，也在同雜誌上 (衛克塞爾限界效用說底擁護——第五十六卷五七七及五七八頁)。

二十。參看沙林底限界效用理論及限界效用學說 (Grenznutzen theorie und Grenznutzenlehre)，載康拉德年鑑 (Courad's Jahrbücher) 第三卷第二七號二七頁。我們在這裏，不是講基於大量購買底折扣，而是立足於全然不同的心理前提；所以不必在這裏討論。

第三章

價值論

- 一. 代用效用說
- 二. 限界效用底限度和商品底數量
- 三. 各式消費中商品價值底確定；主觀的交換價值；貨幣
- 四. 補足商品的價值(歸算理論)
- 五. 生產商品的價值；生產費用

六. 結論

一. 代用效用說

現在我們達到這個新學說瀕於最危險的礁石，而不免於覆舟之點了；就是熟練的舵手布謨·巴威克，也不能逃脫這個危險。

我們所以前所討論的，僅是財貨評價之最簡單的場合。同布謨·巴威克一道，我們至今是假定商品底評價依靠着該商品的限界效用。實際上，問題不是這樣簡單的。布謨·巴威克自己說：

“展開了交換制度的存在，在這裏可以產生嚴重的混亂。因為使某類商品在任何瞬間能轉換為別類商品，或使某種商品的喪失能夠補充為他種商品。……因此這個喪失影響於所代用的他種商品底限界效用。因此某種商品底限界效用及價值，因所代用的他種商品底限界效用而秤量。”（布謨·巴威克概論三七三八頁）

次例為布謨·巴威克所提出：

“我僅有一件冬大衣，但被別人偷去了。不過大衣只有一件，不能立刻以同一樣式的單位來代替牠。但

是，我也不願意有這由被盜而來的損失。……因此，我想把這損失轉嫁於別的商品，而以可有別種用處的商品，交換一件新的冬季大衣。”（同書三八頁）布謨·巴威克遂出賣那些最不‘重要’的商品。但是除却直接拍賣以外，還可以有依存於“經濟主體”的物質狀況而發生的其他場合。假如經濟主體是富翁，“爲新冬大衣而支付的四十佛羅稜”，從他的錢箱裏支出，其結果，他的奢侈的支出或許會受相當的限制。但是假如他既不富，又不窮。使他暫時不得不因各方面的節約而給濟現金底減少。那也做不到的時候，他就祇好出賣或典當某幾項家具。只有在極端貧乏的情形底下，才不能轉換這種損失於別的需要，因此不得不無冬季大衣了事。由這種種例子看來，除去最後的一個例子在外，商品的價值評價並不是一種孤立的，而是與其他的商品底價值評價有密切的關係。布謨巴威克說：“總之，我相信形成了的主觀評價底大多數都是歸負於那些協同評價（Combined valuation）。因爲我們估量我們所必要的財貨的價值，不是依因該商品的直接效用，而幾乎常常是依因別的商品底“代用效用”（同書三九頁）

這種論調比他在前面所說的主張較為與現實相合：但對於布謨·巴威克及其信徒的全理論之“菁華”，却有巨大的否定的“價值”。舉例來說，布謨·巴威克從何取得有四十佛羅稜呢？而且爲甚麼正是四十而不是五十或一千？由此看來，布謨·巴威克單單把市場價格作爲已知的而承認，這是明瞭的。假定了買賣，或只是購買作爲一個必要條件，同時他又以客觀的已知價格爲前提。（參看斯托爾茲曼經濟學的目的七二三頁）但是，布謨·巴威克並沒有忽視這個事實，他曾十分明白地說明了這個觀點。他說：“然而我所想詳細指示的是：甚至在發展的商業生活中，……我們也不一定常有機會應用這種評價的方式（根據代用效用的方式）。只限於……商品的價格同時各種需要的滿足關係——如果某商品的喪失，比在同種屬的商品底範圍內，把代用財貨底購買價格，從他種需要剝奪了的場合中，有更重要的需要不得滿足——形成了的場合，購買價格應該從他種需要的滿足奪去的這時候，我們才應用後一種評價的方式。”（註一）

因此，布謨·巴威克承認在我們的主觀價值評價裏

面假定了客觀的實在價值 (Real Value)。(如他所小心地承認的,這有很多的場合。)然而因為他的任務僅僅在從主觀的價值評價中導出這個價值的大小 (Value figure),所以布謨·巴威克所唱導的代用效用說底全部理論,只是循環論法,這是顯明的。即是客觀的價值還元於主觀的價值,而主觀的價值又由客觀價值來解釋。當布謨·巴威克直接遇到說明——並非說明某些與現實沒有關係底什麼假設的經濟,而是說明染着‘發展了的交換制度’底特色的,真正現實的經濟——這問題的時候,他便無時無刻不犯這理論的荒謬。(註二)布謨·巴威克自己也承認限界效用說的理論之“理論上的嚴重困難”,却是值得注意的。然而他想逃去這個理論的迷途。以下就是他想救濟其理論底企圖。冬季大衣價值四十佛羅稜底假定,是根據着“僅能由市場上才能決定的情形底豫想”。(註三)所以這種主觀的評價對於人們在市場的實際交換行為上除某一般的希望——能夠以一定價格(例如四十佛羅稜)購買必需的商品底希望——以外,並無如何影響。假如這商品可以用這種價格取得,那麼自然很好。假如不能,也用不着空手歸家,祇可以

放棄現實所不能達到的希望，祇看出賣者方面底一般情形，可否容許他繼續付以高價。”（前書五一七頁）布謨·巴威克把關於這點底決定是以對於購買者有一個市場抑或有多數市場為準。前者：“假如沒有其他市場，購買者無疑地應繼續提出高價，假如必要，他必會提高買價至直接的限界效用底最高度。”（同書五六頁）布謨·巴威克結論說：（這是關於我們的價格論底很重要的結論）“所以購買者助成價格，不是按照建立在某一市場價格底前提上之間接和比較低的限界效用底程度，而是按照比較高和直接的限界效用底程度。”第二個場合：“假定的評價，可以任意(1)使顧客從市場的某一部份，轉移其購買到市場的他一部份；但是這個假定的評價並不能禁止顧客在全市場的某些部份，應用他的評價的壓迫，以達到間接的限界效用。”（前書五一八頁）由此得到如次的結論：根據能夠以“一定價格購買所需要的商品”底這個假定的主觀評價，這在我們對於可以實現這個假定的市場底態度上，雖然形成一個顯著的心理的步驟（Psychological step），然而並不形成交換行為的最後法則。最後的法則只能立腳於間

接限界效用的程度底顧慮上。(同書五—八——五—九頁)這是布謨·巴威克解決上述之‘理論的困難’的方法。然而他的說明僅是想像的，而且是完全空虛的。我們且用食料來作最露骨的例子。食料(我們取適應於最低滿足限界和最高使用限界底單位)底根據於效用底價值，是無限大。假使基於市場條件的假定底評價是兩盧布，那麼在甚麼時候纔成立布謨·巴威克所推測的決定呢？換句話說，即是個人在甚麼時候纔決意支付一切價格，即“對於一片麵包而提供一切”呢？這種情形，顯然僅可以發生在極端反常的市場條件底下。甚至牠不起於異常的，即逸出常規的條件底下，而起於全然特殊的例外場合，即是在常語的意義上，社會的生產和社會的經濟等等全然不成問題底場合。這樣的事情或許可以發生於被圍的都市裏(布謨·巴威克最喜歡的例子)，或發生於觸礁的船中，或發生於旅行沙漠的人身上。但在現代生活中，假定社會的生產及再生產保持正規的進行，決不能有這種事情發生。那裏所起的却完全與這裏不同。在基於效用底主觀的評價，和豫定的市場價格底數量間(據謨例，在無限大和二盧布之間)，有可能的各

種價格底懸隔(就使無視二盧布以下的可能的差)。但照常情而言,每個具體的交易,是締結在與“預定的”價格十分相近的基礎上,而且在某些場合中,這些價格可以完全一致,如在定價劃一的商店中底價格一般。可是雖算是這樣,但有一事是明瞭的,即是社會生產底正規過程中之社會生產底常態進程。社會需要和社會供給的關係,形成了沒有什麼指導的任務是基於效用的個人評價。事實上,個人評價在社會生活上面,甚至完全不能露現。參看沙林前書二十頁及勒文(Lewin)工資及社會的發展附註。

我們的例子切合布謨·巴威克在上面敘述的兩種情形。現在我們還要分析他所論究的別一個例子。即是為轉賣底目的而購買的場合,‘購買者在購買行為上完全依照商品底(主觀的)交換價值,而不是依照商品底使用價值來評價底場合。’(註四)關於這個,布謨·巴威克曾用如次的話說明過:“市場價格第一受商人的(交換的)評價底影響,這是根據第二市場所推定的市場價格來的,而這市場價格又是根據其中(1)第二市場範圍裏的購買希望者底評價。”(前書五一九頁)在這裏,情形

甚至更爲複雜。據布謨·巴威克的主張，購買者評定某項有用的貨物底價格，是根據他在別的市場裏因再賣出這商品而取得的款額（除却運輸費和商業用費）。他將這款額分解爲第二市場的購買者底評價（根據於效用的評價）。然而事實決不像是這樣簡單的。商人的目的是在努力取得最大的商業利潤，利潤的程度依存於許多外界的條件。即布謨·巴威克也指出了幾點——如運輸費及商業用費等。但是，這對於布謨·巴威克，不外是作爲無須說明底量的一系列新的商業價格（每個商業價格都有他們的種種構成因子底導用。）但是這些費用的各構成部份必須現實地說明。布謨·巴威克又以爲第二市場裏的購買者底評價，是達到了說明的終極點。但是這不外是自欺，因爲這些評價還可以更加分析。其實，這些評價不是基於純粹的‘效用’而進行。因爲一方這裏更有把商品往別的市場再販賣的“新”商人；他方即單純的購買者也不是直接地評價商品，而是基於其代用價值來評價。中介人底存在又使我們不得不走入第三市場，而且第三市場上也恐怕有中介人底存在，於是我們又不得不走入第四市場，第五市場，以

至遍歷無限的市場。再則，在這裏，我們又看見有更多的他類商業價格以及由代用效用而決定的評價，都被布謨·巴威克編入作為已知的東西。這些事的結果，全現象雖分成許多份子，可是沒有那一個份子能有差強人意的說明。

且讓我們哈教還有一般意義底布謨·巴威克的抗辯。即是他想反駁那說他的理論是循環論底非難。

“循環問題底本質是這樣的：常時立脚於具體的市場價格底推定的形成之主觀評價，與由這市場價格的形成那本身所根據的評價不同，而且後者和前者恰恰相反。循環底外觀不過是使用於兩方的言辭——主觀的評價的言辭上一致的結果。因為在這兩種情形底下，這個同一名稱對於雙方不是表示同一的現象，只是表示冠以同一種類的名稱於相異的現象，底事情，沒有弄明瞭而且沒有注意到。”（參看資本和利息第二卷四〇三頁）布謨·巴威克企圖用下面的例子來解釋這事：“議會中底俱樂部有俱樂部規約，牠的會員必須按照在議會裏俱樂部總會多數底決議案而投票。於是俱樂部的決議顯然是由俱樂部各會員底投票而正確地實

現，又議會中的俱樂部會員底投票，是由俱樂部的決議而同樣正當地實現了。這個說明裏面沒有什麼循環論法底存在。”（參看前書四〇三頁）

換句話說，布謨·巴威克正以由別一種主觀的評價說明了這一種主觀的評價來擁護他自己。但是，我們必須附帶說，“別一種”，主觀評價以後，更繼續有第三第四等等評價。以這一切評價為不相同的事情便不能救藥這事態。因為限界效用說底代表者們所力爭的生產費說是放浪於由一費用往他費用，由一價值往他價值。這不能救濟牠形成循環論法的事，是明白的。因為問題不在於同種類現象底互相還元，而在於用某範疇的現象來說明他種範疇底現象。就前一種情形說，我們只可以沒入於時間和空間的無限裏面。所以一切評價導我們遠出於現時的界限。我們是逆轉不絕的影片，不過這不是理論的問題底解決，毋寧是由一而他底無涯的放浪。這樣的情形自然不是偶然。如上所述，布謨·巴威克不得不陷入這個循環。因為奧地利亞學派底個人主義的立場，不免要導他於此。奧地利亞學派並不懂得：某人的個人心理為社會的環境所規定，社會人底

“個人的性質”大部份不過是“社會的性質”，“社會原子”與羅斯捷（Wilhehrs Roschor）的“原始山林之無力的無產階級”同樣，是奧地利亞學派底幻想的虛構。（註五）因此，若是論及所假想的魯濱孫底動機和評價的分析，這個社會原子說倒可以比較圓滑的進行，然而我們一達到了現在，便遇到難於克服的困難。即是我們不能由“孤立的主體”的心理往商品生產經濟中的人們心理建立一座理論的橋梁。然而，我們若從後一種心理出發，商品社會的經濟現象底“客觀的諸因素”（Objective elements）已經是已知的。因此牠們非以某物說明同物（Idem per idem），不能專從個人的心理現象將他演繹出來。

所以在代用效用學說裏，顯然呈現出奧地利亞學派的方法底基本的錯誤，和其理論的缺限。布謨·巴威克的根本錯誤，就在他以客觀價值來決定主觀價值，再由主觀價值導出客觀價值。在解決其他許多部份的問題的時候，這個錯誤屢次反復地表現。

二. 限界效用說底限度和商品底數量

在關於價值底大小的問題底檢討上，我們發現布謨·巴威克是以限界效用底限度來規定價值底標準。現在我們可以更進而提出關於決定這標準底因素的問題。

布謨·巴威克說：“我們在這裏必要敘及需要和供給底關係。”（布謨·巴威克經濟財貨概論四〇頁）在這個關係的分析時，布謨·巴威克發明有以下的簡單法則來表現“消費”和“商品”間之關係。他說，“若是有滿足的必要底欲望多而重要，而可以使用的財貨的數量少，……那麼，限界效用不得不隨之越高。”（前書四〇頁）換句話說，限界效用底限度是由兩個要素決定的：即主觀的要素（需要或要求）和客觀的要素（財貨數量）。但是，這商品數量本身是如何決定的呢？奧地利亞學派的理論對於各個問題並沒有答案。（註七）這學派的理論僅僅假定只有一定數目的生產物可以出現，即時常發生一定程度的“稀少性”。然而這個立場在理論上是薄弱的。爲甚麼呢？因爲經濟——經濟學是分析牠的現象

——自身裏面包括一種經濟活動，而且就中包含了經濟財富的生產。正如學爾(A. Schor)所全然適切地承認一般；商品“供給”底概念是以其先的生產過程為前提。(註八)無論在甚麼場合，即是一種現象，牠是必然地要在商品價值底評價上發生巨大影響。當我們由靜態的進為動態的時候，生產就益益獲得其重要性。因此從已知的存貨而出發的與地利亞學派理論，就不能說明經濟——例如價格運動底動態的最原初的現象，何況是更複雜的現象。布謨·巴威克關於價值大小的問題所舉示的說明，馬上引起更多的問題，這自然與這點事實相關聯。“珍珠和鑽石正是因為不過只有極少的數量存在，對於牠的欲望便只能有一小部份得到滿足，所以這種滿足所含有的限界效用是比較高的。但是幸而如麵包，鋼鐵，水和空氣通常有極大的數量可以處分，所以依存於牠的一切重要的慾望便有所保證了。”(布謨·巴威克概論三二頁)

“存在着”——“通常可以處分”——但是勞動底生產性底長成，正惹起遽急的物價跌落的場合，究竟布謨巴威克對於所謂“價格革命”是說些甚麼？在這裏再也

不能用“通常可以處分”等等的話來使自己滿足。讀者可以明瞭布謨·巴威克所選的例子是如何的僵狹。他不說明作爲商品底典型的生產物底價值，即有工場生產底印號的生產物底價值，而但說明水和空氣。這位教授的立場如何充足，已經在麵包的場合明白了。我們只須回想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這十年間由海外競爭所釀成的農業危險的初期底穀價暴落。“存貨”忽起變化，簡單的原因，就是由於那時已有了新的生產條件，而布謨·巴威克却沒有一語道及。(註九)然而生產過程並不如布謨·巴威克所想，是一種“複雜的狀態”，或主要的場合的“變更”等等。反之，生產通常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特別是牠的經濟方面的基礎。財貨的“稀少性”(除去我們可以不理的少數場合以外)便是某一定生產條件的表現，即僅是社會勞動支出的函數。(註十)因此，曾經是“稀少”的東西，可以在不同的條件底下成爲非常普遍的。“爲甚麼……木棉，蕃薯，和火酒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柱呢？因爲這些東西底生產只須極少的勞動，這些東西的價格因之十分低廉。”(參看哲學的貧困)可是這些生產不是時常都擔負有這樣的任務。木棉和蕃薯，僅是與

社會勞動制度底變化同時，即是這些生產物底生產費和複生產費（及運輸費）達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才開始擔當這種任務，（註十一）

所以布謨·巴威克如不答覆商品底量是由什麼來決定底問題，則他對於限界效用的各種尺度是由甚麼來決定底第二個問題，便不能有充分的解答。我們既與布謨·巴威克一同將這問題抽象地討論過了，現在且轉到交換經濟底“變更事件的影響”（Modifying influence）。正如我們能設預先想到的，布謨·巴威克的說明在這裏特別會陷於混亂。

“交換制度底存在也在這裏發生混雜。——即是無論在甚麼瞬間都有相成地節省他種需要的滿足，而完成某一種需要之部份的滿足底可能。……因此影響於限界效用底尺度的諸要素底範圍有如次的複雜：第一是說，在由交換而結合的全社會裏面，所應評價的那類商品需要和供給底關係。因為這個關係（需要和供給底關係）對於所需要的代用品，影響其必須應付的價格底尺度，因此對於必須提供其代用品的其他種類、影響其所發生的損失（Self-denial）的範圍。第二，在評價的個

人自身，由代用 (Replacement) 而應縮小的慾望底種類中的需要和供給底關係。因為必須依存於如次的情形，即是，商品底喪失起於欲望滿足底低標準，或起於高標準，換句話說，究竟是缺乏比較小的限界效用呢，抑是比較大的限界效用呢。(布謨·巴威克概論四〇四頁) 因此我們明白商品底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的供給間底關係，因為是決定價格的，所以牠又規定個人主觀評價底程度(或限界效用的標準)。某一新對象底價格越高，即舊的對象物的主觀批評也越高。

我們不難看出這個問題又包有許多的矛盾。第一，我們在代用效用的分析時所確認的一切，在這裏又可適用。因此導出價格底主觀的評價，確實起源於這價格。其次，規定價格的窮極底原因，認為就是供給和需要底法則。從奧地利亞學派的觀點看來，這個法則不得不還元於規定主觀評價底法則，在最後的分析上，不得不還元於限界效用底法則。然而因為價格可以確實由需要和供給的法則來滿足地說明，而不須其他說明，那麼，原來主觀價值論是為甚麼存在的呢？未了，因為根據限界效用說，供給和需要底法則祇可以由決

定主觀評價底那些法則才能說明，所以原來認爲是主觀評價底說明底“價格”，不得不由主觀評價來說明牠自己。然而在交換商品底制度底下，就是這些主觀評價，也是從屬於一般的法則，而且是依存於價格。(註一二)這是同樣陳腐的古調，在布謨·巴威克所唱的古調，牠依存於這學派關於“個人”與“社會全體”間底關係底錯誤的見解上。

三. 各式消費中之商品價值底確定;主觀的交換價值;貨幣

以上我們已研究了單是滿足一種需要底應評價的商品。現在我們要進而與布謨·巴威克研究同一商品可以滿足種種欲望的場合。布謨·巴威克說，“對於這個問題，答覆是很簡單的。在這裏，最高的限界效用常常是決定的。一商品的真正限界效用等於，這商品爲致成其效用，即可以經濟地利用的或其最小的效用。現在假如關於可以處分的商品在各種排他的利用之間起了競爭，那麼在合理的經濟方面，最重要的利用必佔優勝；這是明瞭的。即是祇有這種利用在經濟上是允許

的，一切不重要的利用都被排斥了。因此，牠對於無用處的商品底評價，絕無如何影響。”（布謨·巴威克概論五二頁）布謨·巴威克便從這裏導出以下的普遍公式：“假如許多商品中只有一種符合種種利用方法。而且在其種種利用內，能够發生種種程度的限界效用，那麼最高的限界效用底利用，在決定其經濟的價值底水準上佔着優勢。”（同書五二——五三頁）

最令我們驚異的是那奇異的用語。“商品底最高效用轉而爲最低效用”，在這效用的完成中，商品可以經濟地使用。爲甚麼是“最低”呢？這是完全莫明其妙的。然而這不是關於這事情之本質的問題。假如我們將布謨·巴威克的公式應用於實在的經濟生活中，我們又再三遇到時常遇到的錯誤，即是他的議論所有意迴繞的循環。事實上，且讓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如我們有商品A，將商品A出賣得所得的貨幣可以購買許多商品，即是我們能用貨幣X購買商品B，能用貨幣V購買商品C，能用貨幣Z購買商品D等等。應購買的商品，——或其商品底利用須依存於那時的市場價格，這是明瞭的。即是我們那時，用那商品底貴賤而選購牠。同樣，

若在生產手段底“利用方法”底選擇成爲問題的場合，我們應按各種生產部門底生產物價格而決定。換句話說，正如厄克斯丁(Gustav Ekstein)所正當地指摘，“利用方法”的問題預定價格底高低。(參看厄克斯丁國民經濟學的方法“Zur Methode der Polztischen Okonomie”，載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八卷第一篇三七一頁)

這個錯誤在主觀的交換價值學說裏登峯造極了。

布謨·巴威克根據商品利用底兩種樣式(Varieties)而區分商品的“多面性”(Versatility)爲兩種類。而不同的利用(Application)，是商品底“技術的多面性”底結果，或則是與其他商品交換底能力底結果。交換關係越發達，後者越頻繁而起。主觀價值分爲主觀的使用價值和主觀的交換價值，是根據着這商品的兩層意義，(註一三) 卽是一方面的意義是直接間接滿足需要的手段，(後者是指其用爲生產工具)，他一方面的意義是交換手段。

布謨·巴威克說：“使用價值底大小是由應評價的商品在供個人使用底商品中所含有的限界效用底大小……來測度。因此，主觀的交換價值底大小，必須由與

“牠交換底商品底限界效用而測度。”（布氏 概論 五三——五四頁）所以主觀的交換價值底大小又必須依靠兩個條件：第一，依靠商品底客觀的交換力（客觀的交換價值），因為交換力可以決定在與牠交換中所獲得的商品底多少。第二，牠依靠所有者的欲望狀態和財產狀態。”（同書五四頁）

我們可說完全引用了布謨·巴威克底說明，因為正是牠最忠實地表現了客觀的交換價值概念所含有的不合理和矛盾。但是講“主觀的交換價值的量……必須依存於客觀的交換價值……”的人，則是我們的布謨·巴威克其人。

這裏所謂市場的客觀世界並不是由便們潛入的。反之，正是在主觀的交換價值的量底界說本身裏面，很明顯地表現了建立在個人心理的沙丘上底理論底崩壞。（註一四）

奧地利亞學派的理論底完全無力，最顯露地表現在貨幣問題裏面，這是當然的。

威塞說：“最多面的商品便是貨幣。……再沒有其他商品能夠對於限界效用底觀念有這般明確的表象。

……”(參看自然的價值—三〇頁) 這位限界效用說底最著名的理論家底這種主張，若與新學派在這領域所得的結果相比，頗有幾分滑稽。大家很知道，貨幣之所以與其他商品不同，在於牠形成商品底一般的等價性。這種性質——正因貨幣普遍表現了抽象的交換價值底這種性質，恰恰從限界效用底立場而來的貨幣分析，特別陷於困難。(註一五) 實際上，在一切交換事務中，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底代理者，專從貨幣的購買力，即是專從其客觀的交換價值這觀點上來考察貨幣。雖是單個的“經濟主體”，也從沒有想由滿足“裝飾的欲望”底金錢底能力這觀點上來估量牠。在貨幣底兩重使用價值(註一六)——即是作為商品的及作為貨幣的——中，他的評價正是立腳於後者底功用。假如在普遍商品底價值底分析上，能夠確認有排斥經濟現象底個人主義的說明之社會關係底存在(參看上述代用效用說底分析)，那麼在貨幣方面，這社會的關係便達到了充分的表現。因為貨幣即商品，而商品的主觀評價，根據奧地利學派的用語，即是主觀的交換價值。既發現了這個概念的矛盾和在理論上難於支持的事實，我們就明知全貨

幣論底根本錯誤。厄克斯丁很明快地說明了這個錯誤：‘由此，貨幣底客觀的交換價值構成於其主觀的交換價值，而主觀的交換價值又依存於其客觀的交換價值。那麼，最後的結果便與所謂“窮由於貧”那有名的學說有同樣的力和同樣的價值。(註一七)換句話說，就是貨幣底客觀交換價值是由貨幣底客觀交換價值而決定。

貨幣和貨幣流通的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作為一切價值論的試金石。因為正是在貨幣裏面，複雜的人類關係底客觀化，最明顯地表現出來。為了這個原故，所以正是“由於其金屬的光輝而欺人底“拜金謎”，便是經濟學上最困難的謎之一。馬克斯對於金底分析給予了一個古典的例證（參看資本論及經濟學批判），並且他的著作中貢獻於貨幣分析的這個部份，曾經表明在這領域內所作事業中最有光輝的事業。反之，在奧地利亞學派所唱導的貨幣論內，我們可以明瞭地看見那全部構造底理論底完全無力，和理論的破產。(註一八)

四. 補足財貨的價值(歸算論)

奧地利亞學派所處理底最混亂的問題之一，即是

關於所謂“補足財貨”(complementary goods —— 孟革)底價值問題，或歸算論(Theory of imputstion——威塞所用的名詞)底問題。

所謂補足財貨，布謨·巴威克認為即是彼此相互補充的財貨；在這種情形底下，“需要各種商品底合作。因為經濟的效用完成有賴於相互作用，所以假如一種財貨在某系列中缺乏了商品，這個效用便不能達到，或僅不完全地達到”(前揭書五六頁)據布謨·巴威克所例舉的這類商品的例，即是紙，筆和墨水，針和線，一雙手套等等。這類的補足財貨特別常見於生產物裏面，在那裏，生產條件需要一系列份子底合作，就是只要缺了一個份子，便破壞全部的合作，並使其他因子底活動無效，這是明瞭的。布謨·巴威克由分析補足財貨底價值，得到了“全體在限界效用底普遍法則範圍裏的作用底一系列底特殊法則”。他選取全類底總體價值為分析上的出發點，於是建立了如次的命題。“全數的總體價值在原則上是由在其結合上所能產生的限界效用的大小而決定。”(同書五六頁) A, B, C 三個財貨共同使用的場合，A 如果能夠得着經濟的最小效用——百價值單位，那

麼那全類底總體價值就等於一百。但據布謨·巴威克的意見，事態只能在普遍正規的場合中，才能如是單純。我們必須從這個正規的場合區分特殊情形。在特殊的場合呢，我們在上面述說的代用法則已有了作用（參看代用效用說的分析）。例如結合的利用（Joint-utilization）中底限界效用為一〇〇，“反之，該類的三成員底代用效用祇各自為二〇，三〇，四〇，即合計不過九〇，而依存於牠們三個的合計的，却沒有達到其一〇〇結合底的效用。僅達到九〇的低效用。”（同書五七頁）這種“副次的東西”（但是牠對於資本家的經濟正是“正規的”，——這個我要在括弧中附帶講到），對於布謨·巴威克，明明沒有興味。他只是分析了主要的場合。在那裏，共同利用所應達到的限界效用，同時就是“規定價值”底真限界效用。（同書五七頁）

換句話說，全類的價值是假定為現成的。問題僅在決定分配全體價值於成羣底各個商品所按照的比例，這是“經濟的歸算”底問題。按照奧地利亞學派的意見，這個經濟的歸算必須與其他一切的歸算，即法制的，道德的，以及物理的歸算區別。據威塞看，比較初期

的理論家們犯着以下的錯誤：“他們想從物理的考察來斷定生產物底那一部份是產生於各要因，或各要素的作用底那一部份必歸因於各物理的原因。然而那是不明白的。”（參看威塞自然價值七二頁又司徒魯味前揭書第二卷）布謨，巴威克的態度也是同樣的，他在這點上，完全和威塞一致。（註一九）在分配價值於這類中的各部份底時候，據布謨·巴威克的用語，起了“依存於事件紛然的特性”底種種結合。我們且與布謨·巴威克共同檢討三個根本的場合。

一。許多現成商品，只當共同利用的時候，能夠產生效用。而且不可用他種商品替代。在這個場合，各部份是補足的全組類底總價值底擔負者。

二。組類的各個部份，都可以在現成的補足組類以外的甚麼地方發現牠的利用。“這個場合中，各部份底價值已經不是在“全無”與“全有”之間變動着，而是在作為最小限度的可以孤立的產生底限界效用的幅員，和作為最大限度的與其他部份底共同的限界效用的幅員之間變動着。”（同書五八頁）假定有三種財貨A，B，C，由牠們的合作而產生一百限界效用，再假定在

補足的組類以外(即其他使用方法之時)，牠們單獨的價值為 $A = 10$ ，由此，A的單獨價值為一〇。反之，若作為補足的組類底部份A的價值(以A的脫落和由此而起的組類底解體為前提)，那麼A的價值是等於 $100 - (20 + 30) = 50$ 。

三。組類的某些部份可以由他種商品替代。在這個場合，代用法則發生作用。這場合底一般的法則如次：“可以替代的部份底價值與具體的補足作用各自固定於一定的額度，在那額度上，牠們參加朝着組類底各部分底總體的價值底分配。現在這分配底分法如下：即由其共同利用底限界效用所規定的全組類底總價值，先給那固定的價值於可代替的部份，然後以其剩餘部份——隨着限界效用底標準而變化的部份——作為個別價值歸算於不能代用的部份。”(同書五九頁)“經濟歸算”論的梗概便是這樣。無疑地，以生產物底價值歸算於各生產要素的事，在某種程度上是起於現實的心理過程。(註二十) 即在我們處理如評價等等的個人的心理現象之內，也發生以生產物價值歸算於種種要素的事。(註二一) 但是，這些現象的研究，可否達到這問題

底滿足的解決，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裏，只須檢討最典型的場合，即是代用評價之導入，成爲決定地作用的場合就夠了。首先有如次的問題：即是多少“生產物價值”應歸算於補足的組類？牠應怎麼地映在資本家的眼中？

即布謨·巴威克，也把由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而來的商品評價，看得幾等於零，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在資本家的眼中，財貨並沒有限界效用可以作他的評價的規範。在他一方面，“社會的限界效用”云云，簡直是可笑的事。（註二二）在這場合，資本家所能講的（而且事實又正在講的），他又歸算於生產資本底某某部份的，不外是生產物底價格。

因此，補足組類底任何部份或任何生產要素底採用，第一依存於生產物底價格，而絕對不是如布謨·巴威克所主張的依存於其限界效用。其次，在我們的典型的場合中，補足的組類底各部份可以由他部份替代。即令牠可以隨時在市場上獲得，在這場合中，這個機械或那個機械要若干錢，或應給予工人們多少工錢等等，對於資本家，斷不是隨隨便便的事。換句話說，他們正對

於生產手段底市場價格有利害關係。他買新的機械，或者是僱新的勞動力，又或擴張生產，或者是縮小，都依存於這點。末了，還有客觀的某一經濟的大小底其他範圍，即是有利率的存在。例如農民如何估計他的土地底價值。照布謨·巴威克的說法，他的估價是採取以下的方式：“在實際上，首先是從全收益裏先減去費用。牠……正是對於有現成的代用價值底能够代用的生產手段底支出。”（經濟財貨價值概論六〇頁）農民將其殘部歸屬於土地，（同書六〇頁）叫牠為地租，地租底資本化乃產生地價。正是由這條道路，即由地代的資本化，而評價一切土地。地價是否由地租資本化而有，這是無須證明的。任何實際的場合都證實了這個思想。但是，這種評價是以現在資本化底結果所全然依存的利率視作現成的為前提。

由此知道，布謨·巴威克把“生產者”底評物的心理也述錯了，因為他只要我們一經假定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就排斥常在那心理中所見到的“客觀的”契機。

據奧地利亞學派代表的意見，“經濟的歸算論”形

成朝向分配論的直接轉變。所以我們現在不必提及布薩·巴威克所提及的許多問題，且到後來分析布薩·巴威克的利息論的時候，再討論這些問題。(註二三)

五. 生產商品底價值; 生產費

古典經濟學派和馬克斯同樣，當分析消費商品底價值底構成部份的時候，大概把這個價值還元於所消費的生產材料的價值。無論分析底形式怎樣具體，而橫在那根本上的一般思想——生產手段底價值是那可以自由再生產的商品底決定的價值要因底思想——却是相同。然而奧地利亞學派的學說則與此相反。他們說：“……牠的價值等於限界效用中之“豫冀收益”的“豫冀價值”。然而這裏正伏着對立於古典學派底根本思想底現代經濟學體系底根本思想。這個理想就是這樣：我們從消費貨品底價值出發，在這價值上建立價格形成底理論基礎，於是從消費商品底價值將牠導出，即創造對於這生產所必需的生產商品底價值。”(Schumpeter: Bemerkungen, etc. P. 83.)

我們且就這個根本思想加以更精密的研究。根據

孟革或毋甯是哥聖的例子，布謨·巴威克按照與消費過程相差的遠近而將一切商品分成許多範疇。所以我們有(一)消費商品，(二)生產商品——與一定的消費商品有直接關係的生產商品，即“第一級”的生產商品等。其次，第一級商品底生產手段，即“第二級”底生產商品等。最後的商品稱為“最高級”或“最遠隔級”的商品。這些最高級的商品是由甚麼決定的呢？布謨·巴威克討論這個問題如次：“一切的商品，以及任何‘最高級’的商品，即任何生產工具，只能在直接或間接滿足什麼欲望的時候，才可以得有價值。假定我們利用生產商品 G_2, G_3, G_4 ，(2, 3, 4表示商品底等級，即表示距消費商品A的遠近底程度)的結果而有消費商品A。那麼，商品A底限界效用必然同最終生產物A自體同樣依靠 G_2 組。”(經濟財貨價值概論六四頁)於是布謨·巴威克得到如次的命題。

“同一有用的結果，即是最終生產物底限界效用，依存於比較遠隔級的生產品底一切互相繼續的組類。”(同書六四頁)因此，“限界效用的大小，首先而且直接地表現於最終生產物底價值之內。於是最終生產

物便形成了製造那價值的商品組類底準則，而這價值又形成第三級商品組類底價值底準則，末了，這三級商品組類底價值形成第四級底最後組底價值底準則。在每一階段中，決定的因子底名稱雖可以改變，但在不同的名稱之內所表現的事實——即最終生產物底限界效用——則常是同樣的。”(同書六五頁)這種事態之所以產生，常在於我們忽視同一生產手段能供並且事實上已供了許多場合以種種消費商品底生產的事情。假定生產商品 G_2 可以使用於三個不同的生產部門，而成爲各有一百，一百二十，二百底價值單位底限界效用底生產物A, B, C。布謨·巴威克重演，並分析消費商品價值時，同樣的解釋，而得着 G_2 範圍裏的生產商品底某一組的喪失，即可以釀成有最小限界效用的生產物之生產部門底縮小的結論。由此而成立這般的命題：“生產手段底單位底價值，是按照在一切生產物——因生產物的生產，而可以經濟地使用生產手段底單位底一切生產物——中有最小限界效用的生產物底價值及限界效用而決定。(前書六九頁)據布謨·巴威克看來，這個法則，也是說明生產費底古典法則，但其限界效用不是

最小限界效用底財貨(在我們的例中爲B組C組)的價值,不是由這些商品自身底限界效用而規定的,乃是由生產手段底價值(生產費)而決定的,生產手段底價值再又由“限界生產物”即有最小限界效用底生產物底價值和限界效用而決定。換句話說,即是,上述的代用法則在這裏也發生作用,即生產費若除却“限界生產物”,便形成一切種類的“與生產相關的商品”(註二三)底決定的要因。然而這個額量自身——生產手段底價值——是由限界生產物底價值,即其限界效用而決定的。“在最後的分析上,限界效用成爲決定的額量,而生產費的法則便成爲‘特殊法則’。因爲費用並不是商品價值之最後的原因,常不過是這價值的中間原因。”(前書七一頁)新學派所建立的生產商品底價值理論底一般形態便是這樣的。現在我們且轉來批評這理論罷。從牠的根本思想,即從生產手段底價值對於生產物的價值的依存着手。(註二四)與技術的進步相關聯的商品價格底低落,「最重要的經驗的事實,牠形成主張生產費是決定生產物價值(價格亦然)底決定的要素底舊理論基礎。生產費底減低和商品價格底低落間的關連,就全然

明白了。我們必須首先作為他自身底理論底試金石，喚起布謨·巴威克對於這現象的注意。關於這個題目，他會有以下的論述。

他說，假定新的銅鑛發見了。這事態（如果不以適應於牠的需要底增加）就可以引起銅產物底價值的低落。因此，這個低落的直接動機發生於生產商品底方面。然而據布謨·巴威克所說，牠不是指本原的原因在乎銅的價值底低落。據布謨·巴威克說，這個過程是如次地展開：即銅的數量底增加，遂引起銅生產物底增加，而這些事情，又引起這些生產物底價值底減少，這個減少引起生產商品（銅）的價值底減少底結果。

（註二六）

我們究明這個命題罷。第一明瞭的事就是生產商品，只要牠現實地是生產商品（即是生產什麼有用的對象物底工具），就能够有一個價值（這價值概念無論用於如何的意義——馬克斯的客觀價值底意義也好，或是布謨·巴威克的主觀價值底意義也好）。只能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生產商品底價值底原因之生產物的價值才能成為問題。（註二六）但是，如果我們把“原因”解做

“因果關係”的動機，那就大錯特錯了。

這個“因果關係”的動機，像我們所見，是從生產商品方面發出的。如布謨·巴威克所想像，現在底問題僅是或則我們只論究生產手段底總量，或是與其增加的數目，同時包含了其價值底低落（牠要指生產物底價值是應該決定的額量）。無疑地，我們沒有理由把生產手段底數量與其價值相對立。（註二七）特別着眼的就是：生產手段底價值，即結局是價格（評下）底低落，在時間上比消費商品底價值底低落發生得更早。一切出現於市場的商品，不僅表現其一定的數量，並且表現一定量價值底大小。例如流入市場之過剩的銅產價格，在銅生產物價格底低落以前早就低落了。當然布謨·巴威克關於這點，有他的反對意見。即是他指摘了“比較高級”的商品底價值不是由於“比較低級”的商品在一定的瞬間所有的價值來決定，乃是當流入生產領域中的生產手段底數量增加的時候，由那些商品所將有的價值來決定。（附錄第八“價值與費用”二五八頁腳註）⁵然而生產手段和消費商品間的距離通常是很大的，就是限界效用學說的代表者，也是如果懷疑生產手段的價值，是否

依存於生產物的價值，(註二九) 則當流入市場的生產手段底數量變化的時候，便不能完全確認如布謨·巴威克所主張的那種依存關係。在這個場合，要使問題明白起見，只須將布謨·巴威克自身如次的命題與他的主張對立就夠了。他的主張說：“假如我們考慮有更高並更直接的限界效用的生產物，對於我們有若干價值，……那麼我們應該這樣講：只有時常可以再生產該生產物底生產手段，纔對我們有價值。但是，假如我們繼續究明那生產手段自體有多少價值，我們就達到限界效用了。但是我們屢屢能夠節省這以上的討究。我們在每個場合中，不待從牠的根柢來展開，已經屢屢知道費用商品底價值。……”他在注腳上補說：“特別是分業和交換的侵入，屢屢(!)致力於使中間生產物底價值獨立地固定。”(參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七〇——七一頁與注腳)

不幸，布謨·巴威克沒有把這個思想更加展開，他並不曾指出在生產商品價值之“獨立性”的形成上，分業和交換為甚麼有那樣肯定的影響。事實上，事態是如次地展開：——整個的現代社會不曾表明生產是有計劃地適應於消費一般的調和地展開了的全體。在今日，

生產和消費是互相孤立的，¹²牠們是表明經濟生活中兩個經濟的極端。這個生產和消費底分離，也表現於特別如恐慌一般的經濟的變動當中。¹³生產的代表者自己對於生產物所定的評價，絕對不是依照限界效用而行的。這個如我們所已知的一般，對於消費商品，也是妥當的，在生產工具的製造方面，甚至表現得更加明白。各生產部門的關聯斷不是有計劃的，結局是為社會的消費所規制，而構成爲無政府形態的社會，不可免地要走到一定的意義上，叫做爲生產而生產的這個事態。在他一方面，這個事態在以完全與布謨·巴威克不同的方法，影響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代表者底心理上（布氏的任務正是這心理底分析）。現在且從生產工具之販買者底評價着手。他們是投資於製造生產工具之各種生產事業的資本家。那麼最後的生產工具底評價，是由該企業的所有者來決定嗎？當他評價他的商品“生產商品”的時候，決不能照這生產商品底生產物底限界效用，毋寧是他根據從市場上所能代此而取得的這商品的‘價格’來評價他的商品。然而在布謨·巴威克的用語上，商品價值是照主觀的交換價值來評價。¹⁴（註三〇）假

定上述的生產者採用新式技術而擴張其生產，他現在能夠投入大批商品——生產工具——於市場。可是各個商品單位的評價會變到什麼方向去呢？自然牠是低落下去。但是這個低落，在他的眼中，不是由於他的商品所製造的生產物價格底低落，而是由於他用比較低的價格，從他的競爭者奪取購買者，因此想取得較高的利潤的緣故，起於他自身的努力。

現在我們且轉到其他的當事人，即購買者。就現代情形而論，購買者是用從第一範疇（生產工具底生產）的資本家所購買的生產工具來製造消費商品的資本家。他們的評價自然以生產物底賣價來計算。然而這個前提的生產物價格，頂好不過用來做上限（Upper limit）。事實上，生產工具的評價常時是比較的低些。然由購買者方面而來的生產工具底評價所低落的額量，在這個場合，不外是對於由流入於市場的生產工具數量底增加而生的舊價格底一定的修正。如此是商品生產底代表者底現實的心理，不是構想的心理。事實上，生產工具的價值確實多少可以獨立地決定，並且生產工具底價值底變化，比較消費財貨的價值底變化，在

時間上發生得比較得快。因此，這個分析正須從生產工具底生產領域中的價值的變化為出發點。

在這裏還有一個極嚴重的論理錯誤必須指出。據布謨·巴威克着，生產工具底價值是由生產物底價值而決定，這是我在上面所究明的。“在結局上”，限界生產物底限界效用是決定的要素。但是由甚麼東西來決定這限界效用底額量呢？我們已經知道，限界效用底額量是與應評價底生產物的數量成反比例。即是某一定種類的商品的單位越多，對於“存貨”的各單位的評價便越低落。在他一方面也可以講。那末，當然，這數量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問題便起來了。我們的教授告訴我們說：“市場上所能處分的商品底數量自身，特別在廣泛的範圍內，是由生產費的額量來決定的。即某一商品底生產費越高，由生產供給於需要的單位數量便相對地減少。”（同書五二一頁）這個說明如次：即是生產商品底價值（生產費）是由生產物底價值來決定。而生產物底價值則存於其數量，生產物底數量則由生產費而決定。換句話說，即是生產費是由生產費來決定。這是奧地利學派底理論所非常豐富地保有的對

面的說明之一。所以布謨·巴威克曾經陷於同樣的循環圈子裏，他公然認為在這圈子裏仍然包有舊生產學說。(註二〇)

末了，關於生產手段底價值之布謨·巴威克底一般公式，容我一言，如我們所已知道的，“生產工具單位的價值在一切生產物——因其生產，可以經濟地使用生產工具單位的一切生產物——內是依存於有最小限界効用的生產物底價值及限界効用”(參看經濟財貨價值概論六九頁)現在如果考察資本家的生產，我們立即明白布氏所謂“經濟地”(Economically)的話，是以現成的價格範疇為前提。(註三一)這個又是內在於全奧地利亞學派中底錯誤。據我們看來，這是由忽視現代的“經濟主體”之個人心理的形成中社會關係底功用而發生的。

六. 結 論

我們又可以由簡單地檢討奧地利亞學派的價格論，而完結我們對於主觀價值論的檢討。因為布謨·巴威克以為價格在某程度上，是混合於市場的交換過程

中底主觀價值底合成物。在導出這個合成物之上，布氏這個結果，便不得不列舉一系列底要因——關係於其成立，生產的要素，又關係於大概在市場上相爭的購買者和販賣者底主觀價值的內容，即數量的制約底一系列底要因。我們在證明關於這些‘要因’的布謨·巴威克所主張的矛盾和徒勞之時，又可以將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駁論再簡單地講一下。

但是首先，我們必須考察布謨·巴威克底交換過程之機構的說明一下。布謨·巴威克適應於其諸條件底益益增大的“複雜性”，而考察交換過程。他認定這個過程有四個場合：(一)孤立的交換，(二)購買者相互間之一方的競爭，(三)購買者相互間之一方的競爭，最後，(四)相互競爭，即購買者和販賣者之相互競爭。

對於第一個場合(孤立的交換)，這公式是很簡單的。“在兩個交換希望者之孤立的交換底場合，價格是以由購買者對於商品底主觀評價為上限，而以由販賣者對於商品底價值評價為下限之範圍裏而確定的。(布氏概論四九三頁)

對於第二個場合(購買者相互間競爭底場合)，布

謨·巴威克定立以下的命題：“在購買希望者的一方競爭的場合，最有交換能力的競爭者——即是比較價格財，把那商品評價得最高的購買者，——才可以取得商品。價格變動於，以購得商品者的評價為上限，以常時形成販賣者自身底評價而被除外的競爭者中之最有交換能力的人底評價為下限之間。（前書四九四頁）

同樣的事態，也起於第三個場合，即販賣者互相間底一方的競爭。在這個場合，價格變動底限界是決定於由最強硬的販賣者（或用布謨·巴威克的用語即最有交換能力者）的最低評價，和在打敗了的競爭者中之最強力的評價這限界中。

自然，最有趣味的是第四個場合。即是購買者和販賣者相互間底競爭的場合。這對於略為發展了的交換經濟底交換，是典型的例子。

對於這個場合，布氏創立了一個方式。在那裏面，十個購買者各想買馬一頭，有八個販賣者各想賣馬一頭。以下的數字是表示個人評價底數量。

購買者(購買一馬)	評價(單位佛羅稜)
-----------	-----------

A_1

三〇〇

A ₂	二八〇
A ₃	二六〇
A ₄	二四〇
A ₅	二二〇
A ₆	二一〇
A ₇	二〇〇
A ₈	一八〇
A ₉	一七〇
A ₁₀	一五〇

販賣者(販賣一馬) 評價(單位佛羅稜)

B ₁	一〇〇
B ₂	一〇〇
B ₃	一五〇
B ₄	一七〇
B ₅	二〇〇
B ₆	二一五
B ₇	二五〇
B ₈	二六〇

假定各購買者開始出價一三〇佛羅稜，他們這十

個購買者雖能以這個價格購買馬匹，但是販賣者方面，只有兩人（ B_1 和 B_2 ）滿意他們的價格。在這種情形底下，顯然不能成交。因為販賣者正要利用購買者相互間的競爭，以取得較高的價格。同時，購買者相互間的競爭也可以阻制這兩個購買者不能以一匹馬對一三〇佛羅稜成交。當價格高漲的時候，購買者中競爭的人數減少。例如價格若超過一五〇佛羅稜，購買者 A_{10} 遂退去，由此類推。在他一方面，等到購買者人數減少，站在經濟原則上參加交換的販賣者數必增加。在一五〇佛羅稜的價格， B_3 也能販賣他的馬，在一七〇佛羅稜 B_4 也可以一等等。就是二〇〇佛羅稜的價格，購買者中間仍有競爭。但若價格再行增高，情形就改變了。假定價格高至二〇〇佛羅稜以上，這時的供求便彼此平衡，然而價格不能高過二〇〇佛羅稜。因為在這場合，販賣者 A_5 也就退去，於是販賣者間的競爭便將使價格低減。因此，在某一定場合，價格不能高過二一五佛羅稜以上，因為這時只有五個購買者對六個販賣者了。所以在二一〇佛羅稜至二一五佛羅稜之限界內產生某種價格。

由此，第一，“從雙方面最有交換能力的競爭者，

即是評價商品最高底購買者(從 A_1 至 A_5)和評價商品最低底販賣者(B_1 至 B_5)之間成立交易。”(前書四九九頁)

第二,“有多少實行彼此交換底競爭者,便有多少按照其交換能遞減的等級而發生於相持的競爭者底對偶,在這些對偶中,購買希望者是以比出賣者底較高價格來評價貨物。”(註三三)

第三,“在雙方相互競爭的當中,市場價格是決定於,以達到交換的最後底購買者,和被除外了的販賣競爭者中最有交換能力者的評價為上限,以達到交換的販賣者內交換能力最小者,與從交換除外了的購買競爭者中最有交換能力者的評價為下限的範圍內。(同書五九一頁)如以上述的對偶解做“限界對偶”(Limiting pairs),我們可以得到如次的價格法則方式:即是,“市場價格的額量是由兩個“限界對偶”之主觀評價的額量,所限制並決定的。”(前書五〇一頁)

這便是競爭的機構,即是從形式方面之價格形成底過程。這個在本質上不外是已知的供求法則底詳細說明。所以這問題的形式方面,不如這問題的內容(交換過程上數量的制約)值得注意。然而我們不妨先予以

簡單的注意。布謨·巴威克對於規定指導參加交換的“一般原則”設了以下三個“規準”：“第一，他——交換希望者——只能在交換於他有利益的時候，他才會交換。第二，他與其和小利益的，毋寧和大利益的東西交換。第三，他與其與全無利益的，毋寧與有些小利益的東西交換。”（同書四九八頁）這三個原則的第一個是錯誤的，因為有時販賣者是照小損勝於大損的原則而交易，且有雖損也交換的場合。如此的場合，起於資本家因市況所迫，不得不以低於生產費底價格販賣其商品的時候。布謨·巴威克親自在別的地方說過，在這種情形底下，只有“傷感性的傻子”，才不肯出賣他的商品。在這個場合，販賣者想在市場上取得的原價，遂遭了市場情形底自然力底打擊，不得不實行在企業上感受損失底交換。現在，我們且轉向上述形式的“價值法則”底框內，規定價格標準底諸要素。布謨·巴威克條舉六個要素如次：（一）對於商品之特殊需要的數目，（二）對於購買希望者的商品主觀價值之絕對量（Absolute magnitude），（三）購買希望者對於價格財貨（Price money）的主觀價值之絕對量，（四）被販賣的商品數目，

(五)對於販賣者的高品底主觀的絕對量，(六)對於販賣者底價格財貨(Purchas money)底主觀價值之絕對量。我們且看布謨·巴威克以爲這些要因各是由什麼規定的。

一。對於商品之特殊需要的數目

布謨·巴威克關於這一點，曾有下列的說法：“這個要素可說是很容易明白的。牠顯然是——面受市場的擴大，一面受需要的性質的影響。而且這是在這裏應該發生底理論的興味底唯一要着。凡是爲着需要而欲取得商品的一切人們，不能作爲購買希望者。需要商品並欲取得商品底無數人們，只好甘願(1)遠去市場，因爲在他們的想像價格的狀態中，價格財貨的評價，遠超過商品的評價，以至阻礙促成着購買底經濟的可能性。”(同書五一四頁)即“慾求的數目”是由可能的要求數目，減去自身斷念於購買的要求的數目而規定。這自身斷念於購買的數字，依存於市場價格，而市場價格掉轉來是由“慾求的數目”而決定。

二。購買者對於商品的評價

關於這點，布謨·巴威克曾說：“價值的額量通常是

由限界效用的大小來決定的。”(前書五一五頁)然而我們在上面曾經詳細檢討過這個命題，知道購買者決非根據商品底限界效用來評價商品。然而布謨·巴威克在他的代用效用說的形式上所想引入的修正，僅不過是理論的循環論法。

三. 對於購買希望者底價值財之主觀的價值

布謨·巴威克關於這點の説明，一切都集中在下面的命題中。即是，“一般貨幣單位的主觀價值在富者比較的小，貧者比較的大。”(同書五二〇頁)在牠的本質上，貨幣理論在貨幣的主觀價值——對於販賣者和購買者——是貨幣本身的主觀交換價值，而這交換價值再又由商品的市場價格而決定的一點成立。如此“價格底決定”也是由價格本身來說明。

四. 商品被販賣的數目

決定的要因是：(A)純自然的情形(例如供用有限的不動產)，(B)社會的和法律的事情(獨占)，(C)但是在“特別廣泛的範圍”中，即生產費的額量。可是關於最後者，如上面所述，在布謨·巴威克的理論中，找不出什麼說明。因為牠一面是由生產物的限界效用所決定，

他面是由生產物本身所決定。

五. 販賣者對於商品的主觀價值

關於這點，布謨·巴威克給了二重的說明。第一個說明：“……在販賣者的眼中，一單位所有的直接限界效用，和主觀的消費價值通常是極低的。”這個說明，據其所詳細指示的，並不與事實符合。因為基於想販賣的商品底效用底價值評價全然不存在，在數學上是等於零。在他方面，販賣者評價其商品，而且不“很低廉地”，評價，也是明瞭的。現在我們且看布謨·巴威克的第二公式。他在別處說：“各生產者對於其生產物所獲得的市場價格的額量，對於他所附與於這生產物的主觀價值（交換）的額量是決定的。”（前書五三八頁）然而這個公式，在理論上尚難於支持。因為這個主觀價值底概念本身已經包含了矛盾。即是這概念有時是價格導出的基礎，有時又決定作為已知的價格。

六. 販賣者對於價值財底主觀評價

布謨·巴威克說：“關於這點，我們在上面說過，對於購買者底價格財的價值的事，也一般地妥當。價格財——貨幣——對於他們所有的價值，比較一般的財產

狀態對於現金特殊的需要，毋寧更是決定的。這似起於販賣者比起于購買者更多。”（同書五二一頁）因此，這裏必須區別兩個要素：（A）適應于“一般的財產狀態的貨幣價值，這個評價是在兩個要素——所有者能自由處分的貨幣數量和商品價值——的影響底下成立。（B）由“特殊的要素”（即市況）的貨幣評價。但是市況又不過是市場價格底一定狀態。因此，我們明白，貨幣作為交換價值的特殊性，不許從“效用”的觀點來說明這現象。因此，布謨·巴威克的理論，必然地要兜圈子了。

布謨·巴威克說：“所以在實際上，價格形成的過程底全經過中，沒有那一階段或那一過程不能完全從主觀評價的根據來說明牠的起端。所以我們可有完全的權利，稱價格為在市場上相會的商品和價格財底主觀評價的合成物。”（前書五〇三頁）但這觀點，如在第一節所說明，是錯誤的。這個見解沒有考慮人間的社會關係——是現成的，又因把個人心理灌以社會的內容而決定牠的關係——的根本事實。所以布謨·巴威克底理論，常常因導出社會現象而遇着了個人的動機，這社會

的因子，多少就在隱蔽了的形態裏豫先潛入着；因此，全部結構就變成了純是謬誤的旋回，不斷的論理的謬誤。而且牠只不過是表面上可以作為說明用，而在現實上，不過是暴露近代資產階級理論的無力。如此，當價格底分析的時候，價格形成底六個“決定的理由”中，沒有那一個，事實上曾由布謨·巴威克充分地說明過。即是他的價值論更不能說明價格的現象就完了。

奧地利亞學派底特殊拜物性——牠以個人主義的蒙蔽物蒙蔽他們的信徒，隱匿諸現象間之辯證法的關係——由個人通過個人，並單使人成為“社會動物”的社會紐帶——這個物神崇拜已經在根本上，破壞了把握近代社會構造底可能性。這個問題底解決，依然是為馬克斯學派保留着。

附 註

一。同書三九頁。沙林說：“購買者想附歸於商品底價格，不是根據他們自己對於其效用底評價，而是期望消費者所將支付的想像價格 (conje-

ctured Price)。”(沙林前揭書二〇頁)

二。關於限界效用說的另一理論家威塞——他不曾分析交換經濟底諸條件——，巴威克曾有以下的說話：“威塞以限界效用必須常屬於“同類商品的效用範圍”底定說(見威塞經濟的價值之起源及主要法則一二八頁)，所以只合威塞自己在那裏所添的附加條項，而忽視交換之存在的附加條項。”(看參經濟財貨價值概論三九頁脚註)因此我們知道威塞沒有關於交換過程的說明。布謨·巴威克想說明牠，但立刻挫折了。確實，正如俄國諺語所云：“救得頭來救不得尾，救得尾來救不得頭。”參看數學的交換原理第三章一二，一三，一四及一六頁。瓦耳拉斯的說明，本質上也只是露骨的同義反覆語。(同書一六頁參照)

三。主觀的交換價值底概念，在後面可以遇見，到那裏我們再澈底地批評罷。(參看前書五一九頁)

四。不同處是在布謨·巴威克認無產者為先社會的人，洛瑟則以先社會人為無產者。

五。涂監巴拉羅夫斯基說：“想批判這個理論（即限界效用說——著者）底企圖多半是非常薄弱的，牠們並不需要甚麼真實的論駁。對於這理論的主要的論駁——即是，我們從經濟財所獲得的滿足程度，不許有何等數量的比較，曾被康德反駁過了。”（參看巴拉羅夫斯基經濟學概論五六頁）。但是我們決不能以這為“主要的駁論”，反之，却是最不適當的駁論之一。然而巴拉羅夫斯基全然抹殺其他的駁論，例如斯托耳茲曼——他的兩部著作，涂監巴拉羅夫斯基沒有不知道的道理——底駁論是值得注目的。

六。“為欲研究價值問題以至於其極點，必須弄清楚為甚麼某些使用對象會只有少量的生產，而其他的使用對象會有大量的生產。”（涂監·巴拉羅夫斯基前書四六頁）然而讀者欲從限界效用理論家得到關於這問題的明答，却是徒然。

七。“我們好似已經說過：在布謨·巴威克所選定的舉例中，缺乏任何經濟所必要的經濟生活的表徵——即經濟主體的活動。……無論在人類

方面或任何其他生物方面，祇有一定交換行為的結果纔能有商品的供給。”（沙耳 Alexander Schor 限界效用學說之批判——康拉德年鑑（Conrad's Jahrbücher 第二三卷二四頁）also R. Stalzmaun: —Der zweck pin der Volks wirtschaft P.701）“只有由一定的存貨，即長期中之根本的要素——土地的勞動——底生產性底大小，……我們才能取得可能的供給範圍，我們才能取得為滿足目的而獲得的商品單位數，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得可能的消費之有效的擴大。

八。如西里齊洛夫所正當地觀察，奧地利亞學派忘記了“人類在他們的經濟活動中，是想用特殊的努力克服本性的缺陷，因這努力底大賜，人們對於物質界底依存底限界越有彈力，越發擴大。”

（參看經濟學基礎三八〇頁）

九。“……相對稀少性使商品成為主觀評價的對象。而在客觀上，——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商品的稀少性是勞動支出的總數，而在這支出的大小內發現牠的客觀的尺度。”（見喜爾斐丁·巴威

克的馬克斯批判(一三頁)

十。布謨·巴威克在他的著作的別一所在，認識了這個要素的意義。但是這不過是表明他的不澈底。因為據他看，生產費是依存於限界效用。如此，循環論法就開始了。但是這個問題與其他問題底相關點且到後面再論。尼克遜則決不以從天上掉下的隕星底考察為滿足，特別要分析被生產了的商品。

十一。我們不得不再指述以下的事情：布謨·巴威克以前主張（他在努力企圖避免代用效用說的矛盾的時候）價格不能構成支配的原則，因為該當各個人所支付的價格已經不在市場上積極的參加之下形成了。但他現在似乎完全忘記了這事。

十二。關於需要底直接滿足和間接滿足所應該指出的，乃是布謨·巴威克在這點避去了孟革的用語。孟革說：“在前一場合（即自然經濟——著者）底價值和在後一場合（即主觀的交換價值評價——著者）底價值僅是……經濟生活的同一現象之兩個不同的形態。即在任何場合中，賦予價值現象以

特殊性質的，是由於財貨獲有以下的意義：即是由支配牠的經濟主體，在前一場合，是關於牠直接的利用的，在第二場合，是關於牠間接的利用的我們名爲商品價值底意義。因此我們稱前一場合的價值爲使用價值，第二場合的價值爲交換價值。”（孟革經濟學原理五三，五四頁）

十三。沙林說：“如正確地觀察，在那場合中（間接評價的商品底主觀場合——著者），又由於這“主觀的交換價值”的理由，商品底性質底主觀評價似乎是附屬的成份。”（前書二九頁）

十四。孟革在他專論貨幣的長篇論文上，可說得實際上沒有關於貨幣底理論的分析，這是十分有趣的事。

十五。貨幣商品的使用價值有兩方面：除去作爲特殊的使用價值（如黃金可用以鑲齒，可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以外，貨幣商品還有發生於其特殊的社會機能底形式底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卷一〇二頁）

十六。愛克修坦因“關於限界效用理論不充

分的理由的命題底四個根據。一個魯濱孫克魯梭——“新時代”第十二卷第二號八一二頁。這點，俄國的文獻也指述過。（參看馬內羅夫：古典學派經濟學者底學說的價值概論二六頁）

十七．奧地利亞學派最近的代表之一，貨幣論專門家米舍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貨幣及流通手段底理論（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一書中，認為奧地利亞學派的貨幣說是不充分的。他的意見如下：“除非究明貨幣的客觀交換價值，不能考察出主現的貨幣價值。與商品相反，我們在貨幣的場合，客觀交換價值，即購買力底存在，却是使用之不可缺的前提。主觀的貨幣價值，常時歸着於由與貨幣交換所得來的其他經濟財底主觀價值。這是一個枝葉的概念。想根據一定額的貨幣所有的意義以滿足某欲望的力量來評價的人，非借助於貨幣底客觀交換價值不可。因此，貨幣底一切評價都是以關於其購買力底一定見解為基礎。”（從喜爾斐丁底批判底引用，參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卷第二號一〇二五頁）和布謨·巴威

克在代用價值章上所企圖的同樣，而且當然有同樣的結果。米舍斯企圖在歷史上克服這循環論法。關於這點，可看喜爾斐丁前書一〇二五——一〇二六頁。）

十八，參照經濟財貨價值概論六二頁，又資本與利息第二卷第一部二八頁註脚。“物理的部份大半雖難於計算，……然而尚不礙事。反之，假如某人沒有一定的要素，缺少了多少的效用或價值，多半易於決定。而我稱由這要素底估有或存在所決定的部份，是對於全生產物之這要素底經濟的份子。”（參看資本與利息第二卷第一編二八頁）

十九。“假如我們可從經濟底實際來判斷，那就有分配底規則底存在。在實際上，誰也不相信收益有負於生產要素全體。一切人們都或完全或不完全地瞭解這運用分配收益底技術。一個善良的實業家必須懂得而且深知：善良的工人爲他獲得了什麼；一部機械有若干利益；應算進若干原料：這土地底收益或那土地底收益是如何。假如他不懂得這些事實，假如他那只能生產底投資和收益

在出入不敷底時候，他就完全沒有法想了。”（威塞自然的價值七〇及七一頁）

二〇。這事有只合於生產者底個人心裏範圍底制限底必要。我們一取社會的立場，問題便完全不同了。因此，全“經濟的歸算”祇可關係於社會的勞動。馬克斯精銳地區分了這兩個觀點。（例如不僅對於全資本之可變的部份，並且參考對於全資本的利潤計算。）帕登斯在對於布謨·巴威克利息理論之賢明的批判裏，似乎忽略了這個事實。參看帕登斯底經濟的技術（“Okonomische Taschenspielerie”）新時代雜誌第十卷。

二一。“然而在交換經濟中，適應於這般社會底限界效用底全不存在。”參看叔彼得關於歸算問題底考察——國民經濟社會政策及行政雜誌第十卷。

二二。然而和布謨·巴威克對於歸算問題底意見底不同，大部份是基於他們對於上述的財之總體價值（Totality Value）問題底不同的態度。關於這點，可參看布謨·巴威克底資本與利息第二卷

第二編附錄七。對於威塞底總體價值概念，叔彼得在上述關於歸算問題底考察一文中，關連於總體價值底概念的批判，給了威塞以同樣的批判。

二三。布謨·巴威克以在生產上相關係的商品(Commodities in Production)，認為是由同一生產工具所生產的。(見前書七〇頁)

二四。我們在這裏所論及的，是能够再生產底“商品”。不能再生產底“商品”(然而據馬克斯用語的是這商品底價格，不是牠底價值。)底理論應作特殊研究。據我們底見解，能自由再生產底“商品”底價值論正是重要的。因為在這裏，反映出全社會發展的方向，而這發展的法則底探求正是經濟學底主要問題。作為關於不能再生產底商品底價格論底例子，有與地價問題相關連的馬克斯底地租論。

二五。這有趣味的文句底全文如次：“以前，不說生產商品底價值方面所起底原因 而說起於生產商品方面底原因，那是我的故意。因果關係底動機，雖是從起於生產商品方面底狀態開始，但是

以後的連鎖呢，在該連鎖中，生產商品底價值似乎不是成立於生產物底價值以前，而是成立於生產物底價值以後。生產手段之莫大的數目，便是（間接地）生產物底價值低落底原因，雖然，同樣間接地從牠而起的生產工具底價值底低落，不是生產物底價值底減底原因，而是其結果。因果關係的連鎖如下：銅鑛及銅底數量增大，結果銅生產物底數量也增大。這事遂使應由生產物而滿足底欲望達到充分的滿足。由此，次要的欲望進於附屬的欲望（Dependent wants）底地位，由此，銅生產物底限界效用和價值下落，最後又由牠的媒介者所生產的財——銅——底限界效用和價值都低落了。”（資本與利息第二卷二五七頁）

二六。正確地說，這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不能瞭解這個結果，遂發生與社會學上底相互作用底理論同樣的混亂。例如參照第齊耳：“這選一的命題（即以生產費底價值和生產物底價值底誰何為原因底命題——著者），無論怎樣也不能存在。反之，生產商品底價值與限界商品底價值互為條件。

那生產物（消費商品）是無價值的——無用的。而且過份存在的物體底生產商品，沒有經濟的價值。生產物底價值表現為生產商品底價值底原因。”（參看第齊耳底古典的價值論及利潤論——Zun Klassischen Wert- und Preisstheorie, 載康德拉年鑑第三編第一卷六九四頁。）

二七。“布謨·巴威克認為這不是生產工具底價值，其大多數都在這種場合（“間接地”）減低生產物底價值。這是很周到的思想。然而終不能說，“在生產工具底價值上起反作用的，不是生產物底價值，而是對於生產物底欲望”底命題更正確。確實，“不是價值，毋寧是夥多”底對立，不是很有力的。生產商品底夥多可以影響於生產物底豫想的價值，而且可以影響於預想的數量，但是這個只限於牠豫先影響於生產工具，或者至少這個影響是可以豫先斷定的場合。如果對於生產工具底價值底這種影響已被‘同業者底同盟’，或被利用這生產工具底其他部門中底需要底增大而破壞了底場合，那便不會有這樣的影響。”參看阿德勒（Karl-

Adler) 底資本利息及價格運動 (Kapitalizins und Bewegung) 一三及一四頁註脚。

二八。 “爲貫徹這個計算，全部連鎖未免太長。” 參看沙林限界效用理論及限界價值學說，載康德拉年鑑第三輯二七卷二五頁。

二九。 “各生產者對於其生產物所能獲得的市場價格底額量，對於他所假定這生產物底主觀的(交換)價值底額量是決定的。” (參看布謨·巴威克經濟的財貨價值概論三八頁)

三〇。 參看沙波士立科夫價值和分配論三七及三八頁，對於司徒魯曼及馬內羅夫底反駁，也在那裏。

三一。 參看愛克修坦因新時代第二十六卷一三七頁。布謨·巴威克自己說：“一個想購木料來製造木桶板的木材商，他會很快地打算木材對於他所有的價值，他會估量從這木材能够作成多少桶板，而且知道按照當時的市場關係，桶板有多少價值。以外的事，一點也沒有考慮底必要。(同書六五頁) 固然，木材商“很快地打清他的算盤”，“並且以

外的事一點也不考慮”，但是牠不能爲布謨·巴威克所主張。

三二。同書五〇〇頁。布謨·巴威克認爲交換能力卽是應取得的商品和自己佔有的商品中間底關係。“卽就一般講，最有交換能力底競爭者，卽是能以最低的評價，用自己的商品獲得別人的商品，同此，能以最高的評價，用別人的商品交換自己的商品。”（參看布謨·巴威克前書四九一頁）

第四章

利潤論

- 一. 分配問題底意義和形成
- 二. 資本底概念；“社會主義國家”中“資本”和“利潤”
- 三.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底一般性質；利潤底成立

一. 分配問題底意義和其形成

我們可以在經濟學底各分野上，看出那種依存於誰是該分野底工作者而向一定的方向發展底特質，這個特質特別適合於分配論方面，尤其特別適合於利潤論方面。因為這個問題與鬥爭階級底‘實踐’非常密切地關連。牠十分堅強地與那些利益相接觸，所以恰在這裏，我們希望找出一個關於近代社會秩序底多少露骨的或精細的代辯，即是一個不能隱瞞的代辯。從論理底立場而言，分配問題——里嘉圖以後成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諸問題之一底分配問題——的確有很大的重要。(見里嘉圖經濟及租稅底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序文)。不着手社會資本底複生產過程底分析，便不能懂得包括近代社會在內底社會進化底法則。想把握資本底運動之最先的企圖之一——我們是指克納 (Quesnay) 有名的經濟表——必然給分配計劃以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將把握全資本主義生產底機構於其全範圍，或於其“全社會的規模”底任務暫且撇開，分配問題自身仍然在理論上有無窮的

味。究竟統制各社會階級中底財貨分配的是些甚麼法則呢？利潤，地租和勞動工資底法則是怎樣的呢？這些範疇互相間有什麼關係呢？又在一切特定的瞬間，牠的額度是依存於什麼呢？規定這個額度之社會發展底傾向如何？這些都是分配論所論究底根本問題。

價值論是分析商品生產之廣汎的根本現象，而分配論則必須分析商品經濟自身所特有的，新的和採取諸特殊形態底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分配論底任務是在於指示階級鬥爭怎樣取了資本主義的表現，換句話說，這個鬥爭怎樣表現於經濟法則底形態。(註一) 但是固然是說一切理論家都是這樣把握分配論底任務。卽在這問題底形成裏可以尋出兩個根本的傾向。在這領域底最新研究者之一沙波士立科夫說：“在這個場合，有兩個正相反對的立場，其中只能有一個是正確的。”(沙波士立科夫前書八〇頁) 不同的點卽在於一派的經濟學者企圖利用人類經濟活動之永久的和自然的條件來說明所謂‘不勞而獲’底成立；他派則認這種現象是特殊的歷史關係底結果，或者具體地說，看做生產工具私有的結果。然而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舉出個更廣泛的說

明。因為第一，我們所研究的不僅是‘不勞而獲’的問題，‘勞動所得’也成爲問題。（例如勞動工資概念對於利潤是相關的概念，前者與後者共同存在。）第二，可以提出關於分配形態一般的問題，即是這問題不僅關係資本主義的分配底諸形態，又是對於分配諸形態底生產諸形態之一般的依存關係。這個問題底分析產生以下的結果：即是在其機能的意義上，分配過程不外是生產關係底複生產過程。一切由歷史規定的形態底生產關係表示再生產現存的生產關係底分配形態。資本主義的場合也是一樣。“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通常是社會的生產過程底由歷史所規定的形態。這個過程一方面是生產人間生活底物質必需品底生產過程，他一方面，是發生於特殊歷史的和經濟的生產關係底下底過程，是生產並再生產這些生產關係自身，和與牠一齊生產，再生產以及這過程底擔任者之物質的諸生存條件和相互關係——即一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底過程。”（見資本論第三卷九五二頁）同樣，在一定的歷史形態所進行的資本主義底分配過程（勞動力底購買和出賣，資本家對於勞動力底支付，剩餘價值底成立），僅是全

資本主義生產樣式在這過程中之構成部份或一側面。資本家和勞動者間底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基本的生產關係，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形態——勞動工資和利息底範疇——又再生產這個基本的關係。所以我們若不把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與其當時形成“經濟的社會構造”即人間關係底臨時形態之經濟的歷史的形態混同，我們可以達到一定的結果如下：即是爲欲說明什麼具體的社會構造，我們只能把牠作爲僅生成於特殊歷史的關係形態，即有歷史的限制和有獨特的特殊的形態。資產階級經濟學因其有被制約性底緣故，決不能脫出一般的定義底限界。“國民經濟學者以生產底自然過程和由土地及資本底所有權所條限底生產底社會過程相混雜或混同，其結果達到現實的國民經濟的世界裏全無類似底資本概念。”（見洛特柏圖斯資本論二三〇頁）然而洛特柏圖斯自身，與馬克斯底統一的和澈底的觀點對立，因以“論理的”資本概念作爲必須固定於一切經濟形態底範疇而使牠游離，從而避入清爽的避難所。但是若從用語底立場而言，這完全是無用的，（對於這個概念有‘生產工具’底說話），

在本質上是危險的。因為在關於生產工具資本之無罪的討論假面之下，常常有不同樣的社會問題底解決潛入。

因此我們既以檢討近代社會底分配底本質為任務，我們只有着眼於資本主義的特質，才能達到目的。馬克斯曾經簡約地並明顯地提出這個見解於以下的文句中。“與資本同樣，工資勞動和土地所有也是由歷史規定了的社會形態。前者是勞動的社會形態，後者是獨佔化了的地球底社會形態；而且牠們適應於資本，又是屬於同一經濟的社會形態底二個形態。”（見資本論第三卷九四九頁）我們在檢討的布謨·巴威克的價值論以後，可以想見他在其利潤論中完全沿着那些經濟學家底途徑前進。他們相信利潤不是導源於社會的生產底歷史條件，而是導源於其普遍的條件。在根本上，單是這事就可以對於他的‘新路向’下個判談。（註二）因為對於不以利潤地租和勞動工資為歷史的範疇，而當做論理的範疇去考察底經濟學家，‘失脚’這句話是至切的。（註三）但是當他應用這同樣觀點於分配論，特別是利潤論上底時候，這觀點使他陷於與現實更大的矛盾和衝突。

二. 資本底概念；“社會主義國家” 中之資本和利潤

布謨·巴威克從他往年所愛玩用“空手”勞動及用自製的生產手段底“孤立的人，”開始他的資本概念底分析。

布謨·巴威克從此推論通常有兩種生產方法：卽是，“或則我們是在目標之前立刻評價我們的勞動，…或則故意走迂路。”（見布謨·巴威克實證的理論—五頁）卽是，我們或則直接朝着目標前進，或則企圖少數預備的作業（生產工具底生產）。在後一場合，因為人們得有勝過空手的自然力底幫助，走“迂路”底方法比較用空手來工作更有效力。

這一般的命題對於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底定義，在布謨·巴威克眼中，是充分的基礎。

“走聰明的迂路底生產，正是經濟學上所稱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關於這個以空手進於目標底生產，正是表明無資本底生產。然而資本不過是成立於這修長的迂路底各階段之中間生產物底總體概念。”（前書二一頁）

在別的場合却又這樣講：“我們通常名資本爲用做財貨底獲得手段底生產物的總體。從這一般的資本概念，再將社會資本底概念，另行作爲一個較狹的概念。我們稱那用來做社會經濟的財貨之獲得手段底生產物總體——又名社會經濟的財貨底消費，因爲不外是由生產而產生的，……又簡單底，是中間生產物底總體——爲社會資本。”（註四）

上舉的定義足夠知道布謨·巴威克利潤論底“基礎”，這個理論隱蔽了近代生產樣式底社會的性質，而且在這個場合，更重要的是隱蔽了言辭的真意義底資本主義生產，即是立脚於工資勞動底生產，換言之，是作爲立脚於由一定的社會階級的生產手段之獨占生產底本質。因此，這個理論便這般地完全消滅了近代社會底特殊性——內的矛盾，即劇烈的階級鬥爭所分裂的階級結構。至於這種結構底理論底基礎是甚麼，布謨·巴威克講了如下的要旨：在社會發展底一切階段中有“生產底路徑”，與這路徑相關連，在生產底最後結果底領域中有許多現象存在。這些現象依存於具體的歷史條件（如私有財產），發生種種不同的形態。

然而我們必須在這裏區分本質和現象形態。正爲這個原故，在澈底的科學的研究上，必須將資本，利潤和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底分析，不在現在的形態中着手，而須在抽象中着手。這便是布謨·巴威克的一般立場。（註五）再則這事是擁護布氏的立場所應講底一切，又是以資本和利潤想做“永久的”經濟範疇底同樣企圖所應講底一切。即使本質和觀象形態底區分自身是完全對的，在這個場合却不對。事實上，資本和資本主義等概念不與社會調和的觀念相連，而是與階級鬥爭底觀念相連。布謨·巴威克自己也明白這個。在他批評那將勞動概念採入於資本概念裏面底經濟學家說：“學者也好，驚人也好，久已慣於以一定的大社會問題在資本底口號底下議論，而且不是著目於包有勞動底概念，而是着目於其對立。資本和勞動，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本利息和勞動工資，確實可不是無關心底同義語，而是可以想像的最激烈的社會的和經濟的鬥爭底標語。”（註六）這便很對了。但是，如果是那樣，當然更進一步，不停滯於“民衆的習慣”或“科學”，必須有意識地把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底階級對立，放在研究底前面。這就是指，在

商品經濟的條件底下所發生的生產工具之階級獨占底特徵，必須作為其本質的，構成的決定要因，包括於資本概念之內。對於布謨·巴威克的資本概念，生產工具（與他的“中間生產物”比較）的舊見解，這種生產工具，在現社會的現象形態，就是“資本”。因此，據布謨·巴威克的意思，為資本家所獨佔的生產工具，確實不是現代社會所特有的資本底“現象形態”，而是單單的“資本”。但是牠們却與具體的歷史結構無關，不過是單純的生產工具底現象形態罷了。

這問題也可以從他一方面來解答。假如一切‘中間’生產物都是資本，那麼近代經濟秩序中的中間生產物怎麼不可不分離呢？假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利潤仍然可以存在——不管這個假定根本上怎樣不合理——則在這個場合，“利潤就應落在全社會的手裏，然而在近代經濟秩序中則只歸於一個階級。僅僅這個差異，已有本質上的區別。在布氏呢，便缺少對於現在的利潤底用語。我們雖然看出布謨·巴威克是怎樣嚴格地批判他的敵手，我們且看在他自己犯了錯誤的地方，如何批判敵手。在他對於以資本概念應用於土地底批判中，他却

贊成“用語經濟學”(Terminological economy)底原則。
他說：

“假如我們以資本這名詞應用於一切物的營利手段，那麼競爭的諸概念中比較狹小的和於牠適應的收入部門無論怎樣重要，就都沒有名目了。”(見前書八七頁)實則以階級絕滅為前提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利潤，和近代的利潤間差別，比利潤和地租間底差別更大而且更重要，這是明瞭的。前者，問題在於有階級社會和無階級社會間底差異，後者，問題不過是在同一社會中根本上是屬於同一階級範疇底二個階級，即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間底差異。

布謨·巴威克的矛盾，却因實際上並沒有甚麼現實的經濟事情適應於“非資本家”的生產概念而更形增大。用“空手”生產的是布謨·巴威克多數的擬制之一。在他一方面，用拿棒子掘地的野蠻人經營“資本家的”經濟，甚至轉化為能取得“利潤”的資本家。但是假如一切生產(因沒有不用生產工具底生產)必須是“資本主義”的，那麼在這些資本本的生產底框內，不得不有區別，因為互相區別“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的生產

形態”，“資本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形態”，即“資本家的原始共產主義生產形態等等間底差別是必要的。然而在布謨·巴威克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這三個不同的種類，不過只有一個用語。

由布謨·巴威克引入於經濟學之混亂的最好例證，便是名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利息那一篇。他以爲即在這種國家中，現在我們所視爲剝削的結果之利潤底原則完全可以保持。布謨·巴威克說明這種社會主義的剝削如下：“假定有兩個生產部門——比如烘麵包和植樹：假定烘麵包者每日勞動的結果，生產物是麵包，照布謨·巴威克的計算，價值是二佛羅稜（布謨·巴威克以爲佛羅稜也保留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植樹工人的每日勞動可植小橡樹一百株，那些樹苗可以再不用勞動在一百年以後長成大樹。所以植樹工人的勞動的總價值爲一千佛羅稜。這個事實——即生產中時間的差別（關於布謨·巴威克在這方面的論辯之一般的討論，容後再說）——正是布謨·巴威克所認爲利潤起源底要素。他說：“假如我們報酬植樹工人的數目不比烘麵包者多，即是每日給二佛羅稜，我們就犯着了資本家企業者

現今對他們所實行的同樣剝削。”(前書五八三頁)

在這一百年中間，起了價值的增大，而“這剩餘價值即被社會從生產橡樹的工人身上剝削了，換句話說，就是別人享用勞動底結果”。“在分配上，取得利息的人，是從那勞動和生產物而取得利息的人以外的人們，……而且正如今日一般，不是屬之於根據勞動底權利，而是屬之於由所有，即共同所有的權而獲利的人們。(同書五八四頁)

這種思想從頭到尾是錯誤的。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決沒有由土地而來的價值底增大。(註七)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是使用於消費財底直接生產也好，使用於“比較遙遠的目的”也好，都全是同樣。因為在這種社會中的勞動，是隨着豫定的計劃而行的，而勞動的各種範疇是想做共同的社會勞動——牠對於生產，複生產和消費之無間斷的進行是必須的——部份。正如同種遠隔的生產物單位之不斷地和同時地被消費一般，勞動諸過程——無論牠們對於目標怎樣地不同——也是同樣不斷地和同時地進行。共同的社會勞動底一切部分，融合為一個統一的和不可分離的全體，在那

裏，僅有一個要素是規定各人分配（即減去生產手段的原本）的重要要素，即是參入的勞動總量。就是布謨·巴威克的例子，也指示了這事。比如就烘麵包者而言，他的勞動生產物是麵包，他却忘了那些麵包決不單是烘麵包者的勞動生產物，而是從被雇用於農業中的工人以至全體工人的生產物。烘麵包者的工作不過是全過程底最後一環。植樹工人在取得與他們的勞動相當的生產物底時候，他們就從此取得種種遠隔的社會勞動，即是他們在與其他的社會成員底關係上，同一切其他勞動範疇底工人處於同一地位。因為照我們所述，在既成的經濟計劃中，勞動的重要性不是依靠“勞動目的底遙遠”。（註八）

但是這個問題尚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假定社會主義社會，在某一生產期間取得一定的‘價值’剩餘，（在這個場合，我們沒有必要去知道為甚麼取得這‘價值’剩餘，又生產物底價值是根據甚麼價值）。布謨·巴威克承認這“剩餘價值”是資助“勞動羣衆之工資率底一般改善（！），然而這顯然失却了以剩餘解做利潤底一切根據。可是布謨·巴威克却又提出以下的反駁：“‘利潤’仍舊是

利潤，雖然與使用的目的相關連。那有誰敢說某企業家積聚巨萬之富，如以之用於公共慈善事業，便謂資本家就不是資本家，利潤就不是利潤了。”（同書五三八頁）

這個反駁馬上暴露了布謨·巴威克立場底內在的錯誤。爲何無人敢說利潤不應存在，僅是由於資本家關係於慈善事業的時候，利潤纔不存在呢？這理由顯然是：那些場合是特殊的，對於社會經濟生活底一般結果毫無影響。那些場合不會破壞利潤的階級性，不會破壞階級由生產工具底獨立所享有的收入底範疇。假如資本家放棄作爲階級的利潤，而使用利潤於公共目的這種情形確就不同了。在這種（實際上全不可能的）場合，利潤的名詞必然絕滅，又社會的經濟構造，必然與資本主義社會呈不同的面目。從私的企業家的見解看來，生產工具底獨佔完全失掉了牠的意義，而且那樣的。資本家那東西便因之不存在，於是我們遂遇着資本主義的階級性及資本主義的範疇——利潤——的階級性。（註九）而且只有妨礙我們看清這階級性而無從措信的色盲才會如次地主張：“就是魯濱孫的孤立經濟，也不能完全沒有利息現象底根本特質”。（見實證的理論五〇

七頁) 現在我們怎樣解釋這個色盲呢? 關於這點, 布謨·巴威克自己給了一個很正確的說明。他說:“就是在我們(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一著者)中間, 人們很喜歡隱蔽不快意的矛盾, 隱藏棘手的問題。”這個率直的自白, 痛快淋漓地暴露他避免認識充滿了矛盾底社會經濟, 並捏造地杜撰地, 即所以逃避肯定規實的心理的根據。第齊耳說:“就是布謨·威巴克導源於限界效用說底資, 本利息論不僅是說明利息的現象, 並且也提供些材料給克服攻擊利息制度底人們。”(參看理論社會經濟學二一頁) 這個代辯的方面, 遂使他在既沒有階級, 也沒有商品交換(魯濱孫社會主義國家)的地方看取利息的現象, 遂使他從“人類心理的通性”探取利息底社會現象。

現在我們應該進行分析這個奇怪理論。牠的成功只是因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完全沒落才能說明。

三.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底一般性質; 利潤底起源

我們已經明白布謨·巴威克是將資本主義生產解做借助於生產工具——或用他的說話, 是“循着迂迴路

徑”而進行的生產。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同時表明有利的方面和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方面在於能夠生產比較大量的生產物，不利方面在於這生產物的增加伴着比較多的時間底損失。我們不能立即取得消費生產物，爲先行的作業的結果（生產工具和一般的中間生產物底生產），須在很長的時期以後，“依存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底不利，在於時間底損失。資本家的迂迴路徑雖是生利的，可又是費時的，牠雖可以供給更多更好的消費品，但是要到後來，牠才能夠供給這些東西。”這個命題是“全部資本理論的根本支柱”。（見實證的理論一四〇頁）。這個“致命的時間差異”強迫我們等待。他說：“在壓倒的大多數的場合，能供消費底最後生產物底獲得，在不得不等待長久時間底技術條件底下，必須走生產的迂迴路徑。”（前書一四九頁）據布謨·巴威克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底這個特殊性，形成工人對於僱主之經濟的依存關係底根據，即是工人不能等待長“迂路”之間，供給消費生產物。（註十）反之，資本家則不僅能等，並在一定的條件底下，可以直接地間接地預先交付工人以消費品，而取得工人所有的商品——勞

動。全過程進行如次：企業家獲得較遠級的商品（原料，機器，土地和不動產底使用，特別是勞動），即適於消費的財貨。在這過程中，資本家除了他自身的勞動等等的報酬以外，還保存有一定底剩餘價值，剩餘的大小常隨投資於該企業的資本底總額而定。這個正是‘原始資本利息’或‘利潤’。（前書五〇二頁）

現在我們應怎樣說明利潤的起源呢？這裏有布謨·巴威克的答案：“我必須確定一個重要的事實來開始我的說明。較遠級的財——雖然牠們物理地現在着——，由其經濟的性質而言，是將來的財。”（前書五〇三頁）我們暫且把這“現存的財”和“將來的財”底概念——牠為布氏所介紹，在他的體系中佔極重要的地位——來檢討一下。規定財底價值底欲望可以分為種種時期：欲望有關係於現在的，在這個場合，牠直接地而且敏銳地被感着（現實地感着的感情）。牠又有是關於將來的（因為明白的理由，我們沒有省却關於過去底討論）。凡是滿足現在欲望底財，布謨·巴威克稱為“現在財”，凡是滿足將來欲望底財，布謨·巴威克稱為“將來財”。比如我現在有一定數目的貨幣，因為我可以利用牠來滿足

我的流通的需要，這個金額，布謨·巴威克算爲“現在財”。反之，如要到一定的時期過去以後，才能取得同等的金額，我便不能用牠來滿足現在的需要，因爲牠僅能用以滿足將來的需要；所以這個金額卽是“將來財”。現在需要和將來需要——無論他們配分在甚麼時代——必能相互比較，所以，現在財底價值和將來財底價值也可以比較。我們由此得到以下的法則：卽是，“現在財在原則上是比同種類及同數量的將來財有較多的價值。”（前書四二六頁）

布謨·巴威克再說：“這個命題是我所想論究的利息論底核心。”（前書四二六頁）若以這個原則應用於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關係上去，我們得到以下的情形。資本家於其他生產工具之外，還購買了勞動。但是勞動也如其他生產工具一樣，（從牠的經濟性質講）就是將來財。因此勞動的價值比由勞動而生產的財的價值小些。假定有X單位的勞動，生產Y單位的商品A，這商品的現在價值是A，在隔別了生產過的全長底將來的ya底價值，一定是小於A。這生產物的將來價值等於勞動的現在價值。

因此假如現在已購買勞動，勞動的價值是用現在的佛羅稜表示，那麼我們交付勞動價值的金額，必比企業家在生產物販賣後即在生產過程底末了所應得的數目小些。“這即是生產工具，特別是勞動底廉價購買的惟一原因。社會主義者認這個原因是資本利潤的起源，這是對的，但是認這個原因是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的結果，這是不對的。”（見前書五〇四頁）換句話說，利潤的發生，由於現在商品對將來商品的交換。（十一）交換行為本身尙未發生利潤，因為企業家已經按照勞動的全現在價值，即是將來生產物的價值而購買勞動。“因為他的將來財是在生產的進行中，漸漸成熟為現在的財，並由此畢竟取得現在商品的全價值。”（前書五〇五頁）在轉換將來商品為現在商品的過程中，即轉換生產工具為消費財的過程中，所生產的價值增大才是資本的利潤。因此，這個利潤底主要根源即在於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底不同的評價中，而那不同的評價又是“人性和生產技術的原質底事實”，完全不是近代社會構造所特有的社會關係底結果。

這就是布謨·巴威克底利潤論底概觀。其本質的部

分是與現在價值比較底將來價值底理論的基礎，這點曾經布謨·巴威克精密地論究過，關於其說明和分析，我們且在後面講罷。現在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只講少數有一般性質底概要。

如我們所已經看出的，關於等待——即延長消費——底必要的命題，也是構成‘全資本學說’的基點底命題之一。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形態”把完成生產物底供給延長至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布謨·巴威克看來，這是決定工人對於資本家底經濟的依存關係。但在事實上，你們既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延長消費。為甚麼呢？惟一的理由就是，無論我們取生產的任何部份，只要牠是一個社會生產的過程，那麼社會的生產物就在其生產底各階段同時存在。馬克斯曾經論及分業以“空間的連續”（Succession in Place）替代“時間的連續”（Succession in Time）。洛柏圖斯則敘述這個過程如下：“在一切生產階段全部門中底全企業中，作業是同時地又無間斷地執行。在原料生產部門的生產經濟中，新的原料正從土地取得的時候，同時在半製品生產部門底生產經濟中，比較早的時期底原料正轉換為半製品。

而工具和生產的要素正代替了所已消耗了的工具。末了，在生產的最後階段中，又製成了供直接消費底新生產物。”（參看洛柏圖斯資本論二五七頁）生產過程進行不斷，消費過程也進行不斷。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不必爲了“迂迴路徑”的緣故，要等待財底享樂。因爲生產過程既不需要從原料和各種中間生產物底獲得開始，也不需在消費品底製造告終。在他一方面，這過程是同時並行底這一切過程底統一。我們檢討現代經濟的場合，我們自然是以已經完成了的社會生產制度爲問題。這是預定勞動底社會的分配和生產過程的種種階段底同時存在。

馬克斯所說明的全過程如下：假定（單純的再生產）不變資本等於 $3C$ ，每年有三分之一，即 C 變換爲消費手段。又假定一年中迴轉的可變資本爲 V ，而每年生出的剩餘值價爲 S 。那麼每年的生產物所有的價值等於 $C+V+S$ ， C 則完全不再生產，僅僅附加於生產物上面。牠自身只是前年或前幾年比較早的生產底結果。所以 C 的一部份是按年成熟爲“使用財”，不過勞動時間的數目（ $V+S$ ）之內，按年消費 C 時間於生產工具底

生產。我們由此看出任何一定生產期間，同時包括生產工具底生產和“使用財”底生產，沒有把消費延長到以後時間底必要。又生產工具底生產沒有準備的作用 (Introducing Operations) 底性質，毋寧是生產，消費和再生產底諸過程不間斷地繼續進行。因此，布謨·巴威克關於“等待”的必要底觀念——這似乎與古時的節慾觀念有些相近——是不堪批判的。(註十二)

我們還須將這觀念底意義與關於利潤底社會性質之布氏底評價來說明一下。我們已經明白布謨·巴威克認定等待底必要是工人對於僱主的經濟依存關係底起源。他說：“工人所以變為經濟地依靠那取得在完成了的狀態中之上述諸中間生產物底人們即資本家，只是因為工人們不能等待從原料的獲得和工具的生產而開始底迂迴路徑而供給其完成了的享樂財底緣故。”(同書一五〇頁)然而事實上，我們已經知道工人並不需要“等待”，而毋寧是不等待“完成了的享樂財”，他們可以直接出賣他們底中間生產物，從而避免經濟的依存關係”。事情底本質，完全不是在於他們必須等待財底享樂，而是在於他們現在完全沒有機會去獨立生產，這

事是由兩個理由來的：第一，資本主義底經濟中“全然無資本的生產”是技術的不合理。就使生產一單純的犁，用空手也超過人生一代的時間。（對於這個理由，也許有第二個布謨·巴威克斷定工人的經濟依靠和利潤起源底原因是人生的短促）。第二，全然無資本底瞬間的生產’——例如供食用等的樹根底蒐集——是同樣的不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底下的土地決不是無主物，而是被私有財產的紐帶束縛得極其堅牢的東西。因此。“經濟的依存關係”和利潤現象底基礎不是“等待”底事實，而是由於資本主義所有者階級在生產工具上的獨占（包括土地和不動型）。總之，“等待底理論隱蔽了現代的關係底歷史性，現代社會底階級構造，以及利潤底社會階級性。

現在我們且轉到這理論底別一方面去。依布謨·巴威克看來，“利息論底本質和核心”存在於將來商品比現在商品底較低評價裏面。洛琴底有名的野蠻人，在月初借魚九十尾，月終便須還一百八十尾，且有七百二十尾莫大的剩餘。（註十三）因此，他估計現在九十尾魚的價值大於將來一百八十尾魚的價值。在現代社會中，也發

生幾乎同樣的事情，不過價值底差異——據布謨·巴威克——沒有那樣大。但是決定這個差異的是甚麼呢？布謨·巴威克提出以下的答案：“在謀生渡日的人方面，價值差異最大，在已有一定的現在財貨的人方面，價值差異較小。”（見實證的理論四七一——四七二頁）但是，因為有“極多數的工資勞動者”底存在，因為那“數底優越”的原故，價格是作為形成利潤之主觀評價的結果，由一定的手續料而構成，所以下面的事情便瞭然了。（註十四）就令我們假定現在財比之將來財底較高評價，是利潤起源底間接原因之一，然而依然不同的階級底經濟地位底差異仍然是這事實底核心。“在這裏，評價底差異不可避免地是社會差異底前提。”（註十五）但是布謨·巴威克儘量排除利潤底社會基礎底觀念。他說：“自然，除却外表的廉買的，本文中所浪開的根據以外，還有現實變則的，廉買的，其他工具所作用的種種場合。例如商業機會底投機取巧，關於出賣者特別是工人底高利的壓迫。”（實證的理論五〇五頁註脚）但是布謨·巴威克認為這些情形應視牠是變態的；而這樣獲得的利益是份外的獲益，即是根據不同的基礎，並含有不同的意

義，不可和我們所應討論的範疇混合。然而更精細地考察一下，這裏的差異並不是原則上的差異。無論那種場合，“利潤”和“利息”都是現在商品交換將來商品底結果，都是勞動購買底結果。兩方都是把現在商品比較將來商品底過重評價（Overestimate）底事實擔任了某一任務。這兩方都是過重評價制限於購買者和販賣者底社會地位中，在這場合，“乘機取利”和“對於販賣者貪欲的壓制”，同樣不是構成新的契機的東西。爲甚麼呢？因爲資本家實在常想利用有利於自己而不利於工人的情形。在他一方面，究竟甚麼是貪慾的壓制，甚麼是非貪欲的壓制，全是不確定的。即是我們沒有發見對於牠的經濟型式底理由。爲何在有的場合，勞動底販賣是外表的廉價（Apparently Cheap），有時是實在的廉價（Truely Cheap），全不明瞭。至於“貪欲的壓制”，據布謨·巴威克底理論，認爲這正與利潤形成的正軌過程一樣。在第一個場合，唯一的理由只在於工人估量現在商品底價值比較將來商品底估價高百分之十五，而在第二個場合，是在於他的不評價得高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因此，布謨·巴威克認爲沒有其他差異，沒有原則

上的差異。假如他認為在他的“正軌的場合”中，“社會的範疇”沒有擔任甚麼任務，那麼他不過是因把這假說在變態的異例”底說明時所放棄的事實，來表明他自身的矛盾。他經常為確實的本能所引導，因為即在“變則的場合”，對於社會的壓迫底否定，顯然是使其全理論陷於不合理。

我們已經分析過布謨·巴威克利潤論底一般綱領，並且看出他是要避免牠與所想解釋的現實世界底社會方面有任何接觸。我們底目的只在於闡明布謨·巴威克假定的理論綱領所根據的理論背景。所以其理論底基本的前提，與現實世界直接的矛盾（等待說），或則社會的契機是被他努力地隱蔽了或密輸入了（依存於評價者底經濟地位底將來商品底評價）。因為有這個原故，所以察拉蘇夫會說：“勞動底價值常比現在的工資低；這個並非否認剩餘勞動底事實，牠僅等於以不合論理的說明或辯解的外觀（Pretence of Justification）加於這事實。”（參看馬克斯主義體系二二頁）帕發斯（Parvus）（經濟的魔術，新時代第十卷第一號五五六頁）也發過這種巧妙的嘲笑：“現在價值和將來價值，有甚麼不能證

明呢？假如一個人以暴力行為底脅迫奪取別人的金錢，我們叫這種行為爲甚麼呢？不是的，那是正當的交換，布謨·巴威克必定這樣回答。即是強盜對於冥福的將來價值，選取貨幣底現存價值，而被竊者則對於他貨幣的現在的意義，選取所維持的生命底將來效用。”

然而可憐，關於現在價值和將來價值，就令布謨·巴威克借助最狡滑的議論，然仍不能說明這個問題。即令在他的體系底基本思想中，雖表現了利潤及分配底科學的理論，絕對難於容赦的諸要素，這些缺點必然又爲他所收容，在我們於這裏所分析的諸問題上面再三發生。

因此，讓我們注意到布謨·巴威克底理論底內在的構造，特別是關於其偏重現在商品底證明底批判。

附 注

- 一。斯特羅夫託詞於這問題的困難，無意實行牠。參看其經濟學之基本概念底批判(載Russian Periodical Zhizn)及沙波士立科夫前書序文。關於

分配論之同樣底科學的懷疑，更可在本斯坦因底言論中看出。他說：“社會財貨底分配，從古到今已成爲一個權力和組織的問題。”或是工資問題是絕對不能單由經濟學來說明底社會學問題。”（參看本斯坦因社會主義之理論及歷史七五——七六頁及前書九二頁。）

二．布謨·巴威克關於他的理論說：“我雖然在這本書（資本和利潤）的其他部份，極少大體採取從前的理論，然而對於資本利息底現象，我必須採取一個全然嶄新的途徑來說明。”（參看實證的理論上半編一八頁）

三．沙波士立科夫前揭書八一頁。雖然沙波士立科夫正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然而他忽然走入了折衷主義的迷途。他說：“我們雖不與他們（上述諸經濟學者）共根本立場，可是（1）我們承認他們對於節慾，歸算，和限界效用諸原理，提出了應該嚴格考慮的議論。沙波士立科夫完全不能看出這些原則與非歷史觀不可分開的事實，但是正在那裏，存有事件底本質。

四。同書五四頁。布謨巴威克又稱資本爲“營利資本”或“私有資本”，反之，社會資本最好可稱爲“生產資本”（同書五五頁）。結果就是社會資本底概念比個人資本底概念（營利資本或私有資本）較狹。再則，“財貨取得”底概念，在雙方意義不同的東西上，是應該注意的。關於這點，可參考斯托耳茲曼：Der Zweck i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我們雖然指出這個混雜，實則與我們這裏的本題無關重要。（參看前書五四頁）

五。布謨·巴威克非難斯托耳茲曼不會區分本質和現象形態，利潤自身和現在的利潤。（參看實證的理論五八七頁註脚）

六。美國學派也提出這樣的問題。（見前書八二頁及葛拉克財富分配論，參看加富爾前書）可是美國學派對於利潤問題有不同的解決。

七。且讓我們說明以免發生誤解：在這裏，如果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價值”成爲問題，牠必是指與商品經濟上的價值概念不同的特殊範疇。在這兩方，勞動是決定的要素，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

勞動底評價構成有意識的社會過程。反之，在現代社會中，不過表明價格的自然力底根本法則，而缺乏(勞動的)評價的未來要素。

八。這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是排除狹隘的專門化底前提。

九。區分“純經濟的”資本概念和“歷史的法律的”資本概念底經濟學家，也只看見私有資本，而完全忽略了資本底階級獨占的事實，這是有趣的事。就是洛柏圖斯也有幾分是這樣的。瓦格涅(Adolf Wagnes)曾提出以下的資本定義：“作為純經濟的範疇，獨立於資本所見的現存法律條件而考察的資本，為生產新的財貨於一經濟裏，能夠用作技術手段的經濟財，即是生產工具底股份或“國民資本”，或後者底一部份。在“歷史的法律的”意義上底資本，或資本所有，在個人底財產中，可用來作從資本(地租利息)獲得收益經營業底手段，換句話說，資本是為這個人為達到其目的而所有的部分——“地租元本”，“私有資本”。(參考瓦格涅經濟學基礎第二版二三頁前揭書一二四——)

二五頁底引用文。)總之,布謨·巴威克對於這問題底歷史方面是很輕佻的。例如他在這書底一二五頁上說,自然注意到一切事物都有歷史性質底事。即機器不會成立於十八世紀以前,書籍在印刷發明以後才開始出現等等;其他都是這樣。他絕沒有想到他所論及的,完全是經濟構造底不同形態。他在馬克斯主義的立場內,不過只看出馬克斯認定資本是“剝削工具”(見前書九頁)。

十. 工人只是因為不能等待他們從原料底獲得,和工具底製造所出發的迂路,而供給其完成了的消費財,所以他們變成經濟地依靠上述諸佔有既成狀態的生產物底人們,換言之,即依靠“資本家”。

十一. 爲了這個原故,麥克法蘭(Macfarlane)認定布謨·巴威克的利潤論是“交換學說”,而布謨·巴威克自己則以爲稱這利潤論爲貼本說(Agio Theory)較爲適宜(參看資本和利息)。

十二. 贊成這個理論底美國學派的代表者麥克文(S. N. Macvane),甚至主張“節慾”這個名詞

可用“等待”那名辭來替代。麥克文自己會想仔細地區分他的理論和“節慾”的理論。(見資本和利息附錄)

十三。如有魚九十尾底畜積，他就製網，由此可以增加他的漁業底生產性。布謨·巴威克——全然是有閒階級教授——遂稱利潤範疇為利息。

十四。參看布謨·巴威克實證的理論五三九頁以下。

十五。“……資本利益底折扣，因幸福的所有底原故，即由現社會秩序所獲得底私有狀態和分配狀態——對於這個狀態，據布氏自身底言詞，“剩餘價值”的名稱，‘比社會主義者當其命名時所能預想底意義更完全地適合’——不外是資本家所屬的利益底利用。”（參看斯特耳茲曼經濟學目的二八八頁。）

此
页
空
白

第五章

利潤論(續)

- 一。現在商品之過高評價底兩個原因
 - A。各時期中需要和其滿足方法間底種種關係
 - B。將來商品之系統的過低評價
- 二。現在商品之過高評價的第三原因；現在商品底技術的優越

三. 生存基金；對於現在商品底需要和供給； 利潤底起源

一. 現在商品之過高評價底兩個原因

A. 各時期中需要和其滿足方法底種種關係

在前一章中，我們看出當資本家販賣商品的時候，就有利潤的實現；其實利潤可能地發生於購買勞動的時候。就慣例而言，現在商品底主觀評價超過將來商品底主觀評價。但是因為主觀評價規定價格之客觀的交換價值及價格，所以現在商品通常不僅在主觀價值超過同種的將來商品，而且在價格上，也超過同種的將來商品。(註一) 資本家購買將來商品時所付的價格，特別是購買勞動時所付的價格，和當出賣作為生產過程的結果所成立的商品（“將來財變為現在財底成熟”）所取得的價格；這兩種價格的差，構成資本的利潤。(註二) 因此，我們必須追溯這個利潤底形成，並着手于發生客觀的價值——在一切具體場合中是價格——之主觀價評的分析。

關於現在商品比之將來商品底較高評價的理由，

布謨·巴威克舉了三個原因：即是，（一）各時期中需要和其滿足方法的種種關係，（二）將來商品之系統的過低評價，（三）現在商品之技術的優越。我們且將布謨·巴威克這三個原因依次一個個討論。

關於第一個原因，他說：“產生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底價值上的差異之第一主要的原因，便是依存於不同的時期底需要和供給（Covering）關係底差異。”（見實證的理論四四〇頁）這個關於現在商品的過高評價底原因，據說是通常起於兩個典型的場合。第一是人們處於困難境地的一切場合，第二是打算將來的安全生存底人們（經驗淺的醫生，法律家等）的價值評價。在這兩種範疇，現在的一百佛羅稜比之將來的一百佛羅稜更加重要，因為將來的需要和供給底關係，對於這兩種範疇的機會可以形成得更有利。然而對於許多人們，需要和供給間正發生相反的關係，即是在現在是比較好的機會，而在將來却是比較壞的機會。在這個場合，布謨·巴威克認為必須注意以下的事情：現在商品例如一佛羅稜，可以在現在消費，也可以在將來消費。這個特別通用於貨幣，因為貨幣易於收藏。在這裏，現在商品

和將來商品底關係是這樣的：即是將來商品祇能滿足將來的需要，而現在商品則既可以滿足這些將來的需要，又可以滿足在較近時期中的現在需要。此外還有兩個場合應該分別：即是，(一)現在和較近的將來欲望，不比將來的欲望重要的場合。在這個場合，現在商品為滿足將來的欲望而貯藏。這商品底價值是由將來的欲望底重要性所規定，在價值上牠和將來商品相等。(註三)

(二)現在商品較為重要的場合。在這個場合，現在商品底價值遠過於將來商品底價值，因為將來商品祇能從將來的需要取得其價值，完全不能從現在商品取得其價值。由此，現在商品在價值上可以等於將來商品的價值，而決不會比該價值較小。但是這個相等，却又被布謨·巴威克減輕了，他認定在最近的將來，常常有發生物質狀態之相對的惡化底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給予現在商品以更有利的利用底機會，然而這並不能過於將來商品。“因此，現在商品只有在最壞的場合，在價值上才會與將來商品相等，而且通常因牠們作為預備貯藏底用途而有利。”(見前書四四三頁)但據布謨·巴威克底意見，祇有現在商品儲藏困難或一般不可能的場合，

才是例外。因此，我們可將人類分爲三個範疇：（一）非常多的人所處的境遇現在比在將來較苦，——因此他們把現在商品評價得比較將來商品更高。（二）第二，同樣非常多的人，他們保存現在商品爲預備儲藏以供將來的使用，他們將現在商品評價得與將來商品相等，或者略爲高些。（三）對於少數人，‘現在和將來底連絡爲特殊的狀態所妨害或被脅迫了’。他們將現在商品評價得比將來商品較低。但是就大體而觀，主觀的評價有對於現在商品比較高，對於將來商品比較低底傾向。

這是布謨·巴威克關於現在商品底過高評價底“第一原因”。

我們現在分析這個原因罷，首先應指出上面那問題底形成常有牠的歷史的制限。即是僅適用於交換經濟，而完全不能適用於一切自然經濟。再則如披爾遜（Karl Pearson）和波特基衛慈所指示，這個論調不僅適用於不易儲藏的商品，並且適用於其他商品。“凡應自由享受一生所需要的煤酒等物的人們，必會將牠們辭謝，”這是披爾遜在布謨·巴威克理論的批評上所講的。可是就大體而言，他却同意於這個理論，“自然在貨幣

方面，事情全然不同。’（見布謨·巴威克利息論的根本錯誤，載西摩勅耳年鑑，第三十卷九四七頁。）又如我們所見，我們更明白了現在商品比較將來商品底過高評價。據布謨·巴威克的意見，大半是由現在商品也可以滿足更重要的將來需要，現在商品又從這種需要導出其價值。假定我們正是論及一個人，他的現在是比較的確實，而他的將來只呈現很少的確實性。那麼這個人現在所有的十個佛羅稜，可以在現在滿足一百個單位底需要。然而他在將來所能處分的，不過是較少的金額，所以十個佛羅稜底價值或許可以滿足一五〇個單位底需要。那麼，結論必須是，將來十佛羅稜的價值被這個人評價得比現在十佛羅稜高些。然而布謨·巴威克得到一個相反的結論：據他說，因為現在的十佛羅稜可以儲蓄，並在將來也可以應用，所以這十佛羅稜已經在現在含有將來的佛羅稜的價值。因此，將來的價值遂投入於現在。可是這個前提——將來商品底價值之移入於現在商品底可能性，遂與布謨·巴威克關於利潤底成立底基本思想矛盾起來。例如我們將布謨·巴威克的假說應用於生產工具，究竟結果怎麼樣呢？

一切生產工具——機器乃至勞動——可以用兩個樣式考察；即是，或作為現在商品，或作為將來商品。（前者只能將價值有在現在實現的可能性，且以物質形態的東西如機器等為限。）我們可以在現在，實現某一生產工具的價值，即把牠販賣，例如可以取得一百個生產單位。我們又可以將牠應用在生產過程中，而於一定期間經過之後取得一百五十個價值單位。所以該生產工具的將來價值是等於一百個價值單位。假如我們同與布謨·巴威克假定現在商品有根基於牠的將來價值即評價的可能性，這個假定特別對於生產工具，顯然是完全難於允許的。為甚麼呢？因為在這個場合中，資本家所付和所得之間的一切差異便會消滅。布謨·巴威克認為利潤基礎的折扣（Agió）也會消滅。布謨·巴威克的錯誤就在於他對於將來價值，排除其利用現在的可能性。（註四）確實，想像上的將來商品不能在現在實現牠的價值。可是已經物質地存在於現在的生產工具，決不能適應於‘想像上的佛羅稜’的範疇。二者中總有一個。或則現在商品不能從將來的效用導出其價值。（當然在我所檢討的第一理由底限界內）在這裏，現在商

品不會起過高評價。因為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底評價的一致已脫落了。或則現在商品能夠從將來的效用導出牠的價值。在這裏，也是不能說明布謨·巴威克從何導出利潤。(這又在第一個原因的限界內)無論在那個場合，結果都不是有利於布謨·巴威克的。

現在我們且從現代資本家的現實的市場上，即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市場上，先從勞動者入手來考察對象。勞動者出賣他的高品——勞動。勞動力被資本家購買，作為生產工具即作為將來商品，與現在的佛羅稜交換。勞動者甘願以比勞動的生產物所應有的價值底較低價格出賣他的勞動（將來財）。但是勞動者所以出此，完全不是為着希望需要和供給的較好關係，而是勞動者比較低落的社會地位底結果。(參着斯托耳茲曼前書三〇六——三〇七頁)而且他沒有生涯中抬頭的希望，因為這正是形成一切國土的無產者底地位。因此在勞動者的評價底動機裏，完全沒有關於現在商品評價得比將來商品過高的第一個理由。而且這個說明，就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的評價也同樣的無用。布謨·巴威克自己也曾如次地說過：“假如資本家把自己所有的

一切都作為現在商品去利用，即是為現在的享樂而消費，那麼，現在的需要，顯然會遇到過剩的供給，而將來的需要反而完全沒有保障。我們若僅論及現在及將來的需要和滿足底關係，對於佔有超過現在的需要底財產的人們，現在商品的價值（如現在商品）便小於將來商品的價值。”（見實證的理論五一〇頁）

因此，在資本家看來，這種超過本身的需要底現在商品，只有把牠們供生產的消費，即轉換為將來商品才有用處。這種情形遂使將來商品——在現今的場合是勞動——比現在商品評價得較高。由此，我們看出第一個原因，無論是從需要的觀點，或從供給的觀點來看，都是完全不妥當的。

B. 將來商品之系統的過低評價

現在且轉說第二個原因。我們看出布謨·巴威克把牠考察如下：“我們系統地把將來的需要和用作其需要的滿足的手段評價得過低。”（見前書四四五頁）布謨·巴威克對於這事實沒有懷任何的疑念，但是這事實，據他說，僅是由於民族，年齡和個性底差異而表現種種的程度。在兒童和野蠻人當中，這事實有最露骨的表現；

產生這現象的，計有三個理由：（一）關於將來需要底概念表象底不完全，（二）意志底不完全的性質，其結果使他選取現在的滿足，即使這種行動是害有的，（三）吾人生命的短促和不安定的顧慮。

在我們看來，這第二個原因是與第一個原因同樣不正確的。假定我們是論及某一經濟問題，那麼必有一定的經濟計劃，不但留心於現在的需要，並且必留心於將來的需要。布謨·巴威克專指野蠻人和兒童，決不是妥當的證明。究竟我們的意志底不完全性質，“關於將來的表象”底缺陷，以及“吾人生命的短促，不安全的顧慮”，對於現代大產業家精密的打算能發生甚麼影響呢？經濟自有他自己的論理。然而經濟底活動底動機，經濟的考慮，與野蠻人和兒童的動機却是天差地遠。牠在有利的場合之貨幣的節約，等待好機會，關於將來的嚴密打算，——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特殊性。資本家雖屢屢是‘兒童’，那只是關於他的錢袋裏的錢罷了。但是在他的本質的評價上，即他的純經濟底活動上，一切事情却是根據明確的計算的。關於這點，威塞所講的是對的。“我覺得在文明狀態中，一切卓越的經

濟家，和大體上是平凡的經濟家，在一定的關係上，都知道統制這人生的弱點（將來商品底過低評價——著者）。考慮將來的要求，關於這點特別的強。……牠在這裏比一切都優越，這是不能使我們驚訝的。”（註五）姑置上述情形不管，為說明資本利潤底成立，而帶出結附於“將來”的危險，即於布謨·巴威克的立場也不相稱。因為，……如波特基衛慈所說，“布謨·巴威克的理論專論及在本來意義上的資本利息，即純利息（Net Interest）的說明，而沒有論及總利息，這個總利息在其他構成部份以外，含有危險的，即所謂標準不定的折扣底重利（Premium），是從純利息底問題所不能考察的，”（見布謨·巴威克利息論的基本錯誤九五〇頁）

現在我們且討論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問題。這在布謨·巴威克看來，勞動者自身，可以參與資本的職務，并在將來似乎能取得其勞動的生底物底一般。可是他要至少在現在取得生產物底一部份，因為他統把將來商品“系統他過低評價，”然在事實上，進行的程序却與布謨·巴威克的理解絕對地不同。勞動者之所以出賣他的勞動力，不是因為過低評價將來商品底價值，而是因為

他除了出賣他的勞動力以外，完全缺乏取得任何商品底手段。因此他使用不着選擇是親自生產的，或是在企業家的工廠裏生產的。他完全沒有一切可能性來轉換將來商品——勞動——為現在商品。所以他決不把他的勞動當做將來商品去評價。這種觀點是他所完全不知道的，然而這事情非常明白，就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祇要他們不是專為資本主義作系統的辯護，或是關於這事，他只要絕沒有布謨·巴威克那般的熱誠，就可以理解這事。勒克西 (Wilhelm Lexis) 寫道：“現在的產業工人不能用他自己的手段去利用他的勞動力，因此，他需要新的強力的生產工具，這工具握在資本家的手中，只能在為資本所課的情形底下，才能接近牠。勞動者不能經營他自己的生產經濟。他的勞動底生產物不屬於他自己，並且對於他毫無關係。在他呢，經濟活動就是他的工資的獲得和支出。”(註六)

像這般的，是勞動者方面的事態。現在我們且檢討這過程在資本家方面是如何地演奏。布謨·巴威克自己承認資本家只要不是作為浪費者，而正是作為資本家，現在商品底過高評價，全然沒有扮演什麼。(見實證的

理論五二一頁) 由此,我們明白‘第二個原因’也和第一個理由同樣,無論是對於需要或供給,也完全是不妥當的。

“因此這三個原因之內,……前兩個對於大多數資本家是沒有作用(我們已經知道這對於勞動者也是這樣的)。反之,我們所知道的第三個原因才能在這裏發生作用。這即是現在商品底技術的優越,又一般所謂的‘資本底生產性’。(見前書五二一頁)所以我們僅須繼續研究第三個原因——現在商品底技術的優越。

二. 現在商品之過高評價的第三原因 ——現在商品之技術的優越

據布謨巴威克看,有決定意義的第三原因是在於:“在原則上,因為技術的理由,現在商品是對於我們的需要底滿足之較善的工具,並且因此比較將來商品,我們保證了更高的限界效用。”(見前書四五四頁)首先必須在這裏豫先注意。布謨·巴威克常說,現在商品是指‘消費商品’,即第一級貨物,且在最不好的場合,是指容易轉化為全然直接可以滿足人們的欲望底消費商品

——“現在的”佛羅林——的事情。資本家如真的商品一般。與將來財貨(Future Possession)——勞動——的東西，原來就是佛羅稜，但在這裏，情形却極不相同。布謨·巴威克已經不把生產工具與消費工具對立，毋寧是以生產工具——生產工具相互間的諸範疇與牠比較。由此發生了在本書頂後面所處理的多樣的結果。現在且再回到我們的主題。據布謨·巴威克的意見，生產過程繼續得愈長，所佔產生的結果越多，這是我們在前章所已究明的。假定有某一生產工具單位，譬如使用於技術上不平等的生產過程的一個月勞動。牠的結果因生產過程底繼續期間如何而異。關於這個命題的說明，布謨·巴威克曾揭表於下：

第 一 表

一月勞動所得的生產物單位

經濟期間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〇九	一〇〇	—	—	—
一九一〇	二〇〇	—	—	—
一九一一	二八〇	二〇〇	一〇〇	—
一九一二	三五〇	二八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三	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八〇	二〇〇
一九一四	四四〇	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八〇
一九一五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三五〇
一九一六	五〇〇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布謨·巴威克說，爲欲滿足一九〇九年的需要，一九一〇年或一九一一年所完成的勞動月是完全不生產的。一九〇九年底勞動月可以生產一〇〇個生產單位。爲欲滿足一九一四年底需要，一九一一年底勞動月可以獲得三五〇個生產物單位，一九一〇年的勞動月可以獲得四〇〇個生產物單位。

“無論由如何時期的立場作比較，到處較舊的（現在的）生產工具量常常比較同大小的，新的（將來的）生產工具量有技術的優越。又據布謨·巴威克說，這個優越不但是技術的，而且是經濟的。在比較多的資本家的”部門中，即在較長期的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生產物，比在比較少的資本家的”部門中所產生的生產物，不僅在數量上優越，並且在其所生產的一般的單位價值上也優越着。

“但是舊的生產工具在其限界效用和價值底大小

上也是比新的生產工具優越嗎？確實優越。因為牠們在所能想像的一切需要範圍內，我們可用，並且試用這種生產工具來應付這需要的滿足。如果有比較多的滿足手段可以供我們的支配，那麼牠對於我們的享樂必然有更大的意義。”（前書四五七頁）

據布謨·巴威克說，在同一時期的同一人方面，較大量的生產物也可以有較大的價值。這便是生產物價值的場合。但是生產工具的價值底場合如何？如我們在關於價值的那章所知道的一般，生產工具的矛盾是由在各種使用的時候，生產物價值的最高限度——即在最有利的條件底下所製作的生產物的價值——來決定的。“就可以隨着不同額量底限界效用，而有種種利用的商品而言，則最高的限界效用是決定的。在具體的場合，即是表明最高價值總額的那種生產物是決定的。”（見前書四五八頁）

所以顯然不得不導如出次的結論。即生產工具的價值依存於大量的生產物，即是依存於生產過程的最大延長。可是事實上，布謨·巴威克的理論，請讀者特別記着，恰好給予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最高的價值總

額，我們的著者說，“一定不與包有最大多數的生產物一致，反之，牠很少同牠或全然不一致。因為我們欲獲得最大多數的單位，須得經過一個非常長的期間，恐怕要繼續一兩百年的生產過程。但是要到我們的曾孫玄孫的時代，才能發生用處的商品，在我們現在的評價上，同樣全無價值。”（見前書四六〇）因此，最大的價值總額是屬於那以單位價值乘單位數而成功為最大數的生產物。在這裏，我們所應注意的必須是：“該經濟期間的供給和需要底關係，及生於將來財貨方面底預想的減少（Reduction in Propective 即價值的減少）底顧慮。”（註七）

假定“第一個原因”，即一定“遞增的……改善供給關係”是現成的，再假定與生產物單位底相應的（遞減）價值——布謨·巴威克稱為“真正價值”，對於一九〇九年的生產物為五，一九一〇年為四，一九一一年為三。三，一九一二年為一。五，一九一三年為二。二，一九一四年為二。一，一九一五年為二，而一九一六年為一。五。然而在第二個原因起作用的場合，與牠相當的數，即預想底減少，各等於五，三。八，三，二。三，一。八，一。五，

一。由於我們在前所論究的兩個原因，因此，我們和布謨·巴威克一道以比較現在財貨底將來財貨底價值低減為前提。布謨·巴威克根據這個理由，製表如下：

第 二 表

一九〇九年度一個月的勞動

經濟期間	生產物單位數	每一單位的真正界限效用	單位價值的預想底減少	全生產物價值總額
一九〇九	一〇〇	五	五	五〇〇
一九一〇	二〇〇	四	三.八	七六〇
一九一一	二八〇	三.三	三	八四〇
一九一二	三五〇	二.五	二.二	七七〇
一九一三	四〇〇	二.二	二	八〇〇
一九一四	四四〇	二.一	一.八	七九二
一九一五	四七〇	二	一.五	七〇五
一九一六	五〇〇	一.五	一	五〇〇

第 三 表

一九一二年度一個月的勞動

經濟期間	生產物單位數	每一單物之真正界限效用	單位價值之預想底減少	全生產物價值總數
一九〇九	—	五	五	—
一九一〇	—	四	三.八	—

一九一一	—	三.五	三	—
一九一二	一〇〇	二.五	二.二	二二〇
一九一三	二〇〇	二.二	二	四〇〇
一九一四	二八〇	二.一	一.八	五〇四
一九一五	三五〇	二	一.五	五二五
一九一六	四〇〇	一.五	一	四〇〇

這兩個表指示關於一九〇九年所使用之勞動的價值底最高限度(八四〇價值單位)，高於一九一二年之勞動結果的價值底最高限(五二五價值單位)。假如我們更須作關於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一年之這些計算，一切包括於類似第一表中，可以得到以下的數目：(註八)

第 四 表

一月勞動所得的生產物單位

經濟期間	一九一〇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〇九	五〇〇	—	—	—
一九一〇	七六〇	三八〇	—	—
一九一一	八四〇	六〇〇	三〇〇	—
一九一二	七七〇	六一六	四四〇	二二〇
一九一三	八〇〇	七〇〇	五六〇	四〇〇

一九一四	七九二	七二〇	六三〇	五〇四
一九一五	七〇五	六六〇	六〇〇	五二五
一九一六	五〇〇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由此，現在的勞動月確實勝過任何將來的勞動月，這不僅是在其技術的生產性方面爲然，即其限界效用及價值方面也是優越。”(註九)

所以布謨·巴威克以爲現在的生產商品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經濟上都勝過將來的生產商品。他根據如次的理由，遂轉向於本來的現在商品，即現在的消費商品。即現在的消費商品底一定的存貨底所有，允許使用生產工具於最生產的過程。假如他不過有很少的生存工具，我們便不能長期間等待生產物底完成。再則在一定的生產繼續期間，人是與一定數量的生存工具相連結的。而且生產工具取得越早，牠們的效用也越大。十假如我們有一宗現在的生產商品可以繼續消費於全年間。而在他一方面，一切的將來商品祇能在生產過程中存在較短期間。如果在三年過去之後我們才取得生產工具，在這裏，生產過程的最大限度便是十年減三年，即是七年。其他類此。(註十)布謨·巴威克說：“這個

場會的情形如下：我們對於現在的全消費工具總體底支配，保證我們在經過中之經濟期間的生計。因此，把正在這期間中所以處分的生產工具（勞動，土地利用，資本的重利）爲着將來在技術上更有利的使用而解放。”（見實證的理證四六九頁）換句話說，因爲現在的生產商品比之將來的生產商品有較高的價值，又因爲現在的消費商品底存在從進這個契機。所以將來商品獲有一定的回機。現在的生產商品底價值底增加隨伴着現在的消費商品底價值的增加。

以上是第三個原因。在我們批評布謨·巴威克這最重要且又——我們相信——最煩瑣的辨論底分析之前，我們再把他的思惟過程，簡單地要約一下。

一。現在的生產商品能比將來的商品生產更大量的生產物。

二。在一切特殊的瞬間，這個生產工具價值和價值的最大限同樣，以在現在的生產商品爲較大。

三。所以現在的生產工具的價值大於將來的生產工具的價值。

四。因爲現在的消費商品能使生產工具使用於最

生產的作業。卽是可供長期間的隨時使用 (Inrvnodiate Pre-emption) ， 所以牠比之將來的消費商品有較高的價值。

現在且述我們對於這個理論底批判。

(一) 據布謨·巴威克，現在的生產商品能產生更大量的生產物。第一表的數字便是牠的證明。假如布謨·巴威克的議論有什麼意義，那麼我們必須排除凡是與上述之現在商品底過高價值的第一第二兩個原因相關連的一切事情。所獲得的生產物的數量，不得不與牠是何時獲得的呢這事獨立地考察。然而在布謨·巴威克的圖表上的生價系列，都在同一年終結。但是假定完成生產物的期間對於我們不關重要，我們就可得到與波特基衛慈所提示的本質上不同的結果。

第一表

一月勞動所得的生產物單位

經濟期間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〇九	一〇〇	—	—	—
一九一〇	二〇〇	一〇〇	—	—
一九一一	二八〇	二〇〇	一〇〇	—

一九一二	三五〇	二八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三	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八〇	二〇〇
一九一四	四四〇	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八〇
一九一五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三五〇
一九一六	五〇〇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第一表 a

一月勞動所得的生產物單位

經濟期間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〇九	一〇〇	—	—	—
一九一〇	二〇〇	一〇〇	—	—
一九一一	二八〇	二〇〇	一〇〇	—
一九一二	三五〇	二八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三	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八〇	二〇〇
一九一四	四四〇	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八〇
一九一五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三五〇
一九一六	五〇〇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一九一七	—	五〇〇	四七〇	四四〇
一九一八	—	—	五〇〇	四七〇
一九一九	—	—	—	五〇〇

假定一九〇九年，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二年的生產系列其繼續期間各相等，那麼各年的生產物的數量也都與一九〇九年的數量一樣。生產物的數量也沒有什麼差別。惟一的差異僅是不同時獲得同量的生產物。即在生產工具離“現在”的生產工具愈遠，在其絕對量上的同等的結果生產得愈遲。對於一九〇九年的一個月的勞動已在一九一六年產生五〇〇個生產物單位，可是在一九一〇年的一個月勞動不是在一九一六年，而是在一九一七年才產生這五〇〇這生產物單位。至於一九一一年的一個月勞動則須到一九一八年纔能生產同一數量。其他由此類推。所以我們若置以前的生產物和以後的生產物底價值評價的歧異於度外，生產物的數量便是同一。

(二)現在我們討論生產物價值和價值最大限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出，假如徹底地追求布氏的觀點，價值底最大限，當生產過程真正延長的時候，又當生產物數量增加至最大限的時候，必然地產生。但是布謨·巴威克却扯出，在我們的曾孫時代將會產生的生產物對於我們可說沒有什麼價值的事實，來否認這事。

這個前提——成爲他計算的基礎底這個前提，是不合方法論的。假如我們已經預先扯出將來財的過低評價（‘受第一原因或第二原因條限’）的結果，因此我們即不能分析‘第三原因’，——即是現在引起我們注意的問題。實則布謨·巴威克已秘密地拿來了第一和第二原因，只是因這事情，而達到他所歸於第三原因的影響底結果。事實上，對於有不同的生產期間的生產工具的生產物，他如何地取得不同的價值最大限，那確實是由於他把生產物的價值在其時間的依存關係上，減了二回的緣故。

	第一列	第二列
一九〇九年	五	五
一九一〇年	四	三.八
一九一一年	三.三	三.二
一九一二年	二.五	二.二
一九一三年	二.二	二
一九一四年	二.一	一.八
一九一五年	二	五.五
一九一六年	一.五	

第一列是表示在“遞增地……改善了供給關係”的影響底下財價值的減少。第二列是表示對於人生短促的顧慮——即第二原因——的影響底下財價值的低減。如不然，那麼每年都應有同一數，即五的獲得。現在我們作一類似第四表的表，對於一切的橫列，如果把隨生產物數量的增加之價值底減少假定了，我們可得以下的結果。

等 四 表

一日勞動所得的生產物單位

經濟期間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〇九	五〇〇	—	—	—
一九一〇	六七〇	三八〇	—	—
一九一一	八四〇	六〇〇	三〇〇	—
一九一二	七七〇	六一六	四四〇	二二〇
一九一三	八〇〇	七〇〇	五六〇	四〇〇
一九一四	七九二	七二〇	六三〇	五〇四
一九一五	七〇五	六六〇	六〇〇	五二五
一九一六	五〇〇	四七〇	四四〇	四〇〇

第 四 表

經濟期間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〇九	五〇〇	—	—	—
一九一〇	七六〇	五〇〇	—	—
一九一一	八四〇	七六〇	五〇〇	—
一九一二	七七〇	八四〇	七六〇	五〇〇
一九一三	八〇〇	七七〇	八四〇	七六〇
一九一四	七九二	八〇〇	七七〇	八四〇
一九一五	七〇五	七九二	八〇〇	七七〇
一九一六	五〇〇	七〇五	七九二	八〇〇
一九一七	—	五〇〇	七五〇	七九二
一九一八	—	—	五〇〇	七〇五
一九一九	—	—	—	五〇〇

第四表與第四表 a 的比較可以表示出在第四表中的價值最大限是種種的(八四〇, 七二〇, 六三〇, 五二五), 而第四表 a 中的價值的最大限則是一樣大的(八四〇)。這個差異僅是由於第四表中的低減, 是在時間的依存關係上, 結果遂使第二列從不同的數目開始(是三八〇而不是五〇〇)。反之, 第四表 a 中的價值低減

僅是依存于生產物的數量。一切橫開始的數字都是相等，因為生產物的數量也相等。(註十二) 由此這是明瞭的；對於現在的生產工具底經濟的生產物，所以產生較高的結果，不外是算進了上述的兩要素。假如我們將兩個要因之中只要一個，第一個也好第二個也好，使牠發生作用，即可得着同樣的結果（只是在數量上略低）；這也是明瞭的。無論如何，有名的第三個原因，顯然不能單獨成爲一個獨立的原因存在。就此解決了關於現在及將來之生產工具的價值問題(三)也解決了)。

(四) 如果我們假定第三原因底最初三個“理由”是正確的，布謨·巴威克關於從生產財移轉于消費財底轉換決還沒有成功。他在這裏，如大家所知，曾作以下的考察：因為現在的生產財比之將來的生產財有較高的價值的緣故，所以現在的消費財也比之將來的消費財有較高的價值。這樣，便是以消費財——這事如果能夠——當做生產工具去考察，而且生產財形成決定的要因，而消費財是被決定的要因。然而這種名題恰與奧地利亞學派的基本觀念相矛盾。因為他們認定消費是有本源的性質，而生產財，作爲較遠級的財，在其價值上，

是枝末的額量。由此我們知道。布謨·巴威克的說明，在這裏又陷於矛盾的圈套。(註十三)即是：生產物的價值決定生產工具的價值；而生產工具的價值又決定生產物的價值。單是這點，就夠形成他的矛盾了。然而姑且置這點于度外，現在財的價值在其限界效用的影響的決定，和現在的生產工具在其比較大的及經濟的較大生產底的影響底下的決定之間底關係，依然沒有說明。假定現在財的一定的供給額的限界效用是五〇〇，如果第一及第二原因都不發生作用，而第三個原因的作用也臨時中止了，那麼這一已知財底將來的供給額也可有五〇〇的限界效用。再假定作為最有利的生產期間——這期間底成立由於這供給額量存在——的結果，我們獲得八〇〇個價值單位，反之延長一年（即是在較短的生產過程）不過獲得七〇〇個價值單位。據布謨巴威克，這個場合不可不成立現在財對於將來財的價值底優越。假如（如考察兩個最主要的場合）現在財的價值必定高出五〇〇，或是將來財的價值低過五〇〇，這兩個場合必有一個。可是第一個場合，是不會有的。因為牠明明破壞限界效用的法則。那麼第二個場合

會有嗎？也不可能，絕對沒有包含在“欲望表”內的，是不能產生的，只是因為這點，為什麼財不得不失却其價值呢？這也顯然是不合理的。事態說明得極其簡單。在這裏，布謨·巴威克人工的構成，是以消費財在其價值上是依存于生產財為前提。即消費財到了某程度，就視為是製造生產工具的生產工具。因此布謨·巴威克的基本的構成底嚴密性完全失掉。這理論之基礎，是在形成一切價值底本源的基礎底消費財的限界效用上面。然而現在假如以消費財本身視為生產工具，限界效用說學便完全失去其意義。

姑置這事不論，布謨·巴威克關於‘第三原因’之議論全部，是立脚於相異期間的生產過程存在的前提上。其實正是在這個場合，比較長的生產過程底利益產生着利潤。但是因為布謨·巴威克——如我們以上所闡明——承認前兩個原因的不完全的緣故，“現在財之技術的優越”，在根本上好像是利潤的說明底唯一根據。然而即假定繼續時間相等的生產過程，利潤仍不至於消滅，這是毫無疑問的。即在全生產部門中，資本底有機的構成（借用馬克斯用語）即使是相等的，換句話說，其

各生產部門中資本之有機的構成等於資本之平均的社會的構成(Average Soci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利潤仍然決不至于因此消費。對於具體的“現實”的差異,只要資本不從這生產部門流往別的生产部門,是在於利潤的平均的規準直接地實規着的事實之內。然而在他一方面,技術的改良——然尚未成爲一切共有財產——的緣故,成立於各個產業底‘差額利潤’,(Different Profit) 或剩餘利潤,不能作爲單純的利潤的例子通用。爲什麼呢?因爲利潤雖在完全同樣的技術底下,即不是各個企業家的特殊收入,而是作爲金資產階級的特殊收入而成立的。斯託耳茲曼說:“假如一切資本家都能從生產底增進,能取得相等的利潤,那就決沒有剩餘收益底手段。那麼,就不經資本家的迂路所製作的生產物數量,不經過這迂路所製作的生產的數量底差額,便不能導出“剩餘價值”。(見斯託耳茲曼前書三二〇頁及拉第斯勞前書九四三頁)。

現在如果着眼于資本家和勞動者底動機,我們可以見到下面的事態。在勞動者,完全沒有選擇生產行程底。這是因爲既作爲勞動,便不能獨立,這極簡單的理

由。形成這樣的問題底提起，對於勞動者，已經是可笑的事。但在資本家方面；我們在這裏，對於布謨巴威克，可用他自己的武器對付他。即是作為生產工具的勞動，應聽資本隨意採用甚麼迂迴道路。現在的佛羅稜若是不由勞動使牠結實的，牠就是死的資本。換句話說，只有當資本家能夠使牠轉換現在財為勞動（這理不管其他生產工具）才有意義。因此在這裏所討論的，若是貨幣與勞動底對照（不管消費財，那是資本家作為如斯而已的東西，全然置之度外。），那麼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勞動比貨幣有較高的主觀評價。這事已從交換行為可以推論出來。假如購買勞動於資本家不利，即是假如他沒有主觀地評價得勞動比他的佛羅稜較高，他便完全不購買勞動了。因為資本家預先考慮了他可取得的利潤。這事情影響于資本家底一切評價。

現在我們更一般地說明這個問題。假定問題在於現在及將來的一〇〇〇佛羅稜。那麼，資本家將現在的一〇〇〇佛羅稜評價比將來的一〇〇〇佛羅稜更高嗎？當然。為什麼呢？是的。這是由于“貨幣生貨幣”這簡單的理由。現金的較高評價是立脚於信用作用（Credit

operation)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是立腳於利潤的基礎。其次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的場合，不能用牠說明“不勞所得”(Income without labour)，因為這場合是以“不勞所得”那自身為前提。在他一方面，現在商品價值的優越不能說明利潤底成立的事，也可以根據他的方法去說明。我們已經看去布謨巴威克在‘第三原因’的檢討上，他作為現在商品的過高評價和利潤現象的說明的主要論據，列舉現在商品有使生產方法底利用成為可能的事實。暫且假定這現在商品的利益現實地存在，又假定資本家不支配現金，而因着眼于較長的生產過程底結果，不得不籌劃有利息的貨幣底場合。他的利潤不能以現在的金額對於將來的金額的優越來說明，這是明瞭的。因此，‘第三原因’也是不妥當的。

我們已從各方面檢討過布謨·巴威克的主要論據，而且我們所有的路途都是達到同一的結果。即是個個議論所依立的全然頹瑣學派式底前提，是與現實矛盾（勞動者及資本家的價評）。不然，便患了內的矛盾。（例如一半依存于第一第二兩原因之“第三原因”以生產商品的價值決定消費商品的價值，及其相逆等等是也）。

在以利潤歸因於各種經營上底技術的差異（生產行程的長短）的努力上，布謨·巴威克顯然宿有欲隱蔽利潤的一般根據——他是胎于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底欲望。因此利潤底成立，不但不能由獨特的用語和煩瑣學派的學究式的議論來說明，反而將真相隱蔽了。

三. 生存基金；現在商品的需要和供給；利潤底起源

現在我們必須研究‘現在商品’——牠對於將來商品（勞動）的交換是利潤形成的根據——的性質問題。這個問題已由布謨·巴威克在他的“生存基金”論裏面答覆過了。

“……任何國民經濟的生存豫付金（Subsistence advances）底供給，雖有少數的例外，是由存在于該經濟收的一切貯財（土地除外）的總額來代表。這個貯財底機能，是在于通過本源的生產力底使用，和那完成了的成果底獲得之間——換言之平均的社會生產期之間——的中間經過期，維持其國民。而且社會的生產期間，如所積蓄的貯財愈大，則益發延長。”（實證的理論

五二五頁)

“因此，事實上社會的全部蓄積的貯財——雖有所有者自身所消費的財產額的少數例外——是作為生存預付金的供給，輸出市場。”(前書五二七頁)

“國民經濟中的全貯財，在社會的一般的生產期中，是用作社會獲得其生存資料的生存基金乃至預付金，”(前書五二八頁)

全社會的全“貯財”雖包括着生產工具，即不合于直接消費底不變資本之物質的要素，布氏尚且把這貯財算在生存基金中。因為社會裏有將來商品變為現在商品底不斷的“成熟”。

我們還須闡明經營各種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底交易的當事者，即購買者和販賣者的地位。布謨·巴威克指出關於現在商品底供給如下。

生存工具底供給範圍是由積蓄了的貯財總額——土地在外，又除去“一方是貧窮化了的財產所有者，他方是獨立地經營生產的財產所有者所確定地豫支地消費的財產額——來代表。(同書五三八頁)

“供給的強度”(註十四)有這樣的性質，即是“在資本

家看，現在財之主觀的使用價值不大於將來財之主觀的使用價值。”所以牠們在極端的場合，爲了兩年後可以得到的十佛羅稜，——或者同樣爲着在兩年中所獲得的十佛羅稜底一勞動週，可說願意支付現在的十佛羅稜底總數。

由對於現在商品底需而而來的：

一. 多數的工資勞動者。——他們有的把他們的勞動，評價爲五佛羅稜，有的竟評價至二.五佛羅稜。

二. 求消費信用(Consumption Credits)并對於現在商品而欲支付一定的回扣(Commission)的少數人。

三. 因延長生產期間而尋求他們所需要的生產信用(Production Credits)底多數獨立的小生產者。

照布謨·巴威克的意見，因爲一切販賣者以差不多同樣的價值來估量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而購買者則將現在商品評價得比較的高，其合成的結果，是在於何方有‘數’的優越底存在。

因此，必須證明‘現在商品的供給爲甚麼一定在數目上被需要克服’(同書五四一頁)。布謨·巴威克想以下面的方法來證明這個原故。

他說：“即在十分富足的國民中，現在商品底供給是限制於國民財產底當時狀況。反之，需要，實際上是無限大。即是牠至少可以擴大生產物底收益由生產過程的延長所增加的量。而且這個限界即在十分富足的國民，遠過於當時的財產狀態。”（註十八）由此，優越是在於需要的方面。而且因為市場價格不得不比因為從競爭排除了的購買競爭者所提供的價格更高的緣故，又因為這個價格更包括對於現在商品底一定的回扣（由購買者而來的現在商品底過高評價）底緣故，所以市場價格也不得包含對於現在商品底一定的回扣（Comission）。（同書五四〇頁）布謨·巴威克說：“利息和回扣不得不產生。”（前書五四一頁）

這是布謨·巴威克的利息論之最後的結論。我們現在應該進行這理論的分析了。

第一，首先着目的是‘生存基金’底不然性和矛盾性。——除却土地和資本家的消費商品在外——只包括現在商品的‘生存基金’，却包括了一切。即是牠包括了一切生產工具。布謨·巴威克因將來商品成熟爲了現在商品，生產工具轉換成了消費商品的理由，相信可觀。

這個假定。但是這種假定僅有一部份是對的，因為生產工具不僅轉換為消費工具，又同樣轉換為生產工具。在社會的再生產過程中，不僅須製造消費貨物品，也須製造生產工具。況在擴張再生產方面，歸於生產工具的份子——比較勞動支出——是不斷地增加。由此從分析中除去不變資本，這絕對是許可的。結局，布謨·巴威克在這裏重演着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二卷上所確定的亞丹斯密士的舊錯。他分開商品價值為 V (可變資本) 和 S (剩餘價值)，而完全忽略了 C (不變資本)。馬克斯說：“總之，亞丹斯密士應該明白這種商品價值底區分，實在排除了生產領域內部有作用的生產工具——製造生產工具的生產工具——的價值部份，即是等於在這領域中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牠不但由現存的現物的形態，并由那資本的機能，從一切形成收入的價值構成部份絕對地排除了。”(註十七)

“生存基金”這概念，在以現在商品與將來商品底對立為問題的場合，更是無意義的。布謨·巴威克的任務是在於闡明一方面現在商品與他方面將來商品（勞働）間的交換關係。在這裏，現在商品和將來商品必須

認牠們是對立的兩極端。從這個觀點看來，生存基金不過只能供給市場底現在商品的總體。（布謨·巴威克自己認該一章爲一般的生存工具市場）在這觀點底下，布謨·巴威克完全澈底地除去了消費商品中供個人資本家消費的“現在商品，”因爲這些商品不能作爲勞動者方面所需要的對象表現於市場。在他一方面，他却在那種基金裏，包括着生產工具——即是公然的將來商品——而且把牠和同樣是將來商品底勞動對立，不問這兩種商品的範疇互相間沒有如何的關係。又布謨·巴威克在需要方面，加入了尋求生產信用的人們，即不是求消費商品，而是求生產工具的人們。（工人求食，而資本家想延長生產過程）。因此，這全構成帶有異質要素底可驚的混雜底性質。在他一方面，尋求生產信用的人們可以和勞動者處於同一段階的，只是用貨幣形態在兩範疇獲得商品的等價物底事情。我們僅從這個觀點，就可以這樣說：“貸借市場和勞動市場，……是同一商品——即現在商品——被供給被需要的兩個市場。……由此工資勞動者和信用尋求者是形成同一需要底兩個分枝，相互支持他們的作用，共同形成價格的合成物。”

(實證的理論五二四頁)只有專着眼於貨幣，我們可以將這兩個範疇共同考察。但是我們一着眼於“享樂財”底需要，換句話說，“生產工具底市場”，勞動者和尋求信用者中間底一切類似點便立即消費了。

現在我們且轉到對於現在商品底需要和供給間的關係底分析。關於這個，我們可以區分布謨·巴威克兩樣的態度。一方面，他的全部理論底構成，分明是立腳於勞動購買底事實上，在這裏，利潤是從勞動者過小評價將來財底事實所導出；在他一方面，利潤底說明所要求的，在於尋求生產信用的人們方面對於現在財底需要。

在第一個場合中，勞動者間底競爭擔任決定的任務。在第二個場合中，資本家間底競爭擔任決定的任務。因為這不能說明資產階級之利潤底起源，所以這個觀點值不得如何的批評。(註十八) 借貸市場以及借款利息底支付都不過是同一資產階級的兩集團間之價值的再分配。然而這種再分配也不能說明剩餘價值底成立。所以有完全沒有借貸市場的社會，但在這個社會中，利潤也依然存在。在那裏，只有勞動者相互間的競爭作為

利潤形成底基礎底考察殘留着。正如我們所說過的，對於布謨·巴威克，事態是如次地表現。——資本家豫先支付勞動者（勞動的購買）以生存工具，同時勞動者把他們的勞動在其將來的生產物價值以下評價。結果發生現在財底回扣（貼水）。勞動者的數量底優越也和對於現在財底回扣在市場上所形成的同樣，形成物價。由此可以推論到正是勞動階級在社會的卑賤地位構成利潤底原因。但是因為這種思想底暗示，他絲毫也不同意，於是他遂不問他自身的理論中最重要的命題底最後矛盾，再三不已地確說，一切勞動者常有工可作，勞動底需要決不劣於勞動底供給，所以利潤不能由勞動者間的競爭而導出。現在且舉一個關於這種議論的例子：“不利於購買者底情形，可以無疑地由販賣者相互間激烈的競爭來補償。又販賣者如果少若干，他們就不得不購買現在財多若干。……幸而這種場合都是人生中的常則。”（前書五七五頁）

但是我們且就不管這些胡說，雖然牠們對於布謨·巴威克的理論在其結果上是很重要的。我們爲了辯論，且就假定利潤是起源於將來財貨（勞動）底購買，並考

察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交易，當牠現實地又在布謨·巴威克表象着牠所用的形式中進行底時候。我們正在這裏，遇到一種完全顛覆了布謨·巴威克全議論底思想。即是因爲他的理論立脚於資本家對於勞動者保證其豫支的前提上面。其實他一切的主要觀念，都是根據於勞動的漸次成熟，而且祇有在勞動達到成熟狀態，牠才提供利潤的事實。費用和收益間的價值差額，正是在勞動過程底開始之前，支付勞動工資，即勞動（將來財）是在與作爲“將來財”的價值底一致上所生的結果。然而這個假定絕對是沒有證明的說法，這說法與現實矛盾。事實上，情形是十分相反的。預付勞動者底工資者不是資本家，而預付資本家以勞動力者却是勞動者，工資底支付，不是在勞動過程以前，而是在勞動過程以後。這事實尤其在工資付與完成的生產物底確實數量的零工（Piece Work）場合，表顯得特別明顯。“但是勞動者從資本家所領受的工資，是在他以他的勞動底使用給予資本家，及他的勞動力已經實現於勞動生產物底價值之後，才領受的。資本家在爲這價值支付以前，把牠掌握在他的手中。……勞動者預先用商品的形態，供給該

支付於勞動者底等價的東西；資本家到後來，才把牠用貨幣的形態付給勞動者。即是勞動者自己創造資本家所給予他的支付基金。”（資本論第二卷四三九頁）當然有預先被支付的場合。但是第一，這現象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全然不是典型的現象。第二，他沒有講甚麼反對我們的主張的話。因為假如勞動工資在勞動過程以後支付的場合中也發生利潤，那麼現在財和將來財底差額以外，更必有其他現象該當是利潤底起源，這是明瞭的。

根據成爲一個階級底資本家已經獨佔了生產工具，並由此強制勞動者讓予其生產物底一部份底事實，這現象是資本底社會力。社會的不平等——敵對的社會形態底存在——是現代經濟生活底基本的事實。在經濟領域中，這些階級間的關係，即正是生產關係，構成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的經濟結構。”忽視分析這結構的理論，開始就宣告牠的無力。然而隱蔽階級間的衝突底努力甚大，因之現代資產階級科學喜歡造出成千成萬的無意味的說明，造出滔滔不絕的空虛的議論底全體系，復活久已忘却了的“理論”，著述堆積如山的書

籍。——牠都是給我們證明，在利益底本質上，沒有可以看做像那樣不合理的或不正義的東西。

附 註

一。“在原則上，現在商品比同種類及同數量的將來商品有較高的主觀價值。又因為主觀評價底合成，規定客觀的交換價值底緣故，所以現在商品通常也比同種類及同數量的將來商品有較高的交換價值和價格。”（參看實證的理論四三九頁）

二。在最後的分析上，布謨·巴威克以生產工具購買底支出，歸之於土地和勞動底獲得和使用底支出。“爲了簡易起見”，他竟沒有注意到前者。

三。“然則現在財也可以爲後者（將來財——著者）而保留，而從將來財導出牠的價值。于是牠便在價值上與供同一使用的將來財相等。”（見實證的理論四四二頁）

四。“能從將來的利用導出其自身的（價值——著者）底將來財。”（參看實證的理論四四二）

頁)

五. 威塞自然的價值一七頁。又參看波特基衛慈布謨·巴威克利息論底根本謬誤九四九頁。這事實是極其常見的，相反形式的情形決不是反對過小評價將來財底價值這一傾向底布謨·巴威克的主張。斯特耳茲曼亦提出同一主張(前書三〇八——三〇九頁)。

六. “勞動底現在價值對於勞動者是一個假擬，在數學上，牠能夠說是等於零的量。”(參看勒克西國民經濟學概論七二頁，又帕發斯前揭書五五〇頁)

七. 參考同書四六一頁。布謨·巴威克在這裏規定總額底價值為與個數(Number of individuals)相乘的單位價值，這與他自己的理論矛盾。他想在這書底四六一及四六二頁上避免他的矛盾，然而無効。但是這個問題是屬於其他領域底問題，我們已在第一章的相當地方討論過。

八. 第四表和第一表底差別只在於第一表所舉示的數字是生產物，而第四表所舉的數字是價

值。

九。參看實證的理論四六二頁。爲欲闡明布謨·巴威克底態度，我們必須指出他的“生產期間”底概念與牠的通常意義有本質的不同。照他的意見，這個期間不是需要包括準備的作業之全作業的全繼續期間。因爲“在無資本的生產幾乎完全絕滅了的我們的時代，……據其嚴密的計算，幾乎一切消費財的生產期間，說不定發端於數世紀以前。”（一五六頁）“考慮繼續使用於某種任務底生產力——勞動及土地利用——底支出，和最後的享樂財底完成之間平均地經過期間，這該是更重要更正確的。生產方法是比較切實地資本家的方法，這方法作爲一種平均，報酬起於其內部之原本的生產力比較遲些。”（一五七頁）假如某一財貨單位底生產，平均需要一百勞動日底支出，又在經過之末，需要一勞動日以執行十年間，而在第九第八第七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各年中以及最後一年中各有一勞動日，則其餘的（九十）勞動日必在全過程剛終了之前就使用了。第一勞動日應在十年

後報酬，第二勞動日夜在九年後報酬。而全百日的平均報酬爲：

$$\frac{10+9+8+7+6+5+4+3+2+1}{100} = \frac{55}{100}$$

即約半年後報酬。這就是生產期間。即是半年生產期間過程中，應使用百日的生產工具單位。生產期間越長，生產底獲益越大，即資本底“生產性”也因之越大。留文 (Lewin) 曾透澈地闡明這個概念底完全混亂和無意義：“我們不能懂得布謨·巴威克在生產期間底計算中，怎樣並爲甚麼得到了這個平均。在上述的例子中，生產於十年前而爲現在完成了的享樂財之生產所必要的工具，是完全屬於這財底生產，而不止是十分之一屬於這財底生產。其他中間生產物也同樣應作爲部份算入。在計算費用底上面，只不過生產工具的相當部份可以想到，反之，在決定生產底繼續期間，各個生產工具都必須作爲一個全體去考察。”(前書二〇一頁) 于是布謨·巴威克的計算所根據的生產期間底概念，一般沒有如何的意義。即布謨·巴威克也想到處堅持這

個定義。

十。關於這點，同樣的解釋，在沙波士立科夫底價值論和分配論一二〇頁上。原來生產過程底繼續期間和存貨數量間的關係，在布謨·巴威克看來是更複雜的。（實證的理論五三二——五三六頁）然而在這個場合，這對於我們是無關重要的。

十一。爲了簡略起見，我們採取布謨·巴威克作爲第一及第二原因底結果所假定的減少程度。即是五，三，八，三，二，二，二等數列。

十二。總之，布謨·巴威克在他的表中，沒有顧慮到隨着生產物數量增加時，生產物價值底減少。即是他忽略了限界效用說之最重要的命題。

十三。參看波特基衛慈之布謨·巴威克利息論底最大謬誤（西摩勒耳年鑑第三十卷）九五七及九五八頁：“是的！現在的生產物之技術的優越，間接地是產生有利於現在消費財之價值的回扣。對於後者底支配，是爲“將來在技術上更有利的使用”解放一定的生產財。于此議論堂堂地循環着。因爲在事實上，現在的生產財，對於將來的生產財

底價值剩餘，只不過由在時間上相異的消費財之相異的評價底規準而存在，而這個評價底差異，又是由現在的和將來的生產財間底價值關係來解釋的。

十四。如我們在前章價值論上所已知道的，從奧地利學派底立場看來，不僅要知道所供給和所需要的財底數量（供給和需要底範圍），又要知道由兩當事者而來的一單位的主觀評價（態度），這是非常的重要。一定的價格，只能是這兩種數量間之比例的結果。

十五。前揭書五三八頁。所以布謨·巴威克承認資本家不會把現在財評價得比將來財更高。

十六。同書五四一頁。所以在這裏，應該認定資本家當中的競爭——生產信用底結果——是利潤形成底主要原因。

十七。參看資本論第二卷四二一及四二二頁和關於亞丹斯密士分解交換價值為 $V + S$ 底那一章。（同書三四三頁）

十八。譬如實證的理論五四一 —— 五四四

頁。我們正忽略關於尋求消費信用的人們底議論，因為布謨·巴威克看這些提議並無實際的重要。參看實證的理論二九六頁註脚。

第六章

結 論

假如我們考察布謨，巴威克底理論底全“體系”，然後去決定其各部份的特殊重要性，顯而易見他的價值論形成利潤論底基礎。因此，他的價值論在這裏，不過是單單的補助手段。這事不僅適於布謨·巴威克。此外，如威塞則以歸算論導出資本，⁷勞動和土地的份子，於是再從各概念底牽強，導出資本家，勞動者和地主份

子——恍惚那些東西，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剝削，是無關係的一般的“自然的”額量。我們再又在葛拉克——美國學派底著名代表之一——方面，發見同樣的事。我們處處逢着同一的動機：“價值論是用作維持現代的社會秩序之理論的出發點。限界效用說底社會價值對於維持這社會秩序有利益的階級所有的“社會價值”是在此。這理論底理論基礎愈薄弱，人們便益加心向牠，因為這人不願脫去他那由資本主義的靜態所限界的狹隘眼界。然而在馬克斯主義構成牠的全構造的基礎底廣泛觀點——即以資本主義僅是社會發展底一階段而考察的動態的觀點——是特有的。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甚至利用價值論暴露全資本主義的機構底運動法則為一種認識手段。價格的範疇——對於牠的說明，特別需要價值論——構成商品世界的一般範疇這事實，決不使經濟學成為純粹的“利殖學”(Science of Chrematistics)。反之，交換價值的分析，在問題正當地提出的場合，竟使我們越過交換的限界。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看來，交換本身僅是財底分配之歷史的一時的形態。但是因為一切分配形態在適應於牠的生產關係的複生產過程

中，佔着一定的地位，所以只有在資產階級理論底思維底唯一方向所特有的狹隘眼界，人們才停滯於市場關係，或不過把現存在“財底供給”看做研究的基礎。只局促於分析流動於市場的“所買賣的財富”的人也好，又只着眼於豫先所予的消費物——財——和經營經濟的個人間底關係的人們也好，都不能瞭解成爲必然的合法現象而永久存留在商品生產者社會裏之交換機能的任務。然而這問題怎樣可以正當地提出，却是完全明瞭的。

“在這個(商品生產的——著者)社會中，一切可能的交換行爲底活動，結果必發生出一個要素，這要素，在那被有意識地處理的共產主義社會裏，是有意識地爲中央機關所決定，例如某人在何處生產某物若干。總之，交換必須給予商品生產者以與由社會主義社會底成員之有意識地處理生產並決定勞動秩序等的政府所給予社會主義社會底成員底同一的東西。理論經濟學底任務，是在決定由這種規定了的交換行爲的法則。從這個法則，同樣在商品生產的社會中，必須有其生產的統制，正如從社會主義府底法律，命令及規制，社會主

義經濟底圓滿的發展產生着一般。但是這個法則不是直接地並有意識地規定生產中的人們底行動，而是步武一種自然法則的樣式以社會的必然性而發生其作用罷了。”（喜爾弗丁金融資本論二頁三頁）

換句話說，我們是遇着分析一個在發展和長成中無政府組織的商品生產者社會底問題，即是一個在動的平衡底諸條件底下起作用底一定的主體的體系。問題就是在這些底下，如何才可能。勞動價值說是對這個問題底答案。人類社會底發展，只在牠的生產力底增大，即是當社會的勞動有生產性底成長的場合才可能。（註一）在商品經濟中，這個基本的事實，表現於現象的外表，即商品市場。與勞動底生產性底增大一道，價格亦因之低落的事，這是構成勞動價值說底基礎底經驗底事實。他一方面，在社會的商品經濟中的價格底變動，正是引起生產力底再分配。因此，市場底現象結托於再生產底現象，即是在其社會的尺度上之全資本主義的機構底動態。

再則，根本的現象——即生產力底發展和從客觀形成了的價格之間，如果某一關係被給與了，關於這關

係底特性的問題就產生了。若是嚴密地分析，可以明白這個關係是十分複雜的。馬克斯資本論的第三卷，正是處理關於這關係底性質底問題。在這裏，價值理論作為表現社會現象各系列間底關係的客觀法則出現了。所以再沒有比以馬克斯的理論作為“倫理”的理論更蠢的事。馬克斯的理論除了因果的合法則性以外，再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其他的合法則性。價值論不但暴露市場底合法則性，並且暴露表現自己運動的全體系底——在其全體性上——合法則性底這些因果關係。

關於分配的場合是一樣。分配過程隨着價值的形成而進行。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社會關係，因為勞動力成為商品，表現在“經濟的”公式中。但是勞動力一經變成商品，陷入商品流通的循環中以後，假如沒有其他理由，那麼勞動力應即從屬於價格和價值底自然力的法則。在商品流通底領域中，資本家的體系，如果沒有價值論底統制作用，便不能完全繼續存在，資本如果沒有永久存在於那種勞動力底複生產中的法則，便不能再生產其自身的支配。但是因為支出的勞動力所發展的社會勞動勢力 (Social labour energie)，多於為其社會的

再生產所必要的社會勞動勢力，於是剩餘價值底可能性成立，這個剩餘價值隨着商品流通的法則，不斷地歸於勞動力的購買者——即生產工具的所有者。資本主義社會中，由競爭制度所促進的生產力底發展，於是採取資本集中的形態，勞動力底運動是依存於牠，再者，生產力底發展經常伴有商品底個別的勞動價值，凌駕其社會的勞動價值底全生產集團底失敗和死滅。

由此，價值法則是自己運動的資本主義的體系底基本法則。牠顯現於不斷的“攪擾”底下是自明的事，而且他又是充滿矛盾的資本家社會底構成，結局又打破‘正規的’資本主義法則——價值法則——的事是自明的。(註二)然而在新社會中，價值可以失掉牠的拜物性，牠再不是無計劃的盲目法則，即牠不是價值了。

以上是馬克斯理論——無產階級經濟學——底一般的輪廓。這個道理導出特殊的社會構造底“運動法則”，然其導出為現實的導出。

然而正因為馬克斯主義高出資產階級眼界的狹隘界限以上的緣故，於是益加受資產階級的憎惡。在社會科學的分野中——特別是在經濟學的分野中，社會的

共同 (Social Collaboration) 决沒有進展。反之，可以看見益加銳利的分化。資產階級經濟學，現在只能在不超出純記述的科學底框內，才有進展的可能。在這限界中，牠可以完成，而且正在完成於社會有益的工作。固然，我們在分野中所做的事，不可絲毫懷疑地領受，因為一切的記述——即“最純粹”的記述，也在一定的立場上行使。如材料底選擇，一要素底強調，和對於他要素底輕忽等等。一切這些，都是由於該著者之所謂的“一般的見解”而規定的。然而臨之以批判的態度，能够從那些著作取得豐富的材料，以構成個人自己的結論。反之，關於資產階級之本來的理論工作，在布謨·巴威克底例證中，我們已見到牠是不毛的荒地。然而馬克斯主義者完全忽視這個領域嗎？不，因為無產階級底意識形態底發展過程是一個爭鬥的過程。無產階級在其經濟及政治底領域裏，因與敵對的諸要素不斷的鬥爭而前進一般，在意識形態更高的階段上也是同樣。意識形態不是從天空掉下來的全部都完全的體系，而是在艱苦困難的發展過程中漸次地並忍痛地建立的。根據我們對於敵人的見解底批判，我們不僅要直接地防禦敵

人的襲擊，更應磨厲自己的武器。對於我們的敵人的體系底批判，等於我們自己的體系底發揚。

我們又由另一理由，有慎重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底必要。對於意識形態的鬥爭，可以適用與其他直接底實踐鬥爭同樣的規準。即是我們必須利用敵人陣營裏的一切矛盾，他們相互間的一切不一致。即是目標——資本主義底辯護——雖然一致，實則在資產階級學者間，至今仍然有意見底差異。在價值論的領域中，在奧地利亞學派所創立的基礎上，雖有一定的一致，可是關於分配論，可說得每個理論家都各立己說，而扯出普遍妥當的價值論證實牠自己。然而這又只是對於近代的煩瑣哲學者，證明其要求如何的“思想的勞動”。然而同時這個事情益使批判的任務更加容易，使他能夠指出敵人的一般論理的謬誤和其他缺點的機會。由此，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是促進無產階級自己的經濟學底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因為現在忙於他們的辯護，在社會關係底認識上，再看不出牠的目標。科學的戰場單獨交給馬克斯主義，因為後者不怕分析社會發展的法則，即使這些法則可以引起現社會底不可避免的

破壞。因此，馬克斯主義永久是理論底紅旗，大胆地凝視將要到來的風雨的一切人們所聚集的旗。

附 註

一。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的一位老經濟學家卡那德 (N.F.Canard) 適切地說明了馬克斯主義的思想。無論如何，他所說明的不劣於有名的洛柏圖斯。參看他的經濟學原則 (Principles d'économie Politigue)。在得了學院賞章的這本書上，著者說：“如此文明人異於自然人即野蠻人，必須有這差別的所以，只是在於其活動和勞動，”(三頁)……“所以對於人間，我們必須區別爲自己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和剩餘的勞動，”(四頁) “人間脫却野蠻的狀態，又因一切技術，一切器械及勞動底單純化，陸續所以能創造增大勞動生產物的一切手段，只是由於積集剩餘勞動而進行。”(五頁) 註

二。在俄國已經起了，在全歐洲正在開始底資本主義的崩壞，現在已將生產物之物質的形態

推出前面，作為價值的生產物押在後面。自然，從資本主義底立場看來，這個只是變態情形底另一表現。

第七章

附錄——理論協調政策^{註一}

- 一.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公式
- 二.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論理
- 三.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根本錯誤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價值論

從前的“合法的馬克斯主義者”，經過十九世紀末

葉而來的急速的進化，包括着一個全然特殊的傾向，即是不但與敵視資本主義底俄國共產主義者（Narodniki-Populists），對立並且與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意德沃羅基——即馬克斯主義——對立底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意德沃羅基底勃興。所以牠自體統一的這個傾向與一切社會現象相似，具有複雜的性質。然而不是所有的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擔負者都以同等的速力，完成“從馬克斯主義到理想主義”底展開。

在賽跑中。有的人已經達到決勝地，回轉來傲視遲到的人，別的人差不多到了決勝地，其他的人則落後了。所以我們比較詳細地觀察這賽跑中的各個選手，不是枉然的。

比如“舊馬克斯主義者”兼經濟學教授的布爾加可夫（Sergery Bulgakov），假如給他一身牧師衣服，那便顯現了一位典型的博學的牧師。還有另一個“舊馬克斯主義者”兼同樣敬虔的基督教信徒柏地亞衛 Berdy ayieu；他非常喜歡（誰又沒有消遣的呢！）批判“地上及天上的亞佛羅戴（Aphrodite）”。離他們稍遠點，有俄國立憲民主黨——十月黨員博學的砲手，無比的斯特魯

味。所以這些光榮的紳士們，都決然毅然和他們在“少年氣盛”的過去分手，他們——俄國資本主義的騎士們——不妥協地勇往前進。現在，巴拉諾夫斯基教授——舊馬克斯主義者兼現任工業家顧問，——雖遠在他們之後，而顯然懷有追上其同僚的野心，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基督的饒舌遠比他人較遲。他仍然在向馬克斯主義獻媚，所以許多古樸的人們仍當他是“赤人”(reds)之一。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個“協調的使徒”，他只沒有決心跑進無產階級的敵人底陣營，並傾心地接受他們的理論。據他所說，他只願意“解除馬克斯主義的非科學的要素”。爲了這個原故，他比別人更加犯錯，他的理論的活動是更危險的。他不想直截了當地否認勞動價值說，而却想把牠與布謨·巴威克——資產階級的慾念的古典的代表——的理論相結托。現在讀者可以在經濟學底主要問題——即價值論——的領域中，看見巴拉諾夫斯基的這些努力底結果是怎樣的了。

一.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公式

巴拉諾夫斯基從給布謨·巴威克的頌辭開始。

他說：“新理論底大功績是在能夠根本解決關於價值的爭論。因為牠從唯一統一的基本原理出發，對於評價過程底一切現象，給了完全(1)而且詳悉的(1)說明。(國民經濟學基礎四〇頁，一九一一年俄文版)

在別的地方說：“限界效用說原可永久成爲基本的價值說；在其各部份上，牠將來可以有變更和補足，但在其根本觀念上，牠是經濟學底永久的功績。”(前書五五頁)

“經濟學底永久功績”——這是誇張的話。但是實在這個功績，仔細看來，却是很可憐的。然而現在我們且保留對於他的反駁，而轉到他的“妥協的演講”(Platform of Conciliation)。

據奧地利亞學派信徒的學說，某財底價值是由其限界效用規定的。而這限界效用又依存於同種屬底財底數量。即是數量越大，需要越滿足，欲望底緊急性越低，而該財底限界效用也越低。換句話說，奧地利亞學派是由假定一定量——一定數量——的應評價的財作爲已知數而完成其分析。巴拉諾夫斯基全然正確地提出一個精進的問題：甚麼決定這財底數量呢？據他的意

見，這個數量是依存於“經濟計劃”；勞動價值底要素發生決定的作用。

巴拉諾夫斯基說：“限界效用是各種財之最後單位底效用。牠隨着生產底規模而變化。因生產底擴大或縮小，而可以與此相應地擴大或縮小其限界效用。反之，財底單位勞動價值是在客觀上所已知的，獨立於我們的意志。所以在經濟計劃底規定上，勞動價值是決定的要素，而限界效用則是被決定的要素。用數學來解釋，限界效用不得不是勞動價值底函數。”（前書四七頁）

至於財底限界效用和其勞動價值間底依存關係底性質，涂監·巴拉諾夫斯基曾說明如下：假定有兩個生產部門 A, B, 合理的經濟計劃可以要求在這兩個生產部門裏底勞動分配應該這樣組織，使末了的效用在這兩個場合之最終時間單位中相等。（註一）沒有這一種均衡，合理的計劃——最終效用底獲得——是想不到的。假定在 A 生產部門中底最終時間，發生十個單位的效用，而 B 生產部門中的最終時間僅發生五個單位，那麼停止生產 B 財，而以費於牠的時間專供 A 財底生產，這顯然是較有益的。然而假定財底勞動價值不同，——在

最終時間單位所作的效用相等，則“一切可以自由再生產底財之最終單位底效用——其限界效用——是與能在一時間單位中生產的這財之相對的數量成反比例。換句話說，牠必與該財底勞動價值成正比例。（前書四七頁）

這是巴拉諾夫斯基關於商品底限界效用和絕對的勞動價值間底關係底見解。這裏沒有矛盾，只有調和支配着。巴拉諾夫斯基說：“莫要堅信這兩個有力的理論是彼此衝突的，其實，牠們中間有完全的調和，唯一的差異就是牠們所研究的是同一經濟的評價過程底兩方面。限界效用學說是說明經濟評價中的主觀要素，而勞動價值學說，則是說明其客觀要素。”（前書四九頁）

他再說，這兩個理論不能說是本質上相反的，結果限界效用說底信徒可以與勞動價值說底信徒作友誼的攜手。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指示這種親善的關係底假說是立腳於這兩種理論之最質朴的概念。但是在我們進行關於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基本錯誤底指正以前，且讓我們對於我們的和平的使徒看待勞動價值說所持底態度，作一個批評的研究。這個可以暴露他的思維進程

底少數有趣的特殊性。

二.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論理”

就上面所述，可以使任何有理性的人得到以下的結論：(註二)因為價值（由財底限界效用所規定的主觀價值）是與勞動價值成比例底緣故，又因為這個價值構成價格底基礎，所以勞動價值已是價格底基礎。事實上，假如勞動價值和限界效用是為有正比例的關係那樣一定的確實的紐帶所結合，那麼這些額量在分析中顯然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假如我們照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假定“決定的要素是勞動價值，而限界效用是被決定的要素”（同書四七頁），那麼，以上的立場就咄咄逼人了。於是這現象底程序就成為：價格——限界效用——勞動價值。在這裏，勞動費用結附於主觀的價值，結果於價格。這個情形遂使涂監·巴拉諾夫斯基敢如次地主張：“由一定的立場……勞動價值說是一個特殊價值（Value par excellence）底經濟學說，而限界效用說則是比較普遍的心理底價值說，不是特殊的經濟的價值說。”（前書五〇頁）

因此，勞動價值決定限界效用，而限界效用再又決定價格。換句話說，勞動價值即是價格底結局的基礎。對了！但是我們再看六頁前罷，就見到以下關於馬克斯底“批判”。

“馬克斯未給關於勞動費用底批判，而但給我們以絕對的勞動價值說。……”

“孫巴特在其對於資本論第三卷之有名的批判上，企圖以馬克斯底勞動價值說解做勞動費用說來擁護牠。(註二)他將勞動價值解做“勞動底社會的生產力底程度”。假如是這樣，為何必須指勞動支出是“價值”，並由此發生勞動支出是價格及商品間底交換關係（顯然沒有這回事）底基礎，而不承認這兩個範疇——價值和價格——底存在底獨立權？”（同書五八頁）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問道，以勞動價值解做社會的勞動費用是不是對的呢？(註三)這是很對的。但是涂監·巴拉諾夫斯基以前的推論都是錯的。他在埋頭於自己底批判，不知豈但批判馬克斯，並且批判了自己。我們已由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底命題，看見勞動價值是價格底基礎底結論。但是我們現在忽然看出這個“顯然不是

事實”。究竟這理論底那一部份是對的呢？前一部份呢？還是後一部份呢？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在這裏提出的是思惟底最特殊的形態，人們可以稱牠是‘鐵一般的理論’。然而讀者或許懷疑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最後‘思想’底確定性。且讓涂監·巴拉諾夫斯基自己確證自己罷！

“馬克斯的勞動價值，本質上不外是勞動費用。但是我們切不可認為那是馬克思底用語上的謬誤。馬克斯不僅稱社會的必需的生產勞動是商品底價值，他又常時努力從商品相互間的交換關係還原於勞動。……只有將價值概念和費用概念互相嚴密地區分，才能按照事實，建立論理上正確的價值說和費用說。（前書六九頁）在別的地方又說：

“馬克斯的謬誤是……在於不能瞭解這個範疇（費用底範疇——著者）底獨自意義，而企圖將牠和價格說連結，因為這個原故，他稱勞動費用不是費用，而是價值。”（註四）

無疑地，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已經忘記了他自己曾將勞動費用和價值及價格相連結，現在他自己正想脫

却這個犯罪的關係。好個可驚嘆的理論！

現在我們應許自己提出一個問題。假如費用範疇如此與這問題獨立，巴拉諾夫斯基因有權利認定將費用範疇納入上述關係中是一種死罪；那麼這些範疇底經濟的意義還有甚麼呢？當然，他斷言，那是“非常重大的”意義，不過我們在這裏，除了不能正正堂堂地受領的“倫理的遁詞”(Ethical Rhetoric) 以外，並找不出其他。

現在我們可以轉到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根本謬誤”。

不問他的足以擾亂充滿了矛盾底命題底卓越能力，他的公式也只是表示更利害的錯誤罷了。

三. 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根本謬誤

上面我們已將涂監·巴拉諾夫斯基關於勞動價值和限界效用間底比例關係底公式無批判地又假定了，現在我們必須暴露這有名公式底論理的無能。因此，首先我們必須敘述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對於經濟學底見解。然而我們這於這位教授表示敬意，讓他自己述說這

——如已述說的——全然正確的見解罷。

“區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底東西，即關於經濟現象底因果關係法則底體系底構成，正是其研究底當面的對象——自由的交換經濟——之根本的特質底結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以經濟學為關於與近代經濟生活相關密切的經濟現象底本源的科學。這門科學與近代的經濟生活同成立，同長成，又從舞台同沒落。（同書一七頁）

經濟學是以交換經濟，而且特別是以資本主義的交換經濟為其研究的對象的事，在這裏明白地講過了。我們也想從這個立場，接近於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底分析。如上所述，他曾假定限界效用和勞動價值間底比例關係，且讓我們從這公式底後半部即勞動價值，開始我們的分析。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假定勞動價值決定經濟計劃，然而他所指的經濟計劃是表示個人主義的經濟底範疇，而且是為自身使用而生產各種財底自然經濟底範疇。反之，若從近代的個人主義經濟，即資本家的經營考察一下，牠便完全不是涂監·巴拉諾夫斯基所指的‘經濟計劃’，簡單的理由就是工廠的生產專門化。在這

裏，關於各種部門的時間底分配，沒有餘地。因為各種工業僅生產一項生產物，姑置這點不講，勞動價值底範疇無關於從事資本家的企業底經濟主體，因為這個主體是靠雇傭勞動者和在市場上所購買的生產工具而“作業”的。假如毫無理由承認這裏述說的勞動價值，牠對於現代的生產形態，只能認作一種社會的範疇，即是一個概念，不適應於各個的經濟，但適應於其全體，適應於其社會的總體。這是馬克斯的勞動價值概念。牠的正確或錯誤，在這場合是不重要的，因為我們所認為對的，而他則認為不對。但是馬克斯明明以為無論在甚麼場合，以勞動價值底範疇作為個人經濟的範疇是無意義的。這範疇只有從其社會的性質去理解，才能有其意義。

這公式底第二部份關係於限界效用。據限界效用說底一切信徒的見解看來，限界效用就是“經濟主體”底福利有用的意義。這是預示有意識的計算底一定的評價。限界效用底範疇要有意義，明明只在着目於個人的經濟，反之，只要全社會的經濟成為問題，這（即由其代表者的立場）就完全不能考慮了。全社會的經濟，不能像個個企業家所為的去“評價”，因為這個經濟是

指以合法則性底運用而發生獨特的論理結果所展開的體系。因此，假如限界效用有甚麼意義，牠就只是個人的經濟底一範疇的意義。

我們已經知道涂監·巴拉諾夫斯基設立了某一財底限界效用和勞動價值間底比例關係。但是勞動價值可以有兩個認識法：即是或則作為社會範疇（在考察資本主義的經濟底場合，這種解釋是唯一正確的），或則作為個人主義的範疇。在前一個意義上，勞動價值顯然不能與限界效用發生直接的關係。在原則上，牠們是毫不相同的兩個量，因為牠們伏在完全不同的平面之內。主張只能在個人主義的經濟底領域中所發見的額量，比例於只能在社會經濟底領域中所發見的額量的事，這好像“種痘於電信柱”。

由此，我們明白勞動價值底正確解釋必然可以達到這個結論：即是勞動價值說與限界效用說之間有完全的對立。還須考慮個人主義經濟底範疇之無意義的勞動價值概念與限界效用概念底連結。涂監·巴拉諾夫斯基所完成的也是這個。自然不能因此改善他的理論。因為試將牠和資本家的現實比較，他就立刻崩壞了。

這個與在奧地利學派代表方面所生的結果差不多相同。我們只要局促於營經濟的魯濱遜底勢力範圍中，——有意地或無意識地——停滯於資本家的關係以外，事情就很圓滑了。然而只要我們一接近經濟學以說明牠為任務的諸關係（照涂監·巴拉諾夫斯基所主張），這理論便覺得是腐朽的和空虛的東西。

我們在結論以前，還應注意一點。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全論理，關係於生產商品底諸經濟。這是把牠從純粹的限界效用說者——他們似乎忘記了商品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必須生產的——有利地區別的。而涂監·巴拉諾夫斯基想承認他的“比例關係”正是生產的經濟底場合。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底第二部再行引用一段：

他說：“我們必須處理成立近代資本家的經濟中的價格之現實的經濟關係。例如我們不得像布謨·巴威克所為，假定一商品販賣者，當他自身需要商品而且價格非常低落的時候，他自己就把牠保留起來。（前書二一二——二一三頁）

這是對的，而且這是對於純水底限界效用理論家

的大進步。但是假如生產的經濟不能按照其效用(即其限界效用)作商品的評價,涂監·巴拉諾夫斯基自己的理論怎維持得了呢?其實,欲使上列的比例關係能夠適用,自然需要有適應於牠的額量底物存在。我們已在上面看出事態不適用於勞動價值。現在涂監·巴拉諾夫斯基親自告訴我們說,關於販賣者,在資本主義諸條件底下(甚至在簡單的商品經濟諸條件底下),按照限界效用底評價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

我們不曾過問其構成部份之限界效用說,而檢討了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理論。而且我們的理論家,也不曾承認他的理論底這一部份。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一壁尋求新武器的俄國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只對於馬克斯表示絕對“批評的”態度。反之,他們對於西歐資本家的科學的意識形態,却宗教一般的信奉。這事情,正是表示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巴耳加可夫,斯特羅夫及其一派所十分熱烈地說教了的“經濟學的新觀念”底本質。

附 註

一。本論文原是馬克斯主義的啓蒙雜誌(Prosvyeshchenye)底投稿,內容係關於價值說所採用的妥協主義的折衷說底分析。因此,這篇論文是本書切適的附錄。自然,本稿中有些地方,於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理論的論理方面沒有甚麼直接的關係的若干部份,現在已失了時效,被世事逐去了。雖然我們一切照牠的原形留着。特別有許多預言,正如文字所表現的一般實現了。例如布加科夫已進了僧院,巴拉諾夫斯基已成功爲反革命內閣的關員。又如馬斯羅夫(P.P. Maslov)現時已在步着巴拉諾夫斯基底後塵,這是有趣的。

二。爲避免誤解計,讓我們特別申明:現在我們將涂監·巴拉諾夫斯基的用語原無批判地留着,所以“勞動”和“勞動費用”底概念,也是用他的意義。

三。涂監·巴拉諾夫斯基在這裏所指的是孫

巴特的論文馬克斯經濟學體系底批評。參看柏藍文庫(Braun's Archiv)第七卷。

四。我們在這裏所說的是“社會的”費用。我們在下面可以見到，這個名稱是非常重要的。

五。同書四七〇頁。我們應述及與這問題沒有直接關係底另一點：即是涂監·巴拉諾斯基不理解馬克斯的交換價值底意義(六八——六九頁)因此，我們喜歡爲他說明這個概念。馬克斯在他追求分析的時候，有時不得不假定商品是按照其生產費(價值)而出賣的。在這個場合，生產費反應價值。這事據馬克斯所指，不是絕對的額量，而是相對的額量。

此
页
空
白

參 考 書

- Adler, Karl Dr: Kapitalzins und Preisbewegung,
München, 1913.
- Ammon, Alfred: Objekt und Grundbegriffe der the-
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1911.
- Bastiat, Frederic: Harmonies économiques, Brussels,
1850 (Harmon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g-
burgh, 1870).
- Bernstein, Eduard: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Fourth edition, Berlin, 1904.

Böhm-Bawerk, Eugen: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zins-Theorie, Second edition, Innsbruck, 1900.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Innsbruck, 1912.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N. Y. 1923).

—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ew Series, Vol. XIII, Jena, 1886, PP. 1-82, 477-541.

—Einige strittige Fragen der Kapitaltheorie von Karl Marx, Vienna, 1900.

—Zur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Festgaben für Karl Knies). Berlin, 1896.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London, 1898.)

—Der letzte Massstab des Güterwertes,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Vol. III. (The Ultimate Standard of value, Phila., 1894.)

Bortkiewicz, Ladislaus Von: Der Kardinalfehler der

Böhm - Barwerkschen Zinstheorie (Schmoller's Jahrbücher, Vol. XXX).

Boudin, Louis B.: Das theoretische System von Karl Marx, Stuttgart, 1909.

Bukharin, Nikolai: Eine Ökonomie ohne Wert, (Die Neue Zeit, 1914, Nr. 22, 23, 46).

Bulgakov, Sergey: Philosophy of Economy.

Canard, N. F.: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10.

Carver, Thomas Nix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 Y. 1904.

Cassel, Gustav: Die Produktionskostentheorie Ricardos, etc.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57).

Charasoff, George: Das System des Marxismus, Berlin, 1910.

Chuprov, A. A.: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tatistics.

Clark, John-B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 Y. 1908.

Condiliac, Etienne Bonnot de: Le Commerce de le
gouvernement, codsidérés relativement l'un à l'
autre Paris, An III! (1795).

Cossa, Luigi: J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 'econ-
omie politica, Milan, 1892. (Introduc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05)

Diehe, Karl.: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Erläuterungen
Zu David Rechrdos Grundgesetzen der Volks-
wirtschaft und Besteuerung, Part II, Leipzig,
1905.

Dietzel, Heinrich: Theoretische Sozialokonsmik.

—Zur Klassischen Wert-und Preisstheorie (Con-
rad's Johtbücher, Third Series, Vo. I.)

Eckstein, Gustav: Zur. Methode der Politichen
Ökonomie (Die Veue Zeit Vol. 28 firt half).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tazes vom unzureichen
den Grunde der grunznutzen theorie (Die Neue
Zeit Vol. 22 Second.)

Engels, Friedrich: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
sgang der bach, the Roots of the Socialist
Philosophy, Chicago 1906).

—Herrn Eugen Duhrings umwä'zung der Wissen-
schaft. Third edition, Stuttgart, 1894. (Land-
marks of Scientific Sociolism, Chicago, 1907).

Frank, S.; The Marxiam Theory of valu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Sussiau).

Gide, Charles: Précis du course d'économie Potiti-
que, 1878.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14).

Gossen, Hermann: 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araus fliessender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1854.

Hilferding, kudolph: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
die über die ju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
mus, second edition, Vienna, 1920,

—Böln Bawerk Marx-Kritik.

Jevons, W. Stanley: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
omy, London, 1871.

Koulla, J. R.: Die gea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Werttheorien, Tübingen, 1906.

Keynes, Joh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91.

Kautsky, K.: Preface to Louis B. Boudin: Das theoretische System Von Karl Marx, Stuttgart, 1909.

Knies, Karl: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e, 1883.

Lassalle, Ferdinand: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utschlands, der ökonomische Julion, oder Kapital und Arbeit, in Ferdinand Lassalle's Reden und Schriften. Neue Gessant,-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Eduard Bernstein, Vol. III. Berlin, 1913).

Lewin, David: Der Arbeitslohn und die Soziale Entwicklung.

Lexis, W.: 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slehre, 1910.

Liefmann, Robert: Über objek, Wesen und Aufgabe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Vol. cvi; third series, Vol. II; Jena 1916 PP. 193-249)

Lifschitz F.: Zur Kritik der Böhm-Bawerkschen Werttheorie, Leipzig, 1908.

List, Friedrich: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chen

Ökonomie, 1841.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hila., 1856).

Manuilov, A.: The Conception of value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the Economists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Karl Marx: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Das Kapital, 3 vols. Seventh edition, otto Meissner's Verlag, Hamburg, 1914, 1919.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giard & Brière 1907.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Stuttgart, 1907.

Menger, Karl: Die Irrtümes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1884.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n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83.

Miklashevsky, A: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Doport, 1909.

Mill, John Stuart: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2 vols., London, 1848;

Miss, Ludwig: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mittel*.

Neumann, F.: *Naturgesetz und Wirtschaftsgesetz*.
—Wirt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Oncken, August: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Leipzig 1902.

Oppenheimer, Franz: *Die Soziale Frage und der Sozialismus*, Jena, 1912.

Pareto, Vilfredo: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Lausanne, 1896.

Parvus: *Der Staat, die Industrie und der Sozialismus*, Kaden, Dresden.

—Ökonomische Taschenspieleri (Die Neue Zeit
Vol. V.).

Pribram, Karl: *Die Idee des Gleichgewichtes in der Älteren national ökonomischen Theorie*.

Richard, Davi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²

Rodbertus-Jagetzow, Karl: Das Kapital, Vierter Sozialer Brief au von Kirchmann. Berlin, 1884.

Sax, Emil: Das Wesen und die Aufgab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1884.

Scharling, Wilhelm: Grenznutzentheorie und der Grenzuntzenlehre, 1904.

Shaposhnikov. 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of distribution, Moscow, 1912.

Schatz, Albert: L'individualis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1904.

Schomller Gustav: Gremdriss der 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1908.

—Über einige Grundfrage der Sozialpolitik und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Lipzig, 1898.

Schor, Albert: Kritik, der grenznutzentheorie, Conrad's Jahrbücher.

Schumpeter, Josef: "Die Neue Wirtschaftstheori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Jahrbücher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1908.

—“Bemerkungen über das Zurechnungs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1909.

Smith, Adam: Wealth of Nations, 1895.

Sombart, Werner: “Zur Kritik des ökonomischen
Systems von Karl Marx”

—Der Bourgeois, 1913.

—Luxus und Kapitalismus 1913.

Spitz, Philipp: Das Problem der allgemeinen Grund-
rente bei Ricardo, Rodbertus und Marx. (Jahr-
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vol.
51, third Series, Jena 2916, PP. 492-524, 593-
629)

Stolzmann, R.: Der Zweck in der Volkswirtschafts-
lehre, 1909.

—Zur Kritik der Grundbegriff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uv. Peter: Economy and Price, 1913.

Torrens Robert: 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London, 1821.

Tugan-Baranovsky: Fundamentals of Political Economy.

Verri, Comte de: Economie politique ou Considérations sur la valeur de l'argent et les moyens d'en faire baisser les intérêts, etc.

Wagner, A: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Walras, Auguste: De la nature de la richesse et de l'origine de la valeur, 1831.

Walras, Léon: Etudes d'économie sociale. Théorie de la répartition de la richesse sociale, Lausanne, 1883.

— "Principe d'une théorie mathématique de l'échange,"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1874.

Wieser, Friedrich von: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es, Vienna, 1884.

— *Der Natürliche Wert*, Vienna, 1889.

Wicksell, Knut: Zur Verteidigung der grenzuntzenlehre.

Zheleznov, V.: Fundamentals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192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429B

